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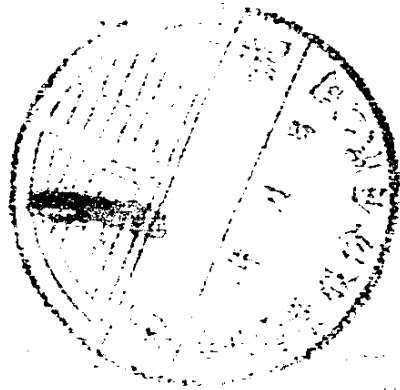
443312

(3)

10
443312
哲學叢書
甲種

精神論

赫爾維脩著 楊伯愷譯



上海

辛墾書店版

1933

門	
因	
虎	1303

THE PHILOSOPHY SERIES
A
EDITED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LVÉTIUS

DE L'ESPRIT

TRANSLATED BY
P. C. YANG

哲學叢書
甲種

精神論

赫爾維脩 著
楊伯愷 譯

上海

辛墾書店出版

THE THINKING BOOKSHOP
SHANGHAI, CHINA

1933

精 神 論

1933 3 31 初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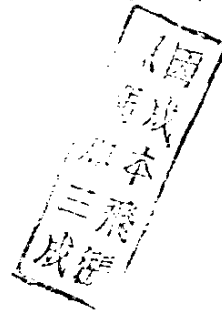
1—1500册

原 著 者
繙 譯 者
編 輯 者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赫 爾 維 脩
楊 伯 愷
二 十 世 紀 社
辛 墾 書 店
辛 墾 書 店
上 海 海 寧 路 三 德 里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實 價 大 洋 一 〇 〇





CLAUDE-ADRIEN HELVETIUS

(1715-1771)

哲學叢書甲種弁言

我們要出這部哲學叢書的意思，一般地說，在開化時代過人，不能不意識地生活。這就是說，人必須要有一個世界觀，以嚮導其思維和行動。而在科學昌明過今天，尤不能不有正確的世界觀。所以哲學、科學的哲學、實有宣揚底必要。

中國今天，無論就那方面說，都是如此，尤當如此。在提倡科學中，不應該忽視有奠定科學基礎之作用過哲學；在改造社會中，同樣不應該忽視有嚮導社會行為之作用過哲

學。

可是能夠供這些用的，只有正確的哲學、合乎科學的哲學，而不是把神學、玄學夾雜在內的一般哲學。同時，研究哲學就是研究哲學史，讀自來一切哲學家底著作。因此，哲學叢書底內容是歷史上一切正確的哲學大家之著作底編輯。

但哲學是有時代性的，而過去哲學在今天又確實錯誤，那怎麼樣呢？這裏，我們覺得我們所說的科學哲學、合乎科學的哲學、是人類在歷史上各時代底認識之總的收穫。所以它有時代性，亦有永久性。我們後頭的人，應該繼承它。它是有理論貢獻的，構成了認識進化這條綫上各點。

試以十八世紀底法蘭西哲學來說，人是機器這個命題，就在現今也還有正確性。因為人是機器這意思，就是說人不是物類以外特創品，依然受因果法則底支配。必要這個命題成立，而後人及其行為才可研究，社會科學方得開步走。我們之反對它，乃是它底局限性和機械性。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滿足於此，還當進一步問：人是甚麼機器，定要說明人是機器中某種機器，才算把人認識清楚了。這樣看來，人是機器一個命題底錯誤，乃只是不足，而反之倒是後來的社會科學底基礎，現今進步的物質哲學底根柢。

所以我們之出版哲學叢書 是有充分理由的。

它底內容分兩種，甲種完全是古典的，乙種則全屬現代。在古典的部份，從希臘時代泰利士起，到十九世紀前半德意志哲學止，包括有二千多年中數十大家底名著。合乙種而計，則是一部原文的哲學史，真正的哲學史。至於這二千多年中遊禪學的和玄學的哲學家，因為不合我們底旨趣，完全除外。其中有理論貢獻的著作，我們在將來出成附編，列在哲學叢書甲種和乙種之末。

經過了「戊戌」、「五四」、又經過了「五卅」和「一九二七」以後中國，不應該這樣地來開始其文化工作麼？偉大的時代是需要偉大的哲學運動的。我們希望在時代前過人，接受我們這個貢獻——第一種叢書，哲學叢書。

葉青 一九三三，一，二四。

目 次

著者底像

哲學叢書甲種弁言

譯者底話.....	1	——	2
赫爾維脩底生活及其著作.....	3	——	42
序論.....	43	——	48
第一講 精神底自體.....	49	——	60
第二講 與社會相關遘精神.....	61	——	134
第三講 精神是自然稟性抑教育結果.....	135	——	205
第四講 給與精神遘各種名稱.....	206	——	248

譯者底話

『精神論』(l'Esprit) 是十八世紀法蘭西物質論哲學最主要的代表哲學家赫爾維脩(Helvétius)底一部最主要的名著,同時也是我們決心要系統地介紹出來遊哲學叢書之一。

這部書初次出世是一七五八年。巴黎 Imprimerie de Mercure de France 把它列入 Collection des plus belles pages 一九〇九年出版遊『Helvétius』裏面。我底譯本就是根據這部『Helvétius』譯出的。前面聖·郎伯爾(Saint-Lambert)那篇『赫爾維脩底生活及其著作』,本是在原書附錄裏面,我因其是一篇有條理、很詳細的文獻,所以特別把它譯

出放在前面。

本書翻譯費了三個月工夫，譯畢復由朋友幫忙詳為校閱，對於原著雖已盡量求其忠實，但仍恐不免有錯誤的地方，尚望讀者於發見時，不吝賜教，以便再版改正是幸。

譯者 1933,1,20。

赫爾維修底生活及其著作(註一)

克勞得·阿得良·赫爾維修 (Claude-Adrien Helvétius), 一七一五年一月降生於巴黎。他底父親名叫讓·阿得良·赫爾維修 (Jean-Adrien Helvétius), 他底母親名叫阿爾滿古底加伯利爾 (Gabrielle d' Armancourt)。赫爾維修這個家

(註一) 這篇重要的表彰的論文, 最初以居克洛斯 (Duclos) 做的, 其實是聖·郎伯爾 (Saint-Lambert) 做的。它曾再收於赫爾維修底精選的版本中。但大部份批判家, 都是從此地擷取了去, 經過惡劣的改寫, 而故意忘却指出其引據底來源。

族，祖籍是巴拉丁 (Palatinat)，當宗教改革時代，在那裏遭受虐待，遂移居於荷蘭。在荷蘭，族中多人曾經取得光榮的職任。赫爾維修先生底曾祖，是共和時代底一等軍醫，以服務有功曾受許多榮章褒獎。這位名人底兒子到巴黎遊時候，還很年輕。他是以荷蘭醫士這個名稱見知於人的，我們應當稱他爲「草藥師」(Ipéoaouanha) (註二) 他曾經從他底一位親屬，一位巴達維亞 (Batavia) 底執政者那裏學得這種樹根底用法，而在巴黎，在我們底軍隊中應用起來，都收了很多的成效。路易十四 (LouisXIV)，他底恩典每每就是國王所應有過恩典，這即是說加以獎賞過話，曾賜以貴族底冊封及醫院總監底官職。他於一七二七年死於巴黎，深爲貧困者及善良的人所悲悼。

他有一個兒子承繼了他底才能，與他一樣，成爲光榮的醫生。當他把攝政的國王從一種自七歲時便害着過危險病症中間救了出來過時候，他還很年輕。自此以後，他遂成爲王后底第一名醫生，博得這個后妃底信賴與寵遇。在凡爾賽，他成了凡屬他所醫治過一切人家底朋友。他對於很多來到他家就診過貧民，無不接納；而且殷勤地到那些病重不能

(註二) 這是產生於南美幾種小樹之根；有催吐性，故意譯爲

草藥師——譯者。

就診遊人那裏去替他們醫治。

他很愛他那美麗而賢淑的妻子。他們非常珍愛他們底兒子，同樣地盡力注意於他底教育，並使他得過着幸福的兒童時代。

當他們付托他於郎伯爾先生遊時候，他還未滿五歲。這郎伯爾先生是個賢明而富於情感遊人，他尚健在，而已哀悼了他底學生。

取得如此教師底歡心之切望，沒有不能使學生勉於工作的。他最早就有喜歡讀書遊興趣。真的，他首先喜歡的只是仙女故事及神怪說部之類。但很快地他就與拉·風敦 (La Fontaine) (註三) 乃至得斯卜洛 (Despreaux) (註四) 底著作發生關係。這些人底作品原是為富有興趣遊人所酷好而不能為兒童所喜的。

當赫爾維修讀『伊里亞得』(Iliade) 及『甘特-居斯』(Quinte Coura)，(註五) 正是剛進中學遊時候。這兩種讀物，改變了他底性質。他原來是胆子很小的；現在變得來很胆大了。他底求學興趣，曾經有一些時間底中斷，他願意入伍

(註三) 1621——1695，法國最大的寓言家——譯者。

(註四) 1636——1711，法國底詩人和批評家——譯者。

(註五) 第一世紀底古丁史學家，亞力山大底著者——譯者。

並只醉心於戰爭。

首先，他底官長底專制、他們那些威脅的腔調和拘束，使他發生反感，而人們堆在他身上遊極其煩瑣的服務又使他短興。他只得着很平庸的進步。但，到了學修辭學遊時候，他底監護人波勒(P. Porée)看出這個學生是易為誇獎所動的，而且在稱許其最初的努力中使其成為最偉大的人物。開展本是中學時期所講究的。波勒在赫爾維修底開展之中，較在其他學生中特別找得更多的概念和印像，從這時起，就給他一種特別的教育。他同他讀古時和近代底最好的作品，給他指點出作品底優美和缺點。這位老者，沒有寫作底興趣，但却有極其高超的文學見解。這是一個好的教師、嚴厲的模範。他特別具有辨認其學生之才器及性格適長才。他須得為法蘭西造成一個偉大人物，他已猜着了而且加速成就了這位天才。

名譽底最初享受，增進了他底對於名譽適眷戀。青年的赫爾維修，在中學普通學科中所得着適充分的稱贊，更使他想在一切地方都取得一樣的成功。他開始憎惡跳舞和劍術。他曾經精習這兩種技術。他並在劇場內以查維里爾(Javillier)底名稱和面具實行跳舞過，且曾博得很熱烈的喝采。

他底競爭心向一切方面展開，但從來沒有嫉妬性。他愛

他那些年輕的對手；他取得他們底信任。在由於教師底嚴厲及取樂底需要使其普遍於年輕人中間遊那些小鬼計裏面，人們都佩服他底精細。

當讀「人類悟性論」(Entendement Humain)遊時候，他還在中學裏。這部書，在他底思想裏面，形成了一個革命。他變成洛克(Locke)底熱烈的信徒，不過正像亞里士多德(Aristote)之於柏拉圖(Platon)，還要添加些新發見於其先生底發見上面這樣的一種信徒。

在法律底研究中，他使用着洛克對於他所啓發遊哲學精神。自此以後，他遂從事於法律與人底生性和幸福之關係遊探究。

他底父親，家道平常，原先曾因與一位伯爵底關係遭佛婁里(Fleuri)主教底貶斥。這時就預備使他從事於財政，把財政看做是可以使他致富並且可給以應用其才幹之機會遊一種職業。他把他送交阿爾滿古先生(M.d'Armaucourt)家裏，這是他底母舅，加茵(Caen)農場底場長。在那裏，他對於文學及哲學比對於財政要留心些，而對於婦女又比對於文學及哲學更要留心些。然而，他竟以很少的時間，幾乎是絲毫不曾想到地仍舊把一個財政家應當知道的全都懂得了。

當寵愛赫爾維修夫婦遊皇后為他們底兒子取得一個農

民收稅官底位置時，他已到二十三歲了。他最初只不過是僅有官銜和半個地位，可是阿利先生(M. Orri)不久就把全部位置交給他。這就是給他以十萬金底息入。他底雙親借貸了一個農場收稅官應當付與國王遊資金，要他們底兒子在其地位底出產上扣還這個資金底利息並償還本金。

他有能夠使最富的財政家陷於紊亂遊兩種熱情，這就是愛女人和喜做好事。不過，他是有紀律和正直的人。在如許的方法底享受當中，他知道聰明地去享受。他首先以收入底三分之二，專門準備用於資金底償還。其餘的，則耗費在他底年齡和高貴心胸所不可少遊費用上面。

剛過童年，他就已設法與文學界底名人聯絡。馬里阿(Mariveau)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在他底小說裏裝入了那樣多的才思、情感、以及冗辯，而在晤談之中，乃常常是可愛的人。由於他底心思底玲瓏及性行底純潔，他是值得有一些人與他相交而為其朋友的。赫爾維修先生給他兩千佛郎的資助。馬里阿，雖則是個出色的人，但有些脾氣，在爭論上不免是有些尖酸。他之於赫爾維修並不是氣味相投那類遊朋友。但自從他給他一種資助遊時候，他就成了赫爾維修底朋友中對他最留心最尊敬遊一個朋友了。

小梭蘭(Saurin)，科學學院底分子，當其還不會有何等

著作可以使他有名於世的時候，但他已經被文學界底人所知，被看做是才思廣大、正確而且深刻、過人，具有各種知識、德行、興趣。他爲謀生活起見，只有一個與他底性質很不適合過位置。他接受了赫爾維修先生千金底資助，這就可以使他得着獨立，得着研究文學過工夫，以及使他得感覺到而宣揚他底幸福應當歸功於其朋友過快樂。這位高貴的朋友，當梭蘭先生要結婚過時候，又強其接受他所給予過資助費底基金。

他到處找機會做那愛人與救助人過善舉。無論他怎樣小心去掩蓋他那些善事，我們還是能開得出一匪曾經受他底厚待過知名之人底名單；不過如果我們指名出那些有愧於他底幫助過缺乏德行過人來，我們相信在他底記憶上已經是早就忘掉了。

那時風得勒爾 (Fontenelle) (註六) 是文學帝國底領袖。其廣大的聲光、健全的哲學、賢明的行爲、多種的才能、快樂的精神、與人的平易、使他爲各種社會所歡迎。就是他底冷靜，也是受人尊重的。他那些朋友們底仇人，的確不會是他底仇人，對於他都是很高興的。除此以外，他尚有一個高

(註六) 1657—1757，法國底文學家——譯者

壽底功蹟，曾經眼見我們這個世紀尙想保存着那樣的光輝
 逝時代。他底回憶錄中充滿着有趣的故事，這些故事由於措
 置有方更覺有味，他底談天，他底取笑，都令人懷想。宮中遊
 男女，藝術家、詩人、哲學家，沒有不喜歡他底談話的。

赫爾維修對於風得勒爾是很敬重的。他到他家裏去，猶
 如一個質疑問難學生那樣謙恭。他喜歡同他談霍布士及
洛克。那尤其爲他從風得勒爾那裏學來遊東西的，就是目前
 太被忽視、而使他底思想有光輝的才幹。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在那時不過是『波斯書札』(Lettres Persanes) 底著者。但在這個表面似乎無關重要遊作品中，與在談話中，赫爾維修先生已經看出立法家底指導者了。孟德斯鳩也是已經推測到他底朋友有一天會是怎樣的人物。他嘗說：我不知赫爾維修是否瞭解他底超卓處；但在我呢，我覺得這是一位超羣出衆遊人。(註七)

『亨利雅得』(Henriade) (註八) 這種格律全新遊敘事詩、

(註七) 這幾行，事實上，是從孟德斯鳩在一七四九年致赫爾維修遊書信中找出來的。

(註八) 福祿特君一七二三年所著關於同盟及亨利第四底敘事詩——譯者。

許多左右我們底偉大宗師過悲劇、超過法國所著過一切歷史過查理第十二底歷史、許多使人忘掉那在路易十四時代如此普通的一無所取的人羣過短劇、一種光芒四射的哲學、很多的天才、多種的成功、如此一切把法國和全歐底注視集中於福祿特爾(Voltaire)身上，再沒有誰能比他更利害地轟起了讚美和嫉妬。不肯替那些居心嫉妬過文人作應聲蟲過、衆人底一部份，那些由他們底讀物中間去追求快樂或模範底信心良好過青年，就是他底讚美者。剩下來的，差不多就構成他底仇人。他那對於文學過愛，他那太習用過過頌揚底技術、他底禮貌，他那取悅於人過切望，都不能使嫉妬底憤怒和緩下去。爲圖自免起見，他遂隱遁於息里(Cirey)。赫爾維修到那裏去找他，向他傾訴最寶貴的祕密，即是說他那首『幸福』(Bonheur)底詩底計劃和首二韻。他得到過批評，比一直到那時凡經請教過過人所有一切批評都要明白些，並且得着一個熱心於其名譽過朋友。

農業公司，照習慣要遣送些最年輕的農人到各省去。這些年輕人底職務就是負責去學習各種部門底出息，去監察那些委員，去實施一切命令。在這稱爲迴旋(Tournées)過旅行中，赫爾維修先生繼續地遊歷了香巴尼(Champagne)，布爾哥尼(Bourgognes)及波爾得勒(Bordelais)；並且隨便

那裏，他都不曾定下一個律令永遠把贏道理歸於農場底徵收專員，而把輸的道理歸諸百姓；他從不願意接受沒收過金錢，並且每每貼補那些由用人們底征斂而破產下去過不幸者。在農場方面，首先表示不能贊成這種心田底偉大，但以後，赫爾維修只是由自己底犧牲來做些慈善事情，並且那些農民也就願意寬恕這種行爲了。

當他走到波爾多 (Bordeaux) 過時候，正是一種新的酒稅定出使全城和全省都苦惱過時候。他寫信給他底公司反抗這新稅，並爲他所接到過回答而憤怒。有一天，他竟至向波爾多許多市長說：“你們儘管只是這樣自嗟自嘆，人家並不會就承認你們底要求。表示你們是可怕的吧。你們能夠團結到萬人以上，打倒我們底公僕；他們爲數不到兩百。我可以替你們作前驅，我們要防衛我們自己；這樣，請你們戰鬥吧，並且人家會要把公理交還我們的。”

幸得這位青年底勸告，不曾實行。但在回到巴黎時，赫爾維修先生盡力支持波爾多人底不滿，終於辦到酒稅底取消。

可是，他約束屬員們底貪婪；他指出減少屬員數目過方法，他主張要對於所屬的地土取得更大的價值；這樣他可以同時使自己既有益於農人又有利於國家。這些服務，有時仍

不能制止他發生索然寡味之感。他不得不與那些志量渺小的人周旋，而以遠大的見解同他們商量；並與那些已經爲年齡與財務弄呆笨了的人周旋，同他們談論人道。他所安慰過不幸者，他與文學家過來往，他底研究及他底情婦，都使他對於他這種狀況之不便，感覺難以忍受。他底父親，已經使他成爲農民稅官，但決不能使他成爲財政家。他已經償還了他底本金；並且，雖就在尋樂和慈善事業方面有那樣多的耗費，他仍舊找着一筆巨大的數目，他購買了些土地，打定退休過主意，便於在那兒以整個精神從事於文學和哲學，可是，他應當有一位他所能愛過妻子，在他願意生活其中過退隱裏面，也才不至於感覺痛苦。

在那以『Lettres Piruviennes』這部好小說知名過格拉斐尼(Graffigni)夫人家中，他遇見了里尼維爾(Ligniville)姑娘，大爲她底美和精神底活潑所動。但在娶她之前，他想要理解她。他屢屢見她，都沒有把自己對於她所有過計畫和興趣說出。後來經過一年底觀察，他看出里尼維爾姑娘心地高尚而不驕傲，她以操守去擔當她底不幸的家運，她有勇氣、有慈愛心、並且樸實。他斷定她很願意與他同過退隱生活而且把這提出向她建議，這建議也就被採納了。不過在結婚之前，他願意離開農民稅官之職。

赫爾維修先生，爲使他底父親滿意，捐得王后宮中教師一職。他對於宮庭並不比其對於財政要來得更好些。他很爲王后底恩遇所感動。這位王后喜悅有才氣的人，很厚遇赫爾維修先生。他在最初並不見得該當有好多的仇人；他底光明和德行，好久以來就爲人所原諒的。他底職位很清閑沒有多少事幹，因而給他留下了時間，供他使用。

他於一七五一年七月結婚後，立刻回到他自己在阿勒 (Voré) 底地方上去。他在那裏帶着兩個書記，這在他既已辭去農民稅官之職以後，本是用不着的，可是他却需要他們。一個名叫波多 (Baudot)，是生性多愁、健談而且遇事過慮的人，藉口於他是看着赫爾維修先生長大的，便自許待遇他如像嚴厲的先生待遇一個小孩子似的。波多底快樂之一就是和主人討論這個度量宏大的主人底行爲、才器、性格、及著作。他們底討論除了以最利害的諷刺終局外，是從不停止的，赫爾維修先生拿着耐性去聽他說話；每每在離開他遊時候，向赫爾維修夫人說：“但，我真能有波多對我所找出過那一切的缺點一切的不是嗎？無疑地不是。然而，我總有一些不是，如果我不把波多留着，誰個又肯向我直說呢？”

在他底土地上，他所關心的，只是他底著作、他底屬下及赫爾維修夫人底幸福。他可以照波蘭布洛克爵士 (Lord

Bolingbroke)(註九)在致瑞夫特(Swift)(註十) 函信上說：“我從前所有一切對女性溺愛，現在只用以對於我底妻子了。”

兩年以來，他已經停止作詩函工作了。這個作品作引動他從事於人底探討。從他那初期思考以來，他便瞥見新的真理。這些真理變得來更加明晰，且更引導他達到其它的真理。當一七五五年他喪了父親之後，他就完全努力於哲學。對於我已說到函這位有名的醫生底事情上，我只再添說一句，他最能理解他的兒子，這即是說他有遠大的眼光，沒有成見。他很高興看着他這兒子為名譽底希望而犧牲了一個巨大的財富。赫爾維修先生喪失了如此賢明的父親，是極悲哀的。他拒絕接受他底遺產，願意把這遺產全全留給他底母親。在很久的推辭之後，才得到他底母親保管這宗財產函允許。他底父親之死，乃是第一個不幸，自是之後，曾經攪亂了他底幸福生活，耽誤了他底事業。到他有了做事力氣之時，他又開始他底事業，於是在一七五八年，成就了「精神論」(l'Esprit)這部書。

他並不是做出一部著作來巨細不遺地觀察人。既然大

(註九) 1678——1751,英國底政治家與哲學家的著作家——

譯者

(註十) 1667——1745,英國底著作家——譯者

家已經說笛卡兒曾經創造了人，那末就亦可以說赫爾維修曾經認識了人。他乃是把道德建築在個人利害這個不可動搖的基礎之上邁第一人。他乃是諸哲學家中間這樣一個哲學家，即最能驅散這些雲霧，這些使我們自己掩蓋了自己底真相而且給我們以德行之錯誤觀念荒謬的體系。他底書真正是那使偉大底社會感着愁苦邁不幸所刺激着邁心靈底產物。沒有人曾經更好地使人覺得應把一個政府建立於甚麼原則之上，覺得那使大多數人底幸福被少數人底利益所抹殺邁一切政治組織之不適宜。梭倫(Solon)嘗說：“雅典人呀！你們定要這樣相信：遵守我底法律就是你們底利益，你們將不會做犯法邁嘗試。”

請看這就是一切立法家應當說的，這就是赫爾維修先生給他們所預定的。他底書還有一個使其超出許多其它書籍之上邁長處：這就是通體明瞭而高尙之筆調上邁長處，當作者說到一個新的或抽象的真理時，它只是簡單而確切地敘述、他已曾使你底精神習慣這些新的觀念嗎？他底筆調有威嚴、有力量、並且有風致。他已曾給你提供出這些特別關係乎人邁真理之一嗎？他以其想像之豐富裝點着真理；而此常常服屬於哲學邁想像，把它點綴得更美麗而又並不使其陷於迷惑。這個想像底任務只在使真理成爲最易感覺、即

是說最易捉摸的東西。在他底書中，他逸說了那樣多的開心的有趣的故事，也都是在這同一觀點之內。那些故事都是含有真理遊寓言；如果覺得他把寓言用得稍多一點，那末應當記着他是在法國寫東西，而且他是在向着一個幼稚的民族講話。

當這部著作在巴黎出現，真實的哲學家都推崇它，淺狹的道德家則生嫉妬，社會上遊人衆，則等待它受裁判，談到它時，不免帶着毀謗。那些偽善者則發生恐慌，而且這是有理由的。一位以意志堅強和活潑知名遊婦人，談到赫爾維修先生時，她說：“這是一個揭穿了一切人底秘密遊人”。(註一一)

至於神學家，則準備一個迫害底計畫，而先之以荒謬的批判。在『基督日刊』(Journal chrétien)上與在誇大的教主諭令上說：“『精神論』這部有毒害的書，是從地獄裏迸出來遊妄想，其著者乃是用公然的力量攻擊德行遊獅子，是張着陷阱遊毒蛇；他把人類與禽獸同等看待，對於阿里惹”(註一二)

(註一一) 這句話，有些人說是德芳得夫人(M^m^e de Doffand)說的，有些人說是波阿夫人(M^m^e de Beauvau)或布弗勒爾夫人(M^m^e de Bouffler)說的。

(註一二) 聖程底注釋者及神學家，生於亞歷山大港，185-234

(Ori ne) 毫不尊重，這阿里惹曾明白地說過人類是依理性而活動的，而禽獸則是依本能而活動的；著者沒有道理去說到立法，因為在福音書中，我們可找着這個問題所應當知道的一切；尤其是『精神論』上所包含的東西，在聖書中、在諸聖父(SS P res) 中，一點也沒有；名譽底愛與祖國底愛應當作情慾而加取締，因為一切情慾都是罪孽底果實”。

就是其他的明見的神學家，也嘗說：百科全書派及赫爾維修先生底哲學，散布一種腐爛一切後輩的死氣，並且這是一種極壞的植物，年復一年，會把家長種在田裏的好種子滅絕以盡的。

赫爾維修先生最初安安靜靜地接受這一切的批評；並不想去回答如此空洞而愚蠢的誣蔑。他將怎麼樣辦呢？如巴斯卡爾 (Paschal) 所說，怎麼樣證明人家不是魔鬼？當他被索爾奔 (Sorbonne) 大學一個懲戒所威脅時，他却稍有一點罣慮。他看着這個懲戒表現出來實也不過覺得可笑而已。

在這個懲戒宣布不久以後，有幾位教士及名為留維爾 (Neuville) 的耶蘇社底分子，在巴黎及在宮中到處做反對『精神論』的宣傳。

慈惠教派及楊選派底仇視那時是很利害的。這兩派互以背叛宗教底利益相攻訐；他們現在彼此都以最大熱誠來

反對哲學家以表示其非背叛，昭雪自己。楊選派在議院中有不少的信徒，而慈惠派底勢力則在凡爾賽。楊選派想要把這書底著者拿來燒死，而耶蘇社底分子就想仗着宮廷力量加以迫害。

這兒應當不冤屈他們的，就是：他們當中有多少是赫爾維修先生底朋友，正如耶蘇社底分子可以作為朋友一樣。他曾經尊重他們底社團：在他底著作內，他諷刺過那樣多的傳道者及教師，連一個耶蘇社底分子也不會引說過。這些神甫們在這一點上是很了然他的；並且最初他們都是很和藹地談論他底書，同樣也給他一些恭維；但當楊選派在宣言他們是赫爾維修底被侮辱者時，而耶蘇社底分子則馬上起來與之相競，教會底通信社也起來向他大肆攻擊。伯爾傑 (Berlier) 再也不能保持其有禮的態度了。接着議院也準備着加以虐待；耶社分子則以不會黨同構陷而受委屈。

他們中間過一個，是赫爾維修二十年來過老朋友，（並且這種資格不許我把他指名出來）（註一四），他想像他如果能夠與一個哲學家翻臉，就是為他自己及他底會黨做了一件無限光榮的事業。他暗中組織陰謀去反對他底朋友和他底恩人，拿着宮廷底牧師那樣的動人的活動及欺詐去遂行他

（註一四）這就是布勒斯 (Plessis) 或布勒克斯 (Pleix) 神甫。

底陰謀。

他首先向赫爾維修先生主張簽一個否認的字據，他說這可以邀王后底恩典及防備楊選派底毒辣手段。哲學家赫爾維修贊成在一種特別的文字上面，重述他已經在序論中所說過的話，即“如果，與其初願相遠，他底主見中有些與人類利益不相宜，他就預先聲明否認它們，並且他不保證他底格言底任何真理，但只保證他底宗旨底正確和純潔”。

這位耶社分子，最初居心是想得着一種否認；但他想要一個更切實、更詳細、尤其是更卑屈的否認。他竊動王后以要求這個遊意志，他向赫爾維修先生指出這樣解決底必要。但他甚麼也不會得着。於是他寫信給赫爾維修先生底夫人去恐嚇她。不過，他又碰着一位有勇氣的婦人，決定與她底丈夫和孩子們到外國去。他比較在哲學家底母親方面還有一點成功。她是被說動了，以為她底兒子對於王后所要求遊行動是應該做的。她堅持着這個見解，並很久地使赫爾維修心中難過，但終究不能動搖他。

他認為在他底書中，自己是以有禮貌和保留的慎重態度解釋過，這應當可以使他免於罪戾。而且，他自己是處處遵守法律手續的。他有一位王家的監察官，他曾經尊重其判斷。他怎麼能夠有罪呢？即或他底書是有可以指摘之處，這

也只能夠問它底監察者；這一點是人們使赫爾維修先生畏懼過所在。他不能堅持他將不免成爲可欽敬的檢查官之失寵或者至於破敗過原因這個思想，而爲要打救這位監察官起見，遂對於人家要求他的簽了字。

所以，爲了曾經證明使人有德而且幸福之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個人的利益和一般的利益相調和，赫爾維修先生，受着正與加里列(Galiléo)因爲曾經證明地動所遭受過那種同樣的待遇。加里列既已跪着請求寬恕之後，起身時還自言自語地說道：“E pure si mouvo”。後代底人已經與他同意了；並且後代底人越發明白，則越發會如赫爾維修先生一樣地着思。

我們很相信服從並不能和緩那些教士。他接着解除其公務過命令了，德爾西先生(M. Teroier)，他底監察人，被削去其外交上第一等委員底官職。這些都是耶社分子弄出來過把戲。楊選派還想加重一點。當閣議底勅令只限於取消這本書而放鬆了著者及監察人過時候，那確是不甚理解「精神論」這部書過議會，却還要去追究德爾西先生及赫爾維修先生。

正常神學家底一派以屈辱一位偉大人物而彈冠相慶、而另一派還在希望着把他拿來燒死過時候，法國底新研記

者，對於這些猛虎也隨聲附和起來。他們對待『精神論』正與其對待凡是超出凡庸以上之著作是一樣的。他們底批評被人家重復地襲用着，即是那些有良好信心而與新聞記者們只有在不贊同赫爾維修先生這一點上才有共同之點之人們，也一樣地襲用他們底批判。

人們誣蔑他，說是除開在他之前之古人所已說過的外，甚麼也沒有。自然，在他底書中，有些真理是古人已經有了的。不過，在古代，它們是散亂的、孤立的、我們看不出存在於它們之間之關係。在赫爾維修則不然，它們是被聯繫起的、它們是互相依賴着而形成關於人底學說體系。

“所有我們底一切觀念來自我們底感覺”這個真理，在亞里士多得與伊壁鳩魯 (Epicure) 裏面都找得出來；可是，只有在洛克中間它才被發展、證明、而且造成人類精神底認識底基礎；因此，這個真理就應該歸諸洛克。

“在北方為過惡的，在南方却是道德”，這在孟德尼 (Montaigne) 與在赫爾維修底書中同樣存在。不過，在孟德尼，這個真理只是當作一個不知其原因之現象而提出的。在『精神論』裏面，其原因却是指示出來的。真理很少歸屬於只把它們當作單純的斷論說與遊人門，而是應當歸屬於那些能夠證明它們、發展它們、把它們和它的真理聯繫起來、

並且使它們成爲更加豐富遊人們。

人們誣蔑赫爾維修先生缺少了方法。人們對於孟德斯鳩也曾有同樣的指摘。然而這種指摘，只是那些頭腦因爲缺少注意及能力而沒有把握着『精神論』及『法律精理』（*l'Esprit des lois*）底總體，才是這樣說法。思想底線索在孟德斯鳩先生底著作中隱避了，這是因爲他不得不常常缺去中間概念之故，但這個線索並不因此就不存在。在赫爾維修先生底書中，線索也是隱避了的，因爲中間概念或是很新很重要，他把它們推進、展開、而且美化。於是，精神爲多數細節所動，遂失掉了主要思想底連續；然而，這個並非不存在於其作品中。

人家敢於說赫爾維修先生滅絕一切底德行，因爲他把利益作爲一切行爲底動力。可是，赫爾維修先生之所謂利益究竟是甚麼呢？這就是快樂底愛好，痛苦底厭惡。他在這種說法中適歸結點是甚麼？歸結於這個真理：在德行中也罷，在快樂中也罷，我們底幸福底欲望總常常是我們底動力。

人們冤枉他助長了風俗底墮落及放浪，因爲他說過那在斯巴達人裏面、在塞米提人裏面、在我們底祖先裏面、那些往往由婦女底愛情所煽起遊德行和名譽底熱誠。可是，在赫爾維修先生底原理之內，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放浪在一個

民族裏面，成了主宰的東西，那末，爲要取悅於婦女遊欲求，成爲強有力的動力，而在快樂變成平常而容易的事，人們無需以勞作和行險去購得遊時候，則婦女在那裏就會是太少見尊重的了。

人們責備赫爾維修先生很冷淡地談及私人的德行，僅僅有益於小小的社羣遊德行。這並不是他不覺得對於這類德行所應有遊尊重，其實他是全都具有的，不過把它們與那些有關於國家底光榮和幸福遊德行比起來，是不大成爲他底對象的；並且當這些偉大的德行一旦由良好的法律建立起來遊時候，其它的也就變成它們底必然的繼續，不成問題了。

許多讀者對於赫爾維修先生不很滿意的共通點，就是因爲他曾高調一切的人是以同樣的精神資質而降生，沒有那個人不能由教育和勞作使其達到天才境地。照他底說法，區分人類的只有教育。造物之創造人是平等的。他把體質的、生理的組織之差異看成一點作用都沒有；他設想接受感覺遊內部器官，在所有一切的頭腦中，都是一樣的，它以同樣的方式接受這些感覺，它在一切當中都是一樣地易於活動，只有環境和教育才曾經把牛頓(Neuton)造成幾何學家，把荷馬(Homere)變成詩人，把辣斐爾(Raphaël)變成

畫家，而且把如此這般的批評家變成蠢子。他使用一切力量去建立這個見解；一直到現在他還未能使它取信於人，這是應該承認的。可是，由於他爲證明這個見解之所有邀努力，結果他把一個很大的真理弄明白了：這就是一般地爲要展開和構成我們底才能、我們底性質，我們總是過於重視了自然(生性)，未能充分考慮到教育。我們生就是圍繞着我們邀事物底學生這個洛克底格言，由赫爾維修先生完全闡揚出來。還應當說，如果每個人不是帶着與他人同樣的資質而降生，但所有的人，在作大量的觀察時，則是被看成平等的。那要兩千萬人服從邀立法家，必得着眼於一切同樣的才能；而法律，正如自然底法律一樣，必得是一般的。它們不應挑選甚麼人單單對他啓發其德行或天才。在細節上去觀察人，去着眼於自然曾經擺在人們當中邀差異，這是哲學家底事。可是，在立法家底眼目中，這些差異也就消滅了。

我不再對於那些反對這個世紀底最優著作之一邀批評上多所停留，我將談一談它在羅馬被檢查所處罰邀事情。但這個由法國教友會所請求邀處罰，在意大利沒有得着任何結果。書在意大利被翻譯了，得到稱讚，而且再版。在教會內佔一等高位邀許多人，以及其他的人中間，如巴雪尼 (Passionni) 教主，都熱切地寫信給著者，感謝他所給與他們邀快

樂。另一教主，因尙健在，恕不指名，寫信告訴他說“在羅馬，人們都不會設想到法國教士那種惡毒和兇頑”。意大利底一切新聞是極端頌揚他的。

在英國也有一樣的成功。書在倫敦被譯出，第一年就發行了幾版。在蘇格蘭，休謨(Hume)和洛伯提孫(Robertson)諸先生，把它當作卓越的作品談論。有幾位英吉利底詩人讚揚它。在這個開明的島上，只有在保守着那由爵士·沙弗提斯堡(Milord Shaftesbury)美化而且使變成似是而非的柏拉圖哲學的少數人當中，才有些批評。

在德意志，赫爾維修先生底書首先出現兩種譯本，有名的葛特雪特(Gottsched)給一種譯本做了一篇序言，在這序言中，他說如果『精神論』這部書，在法國與在那相信教皇不會衰微下去的國家，遭了處罰，它在新教及人們尙保守住他們底權利的地方，定有成功。他還說：作者摧毀了那大不利於祖國的種種成見並且拿道德和立法底原則去照耀世界。

他底書，在所有德意志底諸邦政府，莫不以先睹爲快。在瑞典且一直到俄羅斯，都同樣地爭相流傳。瑞典女王向其親信的一個人說：“我何等願意與赫爾維修先生見面一談！我至少願意他知道他所給與我的快樂。以我底意思寫信給他道謝我是如何地讚美他吧”。

駐彼得堡法國公使寫信給他說：“我到這裏，覺得俄國底精神亦與歐洲它處一樣注意於你底著作，我是以巨大的快樂爲這個民族底有識者作通譯。關於你底身分，我自由地與他們有同樣的理解。我以公民和大使底資格，不得不認識而且不得不使人認識有光於我祖國遊東西”。

少數法國人，其贊成是值得數一數的，他們在自己底著作裏，帶着頌揚口氣引述『精神論』這部書，在言談中也熱烈地爲它辯護。福祿特爾先生給赫爾維修先生以極端推崇底證明：

你底詩彷彿是出於亞波洛之手；
你由此得着的結果只是我底感謝；
你底書是由聖潔的理性寫出來的，
快快起身，離開法國吧。

福祿特爾供給他一個隱遁之所！安慰他，贊助他，鼓舞他底勇氣。他祝福他，主張他去過一個完全獨立的生活，以便他能夠應用他那對於真理遊愛，他底口辯，他底文才。他同時還寫信告訴其他的人說他是赫爾維修先生最真摯的黨徒；說我們底民族是很可笑的，只要一個真理出現於我們中間，所有的人都悲泣起來，好像英國人遇着死了人一樣。他並且說在英國，『精神論』一書對於著者所成就的只是一些

私淑弟子及朋友，因為在英國人，沒有假仁假義及小有才者，只有些教訓我們過哲學家，及增長見聞過水手。他尤其請求他底一切同胞去效法英國人所有那種寶貴的思想底自由及對於學校之無用過深刻的輕視。他確證地說很久以來他不曾見過那一個高尚純潔的人，在本質的事物上面，不是與赫爾維修先生底想法一樣。

這樣多的有名的推許，『精神論』一書之迅速地接連着出版、在一切國家裏面過成功、著者可以自信是已成就一部有益人類過書籍過證據，世界感動之光明燦爛的標誌、他底名譽之溫和的情感、如此等等很快地醫好了陰謀和嫉妒使赫爾維修先生所受過創傷。他從來不會這樣幸福過。

他這年底大部分時間是在那阿勒地方過去的。他是賢夫賢父，為其妻和子所愛戴，在那裏享盡家庭生活底一切快樂。這個家庭底幸福，即是那些生性最不覺得這種幸福過人，都注意到了。一個出色的婦女談及他們時嘗說：“那些人，決不像我們那樣說出我底丈夫、我底妻子、我底孩子這些字眼的”。

赫爾維修先生，很久以來，又自己預備了幸福之又一來源。他剛剛做了阿勒地方底占有者，他就儘量地發揮他底慈善性質。

這個地方，有一位士紳名叫瓦斯貢西爾先生(M. de Vassoneoello)。他僅具有一個小小的財產，對於封君還擔負一種年金，有許久不曾償付過。赫爾維修先生在購買其土地時，同時就把人家所負於阿勒適債權也買過手來了。那些辦事員們爲要奉迎新的封君，就很嚴厲地催索人家對於他適欠款。他到了幾天工夫，人家就向赫爾維修先生報告了瓦斯貢西爾先生。這人就對赫爾維修先生說：他底家境，多年以來就無力償付於阿勒底封君所應償付的；在目前，他不能全部償付；但他約定在將來按年付清而且付出一年底拖欠。他並且說，如果人家超過這個要求，如果人家繼續地涉訟，便會使他破產，無法生存。哲學家就答覆他說：“我知道你是一位直爽的人且你不是富有的。你在將來盡你所能付我就是了。這裏我給你一個字據，免得我們底辦事人來攪擾你”。他給了他一個總清收。瓦斯貢西爾先生馬上跪下去說道：“啊！先生，你打救了我底妻與我底五個孩子底生命了”。赫爾維修扶起他來，給他接吻。以最高貴最和藹的興趣與他談話，並使他接受一千利弗(Livre)(註一三)底資助去養活他底孩子。

(註一五) 法古幣，後爲佛郎(Franc)所代替。——譯者

其他的紳士、或隣居、或赫爾維修先生底屬下，在有困難時，都曾求助於他；有幾個還是預爲之備的。凡是當着戰爭需要成立一個隊伍，或供給一點輜重；凡是有孩子需要養活，一個家產臨着破敗，都可求助於阿勒底封君的。在這個階級底一切的人中曾受過他底恩惠的，我們只舉出愛丁（Eltang）先生等，他們永不願意含默他們所曾沾過赫爾維修先生過恩惠。

如果他底農民遭了一些損失，如果年成欠豐，他就首先免租而且常常給他們以金錢。他在這個地方，固定了一位外科醫生，一位有功績的人。他曾開設一個備有一切過藥房，那裏底藥是供給於凡感需要過一切人，只要有一個農人害了病，他就可以得着肉、酒、以及他那病體所需過一切東西。赫爾維修先生還常常去看他，安慰他，多方設法使其感着良好的調養，有時還親自去服事他。他有個很靠得住的停止訟事過方法，這就是他首先付出那與訟過東西所值過底代價。

他是那些存心行事都頗善良過農民之真摯的朋友。他是被人稱頌的、有一些老年人、衰老婦女作陪。這些人雖然他們有體質上過一切粗魯，但是正直的，能做好事。

他常常以一個美妙的情景去娛樂那些朋友，這就是他之走到鄉間，婦女、老頭子、小孩子，都來包圍着他、與他接

吻，狂呼，高興極了乃至下淚。隨他走過時候，他底四輪馬車後面總是很久地尾隨着一羣人，他底屬下或者只是他底隣居。

他鼓勵在他那些田土中盡一切的勞動；他並還想鼓勵阿勒底工業，因只有工業才能夠給居民過一點寬裕的日子，這是那瘦薄不過的土地所不能有的。他嘗試過使人製造線織花邊。可是，一直到現在，這個嘗試還沒有成功。他在另一產業中比較好些。在被那些不忠心的、或很蠢笨的、職員欺騙之後，他終於設立了一個製襪廠，一天一天做出些新的進步來。

他把整個早晨用於思攷和寫作。剩下的日子，他就去找尋消遣。他喜歡打獵；但爲使打獵成爲最愉快的事，他並不想多得多得獵獲品。真的，無論由於他人也好，由於自己也好，他是一樣不高興摧毀那些禽獸。但是，他底周圍有許多偷獵的人。他嚴厲地禁止偷獵，可是看守的人，是知道他的，並不怎樣嚴厲地認真。有一天，一個農人竟至跑到別墅底窗前去打獵。赫爾維修先生禁不住大發其氣，吩咐就近偵察此人，見着時即立刻拘捕起來。第二天，人家給他把犯事的引來了。赫爾維修先生，非常憤怒，站起來，奔向那兩個警察捉到別墅底院子裏面來遊獵夫。他把他看了一陣之後，向他說：

“我底朋友，你太對不住我：如果你需要獵獲品，爲甚麼你不向我請求呢？假使你請求，我會給你的”。說了這幾句話之後，他就把這農人釋放了，而且給他一些獵獲物。

可是，赫爾維修夫人，討厭盜獵底厚臉，向她丈夫力說如果不加以懲罰，他們仍會繼續來打獵的。他也承認這話，且允許嚴辦。他吩咐他底看守者，凡是在他地面上打鎗的，都要處以罰金而且解除他底武器。在這命令下了不久以後，他們拘獲一個打獵遊農人，沒收了他底鎗，拘囚起來，要等他付了罰金之後才能放走。赫爾維修先生知道這件事了，祕密地去找這個農民，怕的受赫爾維修夫人底責備。在已經使這個盜獵人答應對於他們所要做遊事緊守祕密之後，就把鎗所值遊價錢付給他，並且把能夠支付罰金和實用的款也交給他。赫爾維修夫人，自己也不安，對她那些孩子說：“我成了這個窮人破產遊原因了。因爲煽動你們底父親去懲罰盜獵者就是我”。她命人引到那樣動她憐憫之念遊人底家裏

(註一六) 幾個喜劇如，那都斯迪(Ladoucetto)底在阿勒遊赫爾維修(Helvétius à Voré)；赫爾維修底事蹟(Un trait d'Helvétius) 昂得里勃(Andrieux)底赫爾維修或賢人底報復(Helvétius ou la Vengeance du sage)都追慕阿勒底懷獻封君(V. Helvétius, sa Vie et son Oeuvres Chap. XII(Voré et Lumigny))

去，她問他付了幾多罰金和費用、以及鎗底價值。她全部都付了，而這位農人接收了錢並不洩露他曾經允許過赫爾維修先生遊秘密。(註一六)

同年。在回巴黎遊歸途中，他遇了一件小小的意外，證明他底哲學及他底慈愛決不會離開他。他底四輪車被一部載着木頭遊兩輪車阻住了。這部兩輪車本是能夠隨便轉動讓出路來的。但它並不那樣做。赫爾維修先生，很不耐煩，把那個推車的當作惡徒看待。那個農夫向他說：“對的，我是一個惡徒而你是一個尊貴的人；因我是步行而你是坐馬車的”。——赫爾維修回他道：“我底朋友，我請你原諒。但你方才給了我一個好教訓，我應當付價的。”他遂給他六十佛郎，並且使手下人幫助他把車子弄好。

在他底地方上過了七、八月以後，他又把他底家眷帶回巴黎，並且與幾個屬於各種地位遊朋友在巴黎過着最充分的退隱生活，他們以其明哲和習性與他很相契合。他在一個星期中只拿一天與人作單純的認識之用。這一天，他底屋子便是國內的並很多國外的大多有勛名遊人聚會之處：王公、大臣、哲學家、大封君、文學家、都熱切地來認識認識這位赫爾維修先生。

這種愉快的生活，只是為兩個適意的旅行而中斷。他想

去看看英國，並且認識這個有名的國家，歐洲如許的光明都應歸功於它這國家。他想攷察良善的法律與周密的行政之結果。他於一七六四年四月動身赴倫敦；他被英王、在位的人、學者、招待，正如招待一位著名的、其聲譽已經超過他們了這人物，他遊歷過鄉村，覺得那些地方底耕作並不比法國還好；但，那些農民却比較要幸福些。他指出英國內地底人民很重人道，並沒有外人常常責備倫敦居民所有那種傲慢。

當通過約克希爾(Yorkshire)省底一個村莊時，一個笨拙的車夫，把他衝翻下來，車箱底玻片損壞了，車夫受了很重的搽傷，呻吟起來，赫爾維修先生，那時雖被玻璃底碎片弄傷了，出得車來滿手流血；然而只是注意那個車夫。跑來援助他們這幾個農民，見得這種人道底表現，並告訴其他的人喚起其注意。是時，赫爾維修先生被全村居民圍繞着。所有的人都忙着向他貢獻房子、馬、飲食、以至各種的援助。有好些人、很多的人、並且有些很有錢這人，都願給他做車夫。

他察覺在英國人中間，對於他們底子女有一種極端的愛。在法國所謂社交精神，幾乎是他們所不認識的：但他們享受着很多的家庭生活底溫柔。社交精神，在巴黎集聚許多具有毫無意識之取樂需要這人。而在英國人，則團結他們努力於其祖國底福利與繁榮。他們並不尋找消遣行樂，因為他

們有的是持久的享樂。在英國很少見着那多分是浪蕩底標誌而很少是幸福底記號遊笑容；但我們在這裏所見遊人都是從容不迫而善用時間的。我們見着一個肅嚴、勤勞而且快樂的民族。赫爾維修先生，當離開這個不見有含冤負屈而感痛苦遊人類遊國家時，不禁爲之下淚。

接着這一年，他就用以酬答普魯士王及很多王侯底誠意，因爲他們很久以來便邀請他到德國去旅行。人們知道他能夠決定去旅行遊時候，邀他遊懇切更加利害；他於一七六六年冬盡動身。他忙於到柏林和拜訪其地底一個偉大人物。普魯士王願意留他住並同席吃飯，常常與他聚談，拿他所有對於他精神遊崇敬去崇敬他底身體和性格。在法國許多侯王那裏，他都受着一樣尊敬的接待，尤其是在哥達（Gotha）。

在這些宮廷之中及在法國底貴族之中，他一般地注意其哲學、愛情、秩序、以及人道。他由這種精神所得遊結論是：許多侯王其大多數雖是專制的，而在其束縛之下遊人民，並不痛苦。那時，赫爾維修先生有些在法國還要遭受虐待之恐懼。德國底一切侯王都向他表示歡迎他去隱居。所有的人都想留住他。所有的人都爲他憂慮，可是，如果虐待還要起來攻擊他，那末他選擇爲隱遊之所的乃是英國。

待他回到法國時，人們已經把耶蘇社解散了。這個陰謀家底會社，這無窮的惡棍而爲所有一切沒有價值過野心家所附和過、爲風俗和光明之進步過太患過、會社，並不會爲哲學家所掃除。如果這樣，他們也只打倒這個會社，而好好地待遇個人。議會對於揚選派，待遇他們底會社倒還恰當，但對於個人則就野蠻。

赫爾維修先生知道了這位曾經欺騙他底好心、叛背他底友誼過耶蘇社員、曾經使他失歡於王后而煽動宮廷中那些假道學起來反對他過耶蘇社員 已被譴貶斥逐到一個鄉村去了，在那裏他感受着衰老和極端貧困底痛苦。他去找着這位不幸者底一個好友並給他五十個路易(註一七)，對他說：“請把這轉送……神父；但切莫說是由我這裏來的。因爲他曾經反對過我，恐怕他或者會以接受我們底援助而感覺屈辱”。

赫爾維修先生，在退休於阿勒時，就從事於『精神論』這部書底原理之推演和證明。

他首先從事於辯白，回答那些批判。工作方竟而批判已經是被忘却了。他遂放棄這個計畫，而很高興地循着他底最

(註一七) 法古金幣名，現值二十法郎的金幣——譯者。

初的觀念，作成一個教育底一般的計畫。這就是他那部『論人』遊書底課題。

這部作品就是『精神論』底續編。這乃是把真實的觀念之同一的基柢，加以更大的進展，或者在原理上來得更深刻而在效驗上來得更廣大。在他底計畫，並不準備生前把它發表出來，他沒有工夫對於這個作品給與如對『精神論』一書遊同樣的精細和同樣程度的妥善。迫害底強暴，曾經大大地減低了他對於名譽遊愛。在這以後，那求為有用遊欲望還能推動他。他底好心是很顯然地為他底著作有一天定然產生遊好處所動；但他不再想提供甚麼給大眾了。

他見着遭受有力的陰險宵小底迫害遊哲學，很少形成私淑弟子，沒有任何保護人。他對於這是很悲苦的；可是他卻並不驚奇。他說：“決不能有害於人類遊、亦不能對於所謂國家這個巨大社會有害遊、真理，是往往與那居人民之首遊少數人底利益相反的。這裏，你們有着完全充滿的人們所謂肉體底精神之巨大的肉體。他們不住地互相攘奪，並且大家都攘奪其祖國。祖國彷彿像一個大家庭，年長的大哥，不要年幼的弟弟得着任何分配。這些集團對於一個向他們說“首先，要做國民，這是你們底職分；熱忱地去完盡吧。這就是你們底權利，保守着它們，不要擴大”這些話遊哲學家，如何能

夠接受呢？在那裏，是一些智識淺薄而賦性驕傲過大臣，不能看破些自行輸入過權力濫用；而那些成就國家之構成基礎過人，則為舊習所引導而遵循着它；他們毫沒有深思熟慮底習慣。他們會採取這種習慣嗎？然而要想改正這些為哲學給他們指出過權力濫用，又必須那樣做。他們對於辟佞，對於親屬，有很多的幻想、計謀。你們相信他們能夠很耐煩地傾聽人家說他們只應該把國家底福利放在眼前嗎？他們所需求的是甚麼？就是決不遭受甚麼反對。對於這，應當怎樣做呢？撤去權力底一切限制，應該尊重撤去其一切板滯性，帶彈性一點。但，這些為各部大臣所尊重和寬縱過權力濫用，究竟有害於誰呢？有害於祖國，它不過是一個空名罷了，有益於誰呢？有益大人先生們。請你們判斷一下，這些大人先生，對於向他們主張要和平而正直過這一派人將如何着想呢。王公大人們是被教士這般在愚昧世紀統治王公和人民過人所包圍的。如果世界開明了，他們再也不會被重視了，人家對於他們只是看成可笑的人或每每是危險的人，大家能夠知道他們這種狂悖底惡意見，即他們用以粉碎哲學過惡意見嗎？那末我們就不必驚奇他們在其很受歡迎過朝廷那裏說：上帝曾經賜給你們以權力；他又付託我們把這事告訴人民。不用勞你們去制定好的法律、去做些憂國過榜樣，強迫

人民相信我們，並且讓我們放手去做：這個比較輕巧得多。

你們瞧瞧我們舊時政府底人物以及幸臣們底貪污；這般人，豈肯安安靜靜地讓人家證明他們底財富來路既每每不合法而使用又可厭麼？他們會同意人家對於這作為他們底倨驕之養料適同一財富使其感受着羞恥嗎？你豈不是看見哲學在王宮乃至茅屋都是被那至少在一個時候是輿論之決定者適社會階級所脅迫嗎？在這個階級面前哲學要自衛嗎？那個又是它底裁判者呢？蠢漢而已。不過，你會向我說，在國內，有些令人崇拜適文學家並不在哲學家裏面，然却採用哲學家底原理，加以修飾而播傳出去。我可以回答這種人是很少的。凡是僅具有精神適人，都是為天才家所屈適對手而且是討厭天才家。你在笛卡兒與哥爾勒伊 (Cornille) 底讒謗者裏面，並且距你最近，在羅祿特爾、孟德斯鳩、畢風 (Buffon) 與風得勒爾底讒謗者裏面，也許數出多個文雅的人來。哲學使文雅的人及小有才能適人得着他們底正確的評價；他們利於與那些反抗一切自由思想、無用而且墮落的人們隨聲附和。你知道在英國革命之後，哲學在那裏為甚麼便被尊敬而且很幸福嗎？這是因為在英國，一般的利益與特殊的利益並不衝突；這是因為在那裏盛行的是秩序底愛和祖國底愛，如果真實的榮譽、國民底精神、

真實的德行、永不產生於哲學遭受虐待逾國家以內，哲學在那裏也會被人重視的。反之，如這些國家，陷入於專制主義之下，因而逐漸墮落起來，哲學也會永被禁制的。

赫爾維修先生所以回復到他底最初的才幹，而只努力於他那篇「幸福」的詩正是在這些觀念之下。這個才幹，他從未利用過，但不曾衰減。這由他在去年夏天所做的四韻詩及一篇敘事詩，也可以判斷出來。他打算在這個作品上面用多年工夫；並且要他底朋友和他自己滿意逾時候，才發表。甚麼完美底程度他不會做到呀！

從一七七一年之初，我們就覺得在他底脾味上與他底興趣上有了變化。我們再找不着他那尋常的安靜了。他所最喜歡逾談話也不大喜歡了。體育底練習使他感覺疲乏，再也不去打獵了。這種變化並不使他底家庭和他底朋友悲傷。還早得很，人們並不把這看成衰弱底暗示。人們把這歸諸精神的原因。這最近的幾年乃是一般的不幸底年代，是赫爾維修先生深深地感覺到的。財政底紊亂與國家構成中逾變更造成一般的枯窘。王國內逾很多的自殺，首都內逾數目特大逾自殺，便是這個枯窘之悲慘底證明。物質的不幸更見增加這個窮困。收成也不好。窮乏關了許久，賴有赫爾維修先生慈善，才使他底屬下得以免受痛苦。在這些不幸的年歲中，他

老是在他底鄉下過日子，這鄉村正需要他，因而更加成爲他所痛愛的。此外，他所不能解慰的貧苦景象，使他在巴黎勾留過日子成爲悽慘的日子。可是，他還是做了不少的善事。每天，人家都很神祕地引導幾個慷慨好義之新的對象到他家裏去。每當着他們，他吩咐房間底侍衛：“騎士，我禁止你說出你所見着遊事，就是在我死之後也不許說”。

有時他甚至加惠於最壞的人，而且以此招人議論。他嘗說：“如果我是一個國王，我就會改正他們，但我僅只是富家而已，而他們是貧窮的；我應該救濟他們”。

他底好體質及一絕少變化的健康，似乎可以使他有一個長久的壽命。可是，一天一天他覺得喪失了力氣。頭部和胸部所患遊骨節瘋症，首先奪去他底知覺，且很快地就奪去了他底生命。

一七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就辭他底家庭、他底朋友、那些不幸的人以及哲學而長逝了。

很少有人，受造物底待遇有像赫爾維修先生那樣地優厚。他從它那方面接受了美、健康、以及天才。在他底少年時期，他生長得很整齊。他底像貌是高貴的且均勻的。他底眼睛表示在他底性格裏面爲主的是甚麼，這卽是溫和而慈愛。他有勇敢的精神，天然地愛與不公平和壓迫行爲作對頭。

沒有人比他更爲堅信：要想遇事有成，必須有堅決的志願。從他立意要幹以後，他也曾做過跳舞者、精於劍擊、射擊的好手、精明的理財家、優越的詩人、大哲學家。他曾經酷愛女色、但並不是爲情慾，而是爲感覺所牽引。在友誼中，他並沒有過度的選擇。他之交友用尊敬時多用柔順時少。他底朋友，在他們底艱苦中，更覺得他是令人感動的，因爲他是豪俠好義的人、在生活之尋常過程中，他們就很少需要他。他底談話每每是充實以自己底觀念遊人底談話，他把這些觀念有時乃至向那些不可與言遊人說。他很好辯論，他推進些奇說以便於看着它們論戰：他喜歡使那些自以爲能遊人用思維；他嘗說他與他們一道前去“做觀念底行獵”。他對於他人底自愛性是最爲尊重的。他很少炫耀自己底高超處，有多數才智之士觀察他多次，然很久都推想不出他底長處。他怕與大人物交際，他一與相對首先就有些局促和煩悶。他愛名譽與熱情，並且他所感覺的就是這個唯一的熱情；它使他努力工作。但他底慈愛行爲却並不是熱情所啓發的，沒有那個像他那樣小心掩蓋他底善行。對於他專用於研究遊時間，從不曾耗費於尋樂上去；就是他年幼時期，當出書房之後，除了有不幸的事而外，他從不肯間斷他底研究。

(聖·郎伯爾)

序 論

我在本書內所檢討過對象，是富於興趣的，它簡直是新鮮的。一直到現在，人們對於「精神」，不過僅就其一切方面之幾許下過觀察而已。所有大著作家，在這一題材上面，都不過走馬觀花地加以一瞥罷了。使我增加勇氣來論究它的，就是這個原故。

精神底認識：就這個字底全部涵義來說過時候，是與人底心和熱情底認識連繫得非常緊密的，除了涉及一切國家底人所公有過道德、即在一切政府之內單以大衆福利為鵠的過道德底部分，要想對於這個題目加以論列，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

我在這個題材之上，所建立遊原則，在我想來，都是與普遍的利益和經驗適相契合的。我是由事實去追溯其原因。我以為我們研究道德，必須如研究一切其它的科學那樣，並且立一種道德也必須像實驗的物理學那樣。我僅堅持這個見解，即我深信一切道德，其原則是於社會有用的，必然地與宗教底道德相適應，所謂宗教底道德，只是人類道德底改善罷了。此外，假使我是錯誤了，並且，假如違反我底初衷，我底某些原則不與社會一般利益一致，那末，這也只是我底才器底過錯而不是我底宗旨底過錯，並且我還預先聲明否認它們。

我對讀者只有一個請求，即在罪我之前當先理解我；這即是要好好把握那結連我底全部思想遊線索；我請求讀者作我底審判官不要作我底黨羽。這個要請，並不是一個愚昧的信託之結果。因為我要本自己底微小聰明求得一個高明的意見，朝以為是夕覺其非遊回數，實在是太多了。

也許我所論究遊命題，是超出於我底能力之上的。然而，甚麼人自己十分知道自己不會太自誇張呢？我至少不會譴責我不曾用一切努力，求值得社會底讚許，假如我得不到着讚許，我只有慚愧的多驚異的少。在這方面，專是切望得着是決不夠事的。

在我已經論述過一切之中，我所追求的只有真實，我對於真實並不單以道破爲榮而是因爲這真實是於人類有用的。假如我是離開了真實，我將在我底錯誤底自身當中，找尋安慰底理由。正如風得勒爾(Fontanelle)先生曾經說過：“假使人們對於任何一種事物，都在要使盡愚蠢的假想以後才能做出一點合理的東西來，那末，我底錯誤對於同胞也就是有用的。因爲我以翻船底教訓，標識出了暗礁”。風得勒爾先生還說：“凡古人在早不曾說過的，與所謂不曾道破的，我們一概不要說吧，這是何等的愚蠢啊”！

我照樣說：我對於我底作品只担保其用意之純潔與正直。然而無論人們怎樣把得定自己底意見，可是嫉視者底叫囂是如此地被人喜歡聽，而其屢見的鼓譟是如此適於誘惑那般誠實有餘而明鑒不足過頭腦，以致可以說使人寫起東西來都是戰慄着的，許多以充滿冤陷的誣言橫加於天才的人們這類敗興過事，彷彿是已可預測愚昧時代底重來，在這樣情形之下，只有在才思庸碌之中才可以找着避難所，逃避嫉視者底加害。凡庸現在却變成了一種保護，而這種保護，就在我自己，也很像是必須藉重的呢。

此外，我相信嫉視者要想誣蔑我居心傷害任何國人，總是很困難的。在這部書內，我所觀察的，決非某某特殊的私

人，而只是一般的人、一般的國家，以此性質，就可以保障我於毒害底嫌疑犯之外。我還要添說一句，只要是讀這部『講話』遊人們，就看得出我是愛人的，我渴望他們幸福，我不仇視亦不蔑視他們中任何的特殊的人。

我底觀念當中遊某些，也許不免有輕率的表現。假使讀者斷定它們錯了，那末我請讀者在責難中不要忘掉：偉大真理底發見，每每是由嘗試底大胆中生產出來的；而把謬誤推進一步遊恐懼，決不應該把我們從追求真理道路上折轉來。枉自那般鄙賤卑怯的人，想要驅逐真理，有時並給它加上些放肆的可厭的名色；枉自他們反復重說真理通常是危險的東西。我們即是退一步設想真理有時也不免是危險的，但一國底人居然同意困處於盲昧無知之內，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危險嗎？凡民族已經脫離野蠻及兇猛底時代而尙無曙光可見，那便是一個可輕賤的民族，而且遲早都必歸於被征服的。這比那戰將高盧遊羅馬人底軍事學還沒有價值些。

即使某種真理底認識，在某一瞬間，能感到許多的不便；但這個瞬間一過去，而此同一真理，對於一切世紀、一切民族，也就成爲有用的東西了。

像這樣，正就是人間事物底命運：在某某一定時候而不是危險的東西是沒有的，但人們正就要在這種條件之下遊

其責任。以此意義，誰願離開人道，誰便遭受不幸。

在禁止某些真理之認識過同一時期，對於其中之任何一個也會不許談到的。整千整百的強有力的同時又每每是蓄着惡意過人，以絕口不談真理有時就是聰明的爲實，而將真理整個地逐出於宇宙之外。如此，只有開明的公衆，懂得真理底一切價值，不斷地要求真理。爲取得真理所提供過利益，他們並不怕犯着些不一定的短處，在人底性質裏爲他們所最重視的，就是對於拒絕說謊這種精神底提高。他們知道思索一切、道破一定、是怎樣有益。當其對於謬誤許可駁斥過時候，謬誤就也再不是危險的東西了。它們於是很迅速地被人識破，很迅速地由自己埋葬於忘却底深淵裏，這時便只有真理，才浮露於各世界之廣漠的面積之上了。

第一講 精神底自體

我們本身具有兩種能力，或者，竟稱之為兩種受動的勢力，而其存在是普遍地和分別地被承認了的。

一種是接受外在事物加諸我們之各種印象之能力：人們稱它為「物理的感覺性」(Sensibilité physique)

另一種是保存這些事物加諸我們之印象之能力：人們稱它為「記憶」(Mémoire)。所謂記憶，只是一種繼續而較微弱的感覺。

這些能力，我把它們看做思維所由產生之原因，而且是

人與獸所共有過東西。假如它們在我們身上不是與一些外面的官能組織連繫着的，它們只不過能夠供給我們以一極小數目的觀念而已。

假設自然不給我們生出屈伸自如的手和指，而在我們底拳頭上長就一個馬蹄；那末誰懷疑，無技能、無住居、不能抵敵獸類、全部精力悉耗於找覓食物躲避猛獸之上、過人們不會尙如東奔西跑過獸羣，彷徨躑躅於森林之中呢？(註一)

(註一) 對於獸畜底心靈，人們已有不少的詭說。人們翻來覆去地嘗試它們有、與沒有、思維底能力。這也許是在人及獸底物種底差別中間，人們尙未十分精確地探出所謂獸底心靈之低下底原因。

一、一切獸類底蹄部或者如牛羊之成爲角質，或者如犬與狼之成爲指爪，或者如獅虎之成爲銳爪。如畢風先生 (M. de Buffon, 1707—1788, 法國大生物學家——譯者)所說，在我們底手與獸類底蹄之間所有的這種構造上過異點，不僅使獸類完全沒有感官底接觸，而且還不容牠們有使用任何工具適靈巧以及有手即可成就過任何發見。

二、獸類底生命，一般都是比我們更短促些，不容許牠們像人那樣做出如許的觀察，因之，得着如許的觀念。

三、獸類，天然的軀體，就比我們武裝得好些，衣着得好些，比較地少有需要，因之自然地就少發明了。即或食食的獸類，比較其他

的獸類通常都更聰明些，這也就是那使其儘量避飢餓使牠們以狹

滑，以便捕取其食物。

四、獸類在人底前面，只能造成易於消滅的社會，沒有堅固的團結；而人則以自己製造的武器，使獸類之最強者亦覺其可怕。

此外，人在地球上是有數最多最繁殖的獸，他能夠在一切氣候中生殖和生活。至於獸類，其中的一部分，例如獅、象及犀牛之類，就只有在某種氣候之下才能存在。

而當於觀察底感受性的獸類，越是繁殖，則此種獸類越發具有厚樸與精神。

但是，人們或者可以這樣問：猿猴底脚，差不多與我們底手一般地靈巧，為何猿猴底進步遠不及人呢？這是因為有許多地方猿猴遠不如人類。例如，人在地球上數目最多；在各種猿猴當中很少有力氣可與人相比的。猿猴是以菓實為營養，需要較少，因而比人類多有發明。此外，牠們底壽命是很短促，在人與獸類如虎、獅等之前，牠們只能形成浪散的且消滅的社會。最後，牠們還受本能組織底限制，好像兒童一樣，即是在需要既已滿足之後，仍是運動不息的，牠們不感覺在困，如我在第三講裏面之所證明，這是應該看為人類精神之收斂底原則之一點。

所以，在人與獸之物理的方面，只有配合這一切的異點才能夠說明人及獸有公共的本能如感覺和記憶，為甚麼在後者方面，只能說是沒有出息的本能。

也許人宗會要責難我說：沒有不義之行過上帝不會把無辜的創造品置諸苦痛與死亡之下，因此，所買牲畜只算是純粹的機器。我可

然而，在這個假設裏，顯然地警察對於任何社會都不是表示它當時所達到進步程度的。沒有那一個民族，在精神底事實上，不與某些沒有兩百種概念、兩百個述說其概念遊字、因而其語言、如果抽去了那些以手之使用為前提遊「弓」「箭」「網罟」等字，即同那只有五六種聲音或叫聲遊獸類語言無異、遊野蠻民族，同樣停留於很低下的狀態的。由此，我可以結論說：沒有某種外部官能底組織，則感覺和記憶，在我們身上，只不過一些無益的能力罷了。

我不能停留在這個問題上面多所論述了，我且回到本題去，我說物理的感覺性和記憶，或者更確切地說，只有感覺性產生我們一切的觀念。實際上，記憶只算得物理的感覺性底官能之一種：在我們身上，感覺的要素，必然地就是回憶的要素，因為我馬上就要證明「回憶」(Se resouvenir)，認

以回答這個質疑：聖經與教會，從不曾說獸類是純粹的機器，我們很可以不知道上帝對於獸類所施進行為底理由，而假想這些正當的理由來。這沒有求助於瑪列布南什(P. Malebranche, 1638—1715, 法國底玄學家「真理之尋寶」底著者——譯者)底妙論必要。他當人宗對他堅說獸類亦有苦痛之感覺時，他便滑稽地回答說「顯然牠們是曾經吃了禁止吃這菓子的」。

真說來，就是「感覺」(se sentir)。當其由於我底觀念底一個連續或由於某種聲音在我底耳官中所引起適震動，使我憶起一株橡樹底影象，於是我底內在的官能，必然地差不多在同一情境中，覺得有此橡樹底光景。然而，官能底這種情境，要不可非難地產生一個感覺；所以很顯然地回憶就是感覺。

但是，人家還可爭辯說：當其在審判適時候，假若在國王心中，公正是較重於慈良的，那末，我們就可以想像一個判斷只是一種感覺而已嗎？

這個意見，無疑地首先就帶着不近情理適樣子。然而爲要證明其中適真理起見，我們就假設在一個人心中有所謂善、惡底認識，而這個人還知道一個行爲之或多或少的壞是依它對於社會底福利底害處之或多或少而定。在這個假設內，詩人與演說家爲更鮮明地使人察出那爲國王看得比善良更重適公正而使審判取得更多的市民底同情，究竟應該使用甚麼技術呢？

演說家會要對這同一的人底想像，敘述出三種情形：第一個，把他描寫成公正的國王，說他處罰罪人而且執行死刑；第二個，慈良的國王，他把這同一罪人底囚門打開，釋放了他；第三個，他把這同一罪人，表現成這個樣子：他握着利刃，跑出牢門，屠殺了五十個市民。在這三種情境之下，那個

人不感覺以死一人去預防死五十人道公正，在國王方面，應是重於慈良呢？然這個判斷的確不過是一個感覺罷了。事實上，若以把某些觀念與某些文字聯合起來道習慣，可以像經驗所證明的，當某些聲音震動耳鼓時，在我們便引起差不多與實在事物當前同樣道感覺。在這三種情景之前，很顯然地，斷定在一個國王公正是重於慈良的，這就是感着且見着第一種情景只犧牲一個市民，而在第三種情景則就有五十個人被殺。據此，我可以結論說一切判斷只是一個感覺。

熱情(Passion, 或譯情慾)之導我們於錯誤，因為它們把我們底注意固定在當前事物底一方面而不許我們從各方面去觀察事物；一個國王是喜歡戰勝者底頭銜的，他說：勝利在世界底彼端叫我；我攻打、我戰勝、我粉碎敵人底倨傲，我拘囚着他們，而且我底威名，有如不能超越的城牆，禁止對於我底帝國底侵入。他迷醉於這些希望，忘掉了幸運是不常的，忘掉了貧困底重負差不多是由戰勝者和戰敗者平均担任的，他全然不感覺得人底財富只是犧牲在他底窮兇好戰底託詞之下，而整備武器展開軍旂的就是他底驕傲。所有他底注意；只見到那凱旋底車輛與利器。

恐懼這個東西底勢力並不小於驕傲，它亦會產生同樣的結果。我們可以看見它創造些鬼怪，散佈於墳墓底周圍，

在深暗的森林裏，出現於心驚胆戰的旅客之前，去佔據他底靈魂底一切能力，不給他留下任何自由去攷察這樣空虛的恐怖底原由之荒唐無稽。

熱情不僅只許我們觀察其所呈現給我們的事物底某幾方面，而且陷我們於錯誤，欺騙我們，往往給我們幻示這些同一的事物而實際是並不存的。人們都知道一個教士與一個多情太太底故事。他們聽着人家說月球上有人居住，就信以為然，手裏拿着望遠鏡要想窺探月球上遊居民。這位太太首先說：“假如我沒有弄錯，我可望見兩個人底陰影；他們是互相偎傍着的。我不疑惑，這是一對很幸福的情人……”教士說：“嘿！太太瞧呀！你所看見的兩個陰影，實是一座教堂底兩口鐘”。這個故事、就是我們底歷史。最常見的，是我們於事物之內，只能望見我們需要找着遊東西，在地球上與在月球上一樣，不同的熱情，常使我們或者在那裏看見情侶或者在那裏看見吊鐘。幻覺乃熱情之必然的產物，而其力量之大小，是常以熱情撮弄我們的盲迷程度成比例的。這不知是那一位婦人深切地覺到的，當她底情人在其情敵底擁抱中把她拿着遊時候，還敢對他否認他即活證人遊事實。他問她說：“怎麼！你之無恥一至於此……”。她叫道：“嘿！無信義的東西，我已看穿了，你不再愛我的，你相信你所看見了的辨

於我向你所說的”。這句話，不僅是適合於戀愛底熱情，而且適合於一切的熱情。一切的熱情，都使我們墮入於深深的昏迷之中。假使我們把這句同樣的話，移用於最高貴的題目上去，那末我們就開打了孟菲斯(Memphis)底殿堂。將阿比斯(Apis)這牛呈獻於誠惶誠恐並俯伏在地遊埃及人時，祭司唱道：“民衆們！請就在這個變形物下，認識埃及底神靈吧！全世界頂敬他；推諉他與懷疑他遊放誕者，地球上遊厭物，人間底罪惡，是要被天火焚燒的。不管你是甚麼人，你不畏懼神靈，壯大的死者，在阿比斯裏面，你便只能看見一隻牛，並且相信你所見的勝於我對你說的”，這些無疑地就是孟菲斯底祭司所作遊演詞，他們，與已經說過的婦人一樣，應當使人相信在人不是盲昧遊時候，便也就不被強烈的熱情所激動了。怎麼樣他們並不會相信呢？因為人們看出來，由這相類的結果，在我們身上可以產生微薄的利益。例如，當着野心已經把兩個強國武裝起來，而惶惶不安遊市民互相打聽消息遊時候：一方面，好消息是何等容易地相信！它方面，壞消息是如何地不肯相信！一個非常愚笨的信念在一些教徒心中，不常常使基督教徒否認地球有對面的可能嗎？沒有那一個世紀，不有些滑稽的肯定和否認，準備作後一世紀笑話，一個過去的狂悖，很難給人們照出他們底眼前的狂悖。

此外，這同一的熱情，應當作為無窮荒謬錯誤之根芽的，同時亦是我們底光明源泉。雖然它們使我們目迷五色，但只有它們能給我們以前進底必需的力量，只有它們能夠把那常常準備來攔去我們底心靈之全部能力過情性與懶惰，拔除出去。

可是，這裏尚非檢討這個議論底真理適地方。現在，我且進而研究我們底錯誤之第二個原因。

當頂頂大名的羅什夫哥爾得先生(M, de la Rochefoucauld)主張自利心就是一切行動底原則時，幾多對於「自利心」這個名詞之真實意義底無知，何以竟不會引起人們反抗這位有名的作者呢？自利心，我們是把它當作驕傲及虛榮心解釋；因此我們假想到羅什夫哥爾得先生是把一切善底根源安置於惡行之中。這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自利心或者說自愛心，不是別的東西，只是自然賦給我們適一種感情；而這種感情，隨着激動人適興味和熱情之不同，可以在每個人身上變成善或變成惡適自利心，由於相異的變化，同樣地產生出驕傲和遜讓來。

有了這些觀念底認識，也許可以預防人們對於羅什夫哥爾得先生那樣異口同聲的責難，說他觀察人類太重視黑暗方面了；他把人類如實地認識了。我承認照我們底意見，

幾乎對於一切人絕然無情之淨光光的看法，於我們底虛榮心却是一個愁苦的景象；但，我們應該恰如其本真地去看待人。若惱怒起來反對他們底自利心底結果，這就等於埋怨春天底驟雨、夏天底烈日、秋天底淋雨及冬天底冰雪一樣。

要愛人，就不必期望太大：要看見他們底缺點而不至於失望，就應該慣於原諒他們底缺點，應當感覺到微弱的人類，是正在要求着賢哲，所以寬大就是一種公正。要能夠使我們達到寬大，掃除我們心中過怨恨，納入人道的及溫和的道德底原則，那就再沒有比對於人心過深刻的認識如像羅什夫哥爾得先生所有的那樣：最明見的人，幾乎常常是最寬大的人。在他們底著作中，充滿着怎樣的人道底格言呵！柏拉圖嘗說：“與你們底下級和你們底僕人生活如與不幸的朋友生活一樣吧！”一個印度哲學家曾說：“我常常聽見富豪的人叫喊道：天神，請給那奪取我們一絲毫財物者以懲創；至於窮人，則舉手問天，哀怨地說：天神，把你浪給富豪過財物賜給我一點。假如最窮苦的人取去了我底一部分財物，我決不要求報復，而且把這些竊物過人當作下種時候由散於田間找尋食物過鴿子看待”。

此外，假使「自利心」這個字，遭了誤解，引起許多心地窄狹過人反抗羅什夫哥爾得先生，那末，那個更嚴厲的爭

論，不曾利用過「自由」這個字呢？這些爭論，若一切人，亦如瑪列布南什之親近真理，像這位靈巧的神學家在其「物理的前定」(Promotion Physique)內承認‘自由是一種神祕’(la liberté était un mystere)，那是容易結束的了。他說：“當人們把我推上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不得不一言即止”。這並不是因為人們對於「自由」這個字不能在普通的意義中構成一個明白的意思。自由的人，就是未受極刑、未被囚禁、不如奴隸那樣由於刑罰底恐怖而畏首畏尾的人。在這種意思內，人底自由即是他底權能之自由的行使。我說他底權能，因為若以無權能做過事——如要我們像飛鷹之穿雲、鯨魚之潛海、和把我們變成國王、教皇或皇帝——為非自由，那就覺得滑稽了。

我們看出論爭與困難之永遠的根芽，常包含着字義之真正解釋底愚昧。我們姑且不談那些由仇怨而起過流血及神學的爭執，幾乎都是完全建立在文字底濫用上過爭執，這個愚昧，還有甚麼其它的不幸沒有產生呢？它還不會把民族陷入於怎樣的錯誤之中嗎？

這些錯誤是出人意表地增多起來。我們知道這個瑞士人底故事：人家叫他去看守居邪里(Tuderies)底一道門，吩咐不准放人進去。有一位市民走到那裏，這瑞士人向他說：

‘不准進去’！市民回答：‘是的，我不想進去，但只從王家橋（Pont-Royal）那面出去……’瑞士人又說：‘啊！假使是要出去遊話，那末，先生，你可以通過的’。（註三）

（註三）法國當時巴黎底王宮——譯者

（註三）孟德尼瓦：當我們看見一位學士官穿着長袍，帶着假髮，裝模做樣。他並不是自己要做出最得意的關係，是要把自己成就一個結番的工作這同一學士官搖擺出來。當我們見着有些土耳其底疆臣大臣以一種深謀遠慮的樣兒與很惡厭的端莊，會集在朝廷上，正如瑞士人一樣發表意見給論道：‘哈！如果是要出去遊話，先生，你可以過去的’，也許我們一樣會發笑。這句話底應用是很容易很常見的，我們在道方面可以信託讀者底敏覺而且給讀者保證他們可以在一切地方，都找着瑞士的哨卒。

對於這個問題我不能自禁地還要舉出一個有趣的例子來：這就是一個英人對一位國務大臣的問答。這位大臣嘗對侍臣說：世上再沒有比黑人在有些民族之內舉行鬧嚷更為滑稽的方式。請你想像在一陣隨事所內，列着 打半盛着水盪大盪或水盆：在那裏到了一打數目的、赤身而行步莊嚴遊或索講員，進了這間屋子，每個人躍入盪中，水沒齊頸；他們就在這種情形中商議國家大事。你不曾發笑嗎？這位大臣向他旁邊最近的一封君這樣說，他回答道：我天天都看見些比這更有趣的事。怎麼？這位大臣又說道：‘這是一個國家，形成國務官的只是些巨盪。’

這一講底總結論是：精神或者可以當作我們底思維底生產的能力看待，在這個意義之下，精神只是感覺和記憶；抑或者，精神可以看成這些能力之自身底結果，而在第二個解釋裏面，精神只是許多思維底集合，在每個個人，可按其所有過若干觀念而把它分成若干的部分，

這就是就精神自身下觀察時所呈現出來過兩種情況，現在我們再來探討精神與社會關係。

第二講 與社會相關迥精神

儘管一種技術看來似乎是有些輕佻，但這技術總是能夠容受無限的配合的。當馬斯爾 (Marcel) 舉手扶額、定睛着眼身子、動也不動、在深深的默想底動作之中、看他底一個學生跳舞時，突然喊道：‘在一古式跳舞之中何等地有意思呀’！這是一定的，這個跳舞者，在那屈伸俯仰、進退前後、協調步法裏面，看出許多平常人眼光所不能瞧見迥巧妙，而他底驚嘆，亦只有把過大的重要性加諸細微事物時，才算是可笑的。但是，如果跳舞底技術包含着繁複的觀念和組合，誰個知道講談技術，在精於此道者迥自身，其假定迥觀念之多

是否正同一個政治家所用以構成一個政治制度的是一樣多呢？當我們領教我們底好小說時，誰能保證：在一位豔麗的女子底舉止裝飾及經過攷究遊對話裏面，其所放入遊觀念及組合不會與那世界底某些體系之發見所需的一樣的，而在十分相異的各方面，誰保證樓姑夫勒爾 (Le Couvreur) (註四)、昂克諾斯 (Enolos) (註五) 不與蘇格拉底和梭倫具有同樣的智慧呢？

我現在並不企圖嚴格地證明這個問題底真理；但單單使人感覺這個問題底表現雖儘管可笑，但終於沒有人能夠很正確地把它解決下來。

我們被我們底無知所欺遊回數太多了，我們所以爲一技術之界限的，就是這同一無知所給予於技術的。不過，我們姑假設在這方面能夠提醒大家；我可以在使大衆明白遊時候，人們對於下判斷遊方式並不會有絲毫的改變。社會之尊重一個技術，決不單單以這技術達於成就所必需遊配合之數目底成大或小爲標準。第一，因爲這個分析沒有實施底

(註四) 1652——1730, 法國的悲劇家——譯者

(註五) 1620——1705 法國才貌雙絕、交際最廣、有名於世遊婦

人——譯者

可能；第二，因為我們對於精神只有用這種觀點，即於其下認識精神殊為重要。這種觀點，換句話說就是用其與社會週關係，加以評價。所以，在此情形之下，我主張：精神不只是新的觀念之或多或少的集合，而且是於社會公眾有關係週觀念之或多或少的集合；大家給富有思想週人以名譽，很少是根據於我們底觀念之數目與精鍊，而多半是由於我們底觀念之幸運的選擇。

實際上，如果棋底配合是無限的，如果精於此道的又為數不多，那末，何以社會人士不會把下棋高手稱為大智慧呢？這只是因為他們底觀念既不能用以娛樂大眾，更不能用以教育大眾，而社會沒有絲毫尊重他們週利益。所以利益主持我們一切的判斷。假如社會大眾常常在少數場合中做出這些謬誤，即：發明有時假定為比較真理底發見需要更多的配合和才思，假如他們對於洛克較對於瑪列布南什要尊重些，這就是因為他們常常在自己底利益上面去較量我們底尊重。除此而外，他們可以用甚麼衡量去權衡人們底思想底價值呢？每個個人，都用他所感受週快意的與不快意的印象去判斷事物與人。衆人乃只是一切個人底集合。他們只有以自己底利益作為判斷底準繩。

我所用以攷察精神週這個觀點，我以為就是精神必須

它下面加以攷察遊唯一的觀點，這便是用以估定每一觀念底價值、確定我們底判斷之不確定性、最後並且發見在精神底題材上人們意見之可驚的分歧底原因、之唯一的方式。這些分歧，是絕對地依屬於他們底熱情觀念、成見、情感、因之他們底利益的。

事實上，這也許是很奇異的，就是一般的利害給人們各種行為定下價格，按照它們對於衆人有益、有害、或者無益、無害，而給它們以善、惡或者特許、等等名稱，並且這同一的利益還不曾是對於人們底觀念所繫遊尊重或輕視之唯一的分配者。

個人給行為公道底名稱，是由於這些行為底習慣對於個人有益。我說行為，因為人們決不是意旨判斷者。怎樣才是這種判斷者呢？一個行為，幾乎決不是情感底結果；我們自己經常昧於決定我們遊動機。一位富豪，使一個有價值而貧困的人發財起來。無疑地，他做了一個好的行為。然而，這個行為是否單為是使一個人有幸福遊願欲而生遊結果呢？憐憫、感恩遊希望、以及虛榮、這一切種種動機，不可以單獨的或聯合一起的、於其不知不覺中、即已決定他做出這個可稱譽的行為嗎？然而，如果人們自己最屢常地對於自己底善行之動機都莫明其妙，那末，一般羣衆又怎樣能夠看得穿呢？

因此只有用人底行爲，社會羣衆才能夠判斷其行爲底公正。

我也承認這個判斷底方法還是有錯誤的。例如，一個人對於道德有二十度底熱情，但他愛女人，他有三十度底愛情對於一個婦人，而這個婦人想把他變成一個謀殺者。在這個假設裏，這個人與那對於道德只有十度熱情而對於這個可惡的婦人只有五度愛情適一個人比較起來，更迅於大罪了。因此，我可以結論說，在兩個人之中，其行爲之最高貴者有時是對於道德適熱情比較爲少適人。

所以，一切哲學家承認人底德性是無限制地依存於其所處適環境。我們所常見的，只是很道德的人，在奇異事變之不幸的連累之前喪其所守。凡是在一切可能環境之中，都能保持其德性適人，必是一個偽善者，或者是自己也不相信適蠢子。

數目最多的階級，幾乎僅由它自己形成整個人類的，其中適人就是單注意於他們底利益、從不把注意加於一般利益之上。這些人，集中於所謂他們底福利的，只有對於他們私人有益適行爲，才與以高貴之名。一個裁判官，開釋一個犯人；一位總長濫用一個私人；彼此，在他們所保護適人看來，都是很對的。可是，假設裁判官執行懲罰，總長不肯任用，這在犯人和失意的人眼中看來，他們就是不公平的。

事實上，假使一個人能夠爲成爲更加誠實者遊自尊性而犧牲其自以爲比他人更有德行遊自尊心，假使一個人能夠以一個細密的注意去探測其心靈底一切階陬，誰不會看破人之稱爲善爲惡的，單是按照私人底利害之變化所取不同的方式以爲轉移呢？誰看不出所有的人都是以同一動力而活動呢？誰看不出所有的人都同樣地努力於其幸福底追求呢？誰看不出決定我們底善及惡的，正就是那些對於社會利益有的適合有的違反遊感情與興趣之歧異呢？不要輕蔑總行不好遊人，應當可憐他，應當慶幸自己底自然的幸遇，感謝上帝不曾賜給我們以這些使我們不得不在他人底不幸中找尋自己底幸福之情欲與嗜好。因爲，人們到底只是經常服從於他底利益；由是生出我們所有判斷之不正確，以及隨各人在一個行爲下面所受着遊有益與無益於同一行爲濫用着公正或不公正之名。

有些人，是真理之友，與其情感相聯結沒有固執性，保持他們底精神於一種許可新的真理自由出入之大度優容狀態中，這便是被高貴而明見的自尊心所衝動遊人：具有哲學精神遊人，以及年齡尚小尚未形成見解而不以放棄自己底主張爲辱遊人，便屬於此數。這兩種人，常常都尊重別人底真實的、光明的見解，特別是對明見的自尊心爲了真確

而給與他們過熱情之滿足過見解。

這裏還有另一種人，在他們當中，我幾乎全全認識，他們盡都是爲一種不甚高貴的虛榮心所衝動。他們對於別人，只尊貴與己相合過意見，及特別用於確證他們完全具有過精神之正確過崇高的見解。他們底恩怨，完全建築在這些觀念底類似之上。一切平凡的人用以認識與逃避有成功過人這種準確而敏速的本能，是從這裏來的。富有思想過人彼此間所有之強有力的情趣，儘管在他們底來往之中有追求光榮之需要所安置着過危險，但終於強迫着他們互相追求過情趣，也是從這裏來的。根據一個人對於書籍與朋友過選擇而判斷其性質與精神——實際，一個蠢人從來只有蠢人作朋友的——這種準確的方法，依然是從這裏來的。一切友誼底聯繫，當其並不是建立在恩惠、愛情、庇護、貪婪、野心、利益上面或其它相同的動機上面時，常常以兩人間過觀念和情緒底某種類似爲前提。這就是使人與人接近過很不相同的條件。這就是爲甚麼阿巨士特(August)、麥斯勒(Mécène)、西賓(Scipion)、胥良(Julien)、里舍留(Richelieu)及貢得(Condé)等人親密地與富有思想過人一塊兒生活之所由來，而且這也就是那以平凡證實真理過‘就你所來往過人，就知你是甚麼人’這個諺語之所由來。

一般地看來，能夠回復其持中適可適人，只是在沒有力量適時候。慈愛而且溫和的人乃是很稀少的人。假使他遇着一個信仰不同適人，他便說這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其見解與我相異適人，爲甚麼要迫害他呢？聖書上從不曾命令我們用刑罰和牢獄去對待改變信仰適人。真的宗教從不設置斷頭台。這每每是宗教底大臣被見解不同於他適人所傷刺，爲他們底自尊自大之心復仇，遂以徇他們底情分之故武裝了民衆及王侯底愚昧的迷信。很少有人夠得上，埃及底祭司在塞多斯 (Sethos) 裏面獻給女王勒夫特 (Nephte) 適頌詞。他們說：她從來不由於信仰之不專而煽起毒恨、困苦、虐待，她從宗教之中取出來的只有溫和的格言；她從不相信用嚴刑強人去敬天神適事是許人做的。

所以在風俗、見解、觀念底事實上，顯示出了人所尊崇他人的，永遠是自己。

豪富的市民，帶諷刺地申說，人們往往看見有才思適人在富者底門首 從不曾看見富者在有才思適人底門首。詩人薩地 (Saadi) (註六) 答道：‘這是因爲有才思適人懂得財富底價值而富者却不知道光明底價值’。此外，何以財富也會

(註六) 18:—1291, 波斯底最大的詩人——譯者

尊重科學呢？學者能夠品評愚人，因為在其幼年時代他曾經做過愚人；然而愚人，却不能品評學者，因為他從不曾做過學者。

一個從各方面活動想要進入於光榮地位的青年，對於一切種類底著名人物都是聞風而動其熱烈之景仰的。只要他底研究和企圖底目標一經定了之後，他所尊重的就只有他那些模範人物；對於那些和他所經營過生涯相異過人，其尊重遠不過口頭上那樣而已。精神乃一條只是爲了志同道合而才感動過弦。

如這是關於他所有很不相同的那種精神呢？富有思想過人與其他的人，只是尊重那和他自己底思想類似的思想。假使我們能夠把一位牛頓、一位基諾爾特 (Quinault) 和一位馬夏威爾 (Maoh'aval) 聚集攏來，我們不要說出他們底名字，不使他們彼此相對有表示這種尊重、即我所謂‘口頭上過尊重’過可能，那末，我們在使他們相互地、但沒有用地、交換意見之後，便可看出牛頓會把基諾爾特當作難堪的做打油詩過人，而基諾爾特又要把牛頓當做造曆管過脚色；而這兩位都會把馬夏威爾當做王宮 (Palais-Royal) 底政治家看待；這三位，彼此互以庸才相待，以一個相互的輕蔑，自相提供成爲相互的仇人而施以報復。

所以，假設超卓的人，完全地被他們那種研究所吸收，不能對於那太與他們底精神不同遊精神有‘可感的敬重’，凡是以一種新思想給與大眾遊作家，於是只能希望得着兩種人底敬重：或者是些年輕人，他們還不曾採取甚麼主見，尚有教育自己遊需要和空閑；或者另外一種人，其精神是真理之友且與作者底精神相類似，對於他所貢獻遊見解已經逆料其存在。這些人底數目常常是很少的；這就是人類精神底進步之所以遲慢、而每一真理在一切人底眼前常常是那樣緩延地揭露出來遊原因。

由我方才所說的可以這樣結論：大多數的人，安於怠惰、只能容受與己相類遊思想，只有對於這種思想才能與以‘可感的敬重’；因此這個高明的意見、每個人可以說是不得不有其自己的這個意見，如果道德家對於上面立定遊原則有了最深刻的認識，他們當不至於把它歸屬於自尊性。他們就會感覺到，在孤寂中之神聖的崇拜及深刻的讚揚，有時自己亦感其深透肺腑的，只算是我們要更好地對他人取得尊重這種需要底結果。

我們由於虛榮心，尤其是由於愚昧，是這樣地需要更好地見重於他人，正如每種藝術之中遊大人物都是每個藝術家看做是他以下遊第一個人物。

試以一個特殊的社會而論，我可以說那公正不過是特別有益於這個小社會適行為之有或多或少的重大性適習慣。這並不是說某種有德的社會不常常表現把自己底特別利益剝脫下來對於人們底行動加以適合於公共利益適判斷；但是它們只是滿足那一個為開明的自尊所給它們以代德行適熱情，因而與其它一切社會相同，仍只服從個人的利益。那有別的動機能夠決定一個人去做些慷慨的行為呢？為善而好善與為惡而作惡，於他是同樣不可能。(註七)

如果一個大臣，不管他底親戚朋友底干求，以為只有第一等功勞適人才應提升到第一等地位；這樣正直的大臣，在他底社會當中，必然地成為一個無用的人，沒有友誼，或者乃至沒有德義。一個居高位適人，其所生長適社會儘管是拿

(註七) 道德家底繼續的叫囂反對人們底惡性，即證明他們在這一點上所有逆識認之淺薄。人決不是惡均，但只被制約於其利益。道德家底呼聲，必然地不能改變這個道德世界底彈機。所以可怨恨的，雖不是人底惡性，而只是立法家底有昧無知，他們常常使個人底利益與大眾底利益對抗起來。如果那西蒂斯 (Scythae) 是比我們更有德性些，這也只是他們底立法和他們底生活性質更能以公正啓示他們罷了。

好朋友、好親屬、賢而有德的人、這些稱號去恭維他，都只是不公正的：——這個說起來，應當算是現世紀底恥辱。

還有甚麼比這些請求即君主對於它們要想常常提防着都不可能遊請求之爲更值得責罰遊東西呢？這同樣的請求，只有屢屢陷國家於最大的不幸，乃是禍患之無盡的根源，對於這些禍患，如果在人們當中把那一切親屬的聯繫割斷而宣佈所有國民都是國家底子孫，也許還是不能把人民救出來的。這唯一的方法就是窒息那爲道德底表面所准許遊罪過，防止民族細分爲無數的家庭和小集團：因爲它們底利益是經常與公共利益相反而最後要在性靈之中消滅一切形態底愛國心的。

當一個人所有遊行動都是努力於大衆福利遊時候，他就算是公正的人。做好事以求配得上有德者底頭銜並不就夠了。一個王侯有千個位置給予人家，這是須要有人去充滿的；於是他就不自禁地使一千人成爲幸福者。這裏他底德行就單單靠他底選擇之是否公正。如果，關於重要的地位，他只是因友誼、因弱點、因干求及偷怠、而不肯給與高超的人、反給予凡庸的人，那就不管他生活所在遊社會中給他這種公正以何等的稱頌，他應該自視爲很不公正的。

關於公正底事實，必須請教和信託的，唯有大衆底利

益，並不是那包圍我們左右遊弋般人。私人底利益太震常地使他們發生幻想。

例如，現宮廷之內，這個利益它是不把賢明底名義給予謬誤、把愚蠢底名義加諸真理，而這真理，在那裏，至少也被看做狂悖而且是應當常常這樣看待的嗎？

真理在這裏是很危險的；有害的德行常常都是被人算在缺點之列的。真理，只有在人道而賢明的君主如像路易十二及亨利第四那樣遊人下面，才能得着恩遇。戲子們在戲劇上曾經伴演遊第一位；侍臣們激動王侯去懲罰他們：他說：‘不，他們使我成為正直的人，他們相信我是夠得上傾聽真理的’：大度雍容底榜樣後來亦為攝政的奧爾良公爵先生所效法。這位王侯迫於向郎格多克(Languedoc)省征取某種稅，而被這省底一個國會議員底諫言所苦，他遂向這議員說：‘你有甚麼力量來反抗我底意志：你能夠做甚麼？’這個議員答道：‘服從而不滿意’這是一個高貴的回答，同樣使得議員與王侯都有光榮。它是差不多使這一個聽從起來與那一個去做起來都成同樣的困難。這同一王侯，有位情婦，曾被一個紳士奪去了；他受了很大的激刺，他那些倖臣都挑唆他去加以報復，他們說：‘懲罰這個無恥的人吧！……’他回答他們說：‘我知道報復是很容易的事；一句話就足夠使我不必

做一個敵對者，但就是這個不容許我把這話說出來’。

像這同樣的大度雍容是太稀少了；一般而論真理是爲久居宮廷之內適王公大人所很不歡迎的。在一個國家；其所稱爲正直適人底大部分習於卑鄙和諂媚，對於這些惡行給予而且真正地必需給予以「世俗底習慣」這個名稱。它是如何習慣了的呢？凡有實用所在適犯罪是很不容易看破的。然而誰個疑惑，在那光榮之友適王侯眼裏，某些諂媚不是比較誣毀他適書還要危險些而且還要犯罪些嗎？這裏我並不黨同於壞人名譽適書：可是一個諂媚，在不知不覺之間，是能夠使一個王侯從道德之路轉身過來的；至於一部誣毀的書，有時是能夠引起一個暴君回頭的。被壓迫者底怨恨往往只有藉那直慤者底口才能上達於王座。可是，利益之於宮廷底特殊社會，永遠要蒙蔽着同樣的真理。要想能夠保護自己不至爲那些迷誤人適幻想所欺，或者就只有遠離這些社會而生活。如果在這同一的社會裏面，沒有習慣地把公益底原則放在精神上，沒有對於公共底、因而道德底和政治底真實的利害具備深刻的認識，就不能保持着永遠純潔堅貞的德行，這至少是很的確的事情。

大衆的人道，有時對於個人是不加以憐恤的。當一隻船爲長期的平靜所困，而飢餓以嚴肅的聲調，吩咐用抽籤方法

決定那不幸的犧牲者作為同伴們適食品，人們也就毫不愧怍地把他殺掉；這隻船在每個國內都是很高尚的；為着大眾底利益，一切都是合法的乃至有德的了。

如果一位年輕的、美麗的、而且多情的、女人，例如歷史給我們描畫就適這位克勒阿巴特爾(Cleopatre)(註八)，她以其諸種的美，以其才思底可愛，以其千嬌百媚，每天使她底情人享受變化無常的幸福，在她底第一等的享樂，如愛加爾得(Echard)所說，只是第一等的恩情。如果這樣一位女人，出現於一些以衰老醜陋保障其貞操適偽貞女底會聚中，人家便會輕視她底恩愛，和才情。這些偽貞女，離開了誘惑，受醜陋底保護，不感覺得一個情人底陶醉是如何的藉慰。當人是美麗適時候，要抵抗那把情人置於千百種秘密的誘引之中適願欲，是何等地費力。她們會拚命地攻擊這個美麗的女人，而把她底弱點列入於極惡大罪之中。但是假使這些偽貞女之一，輪到自己出現於那些專講嬌豔適隊伍中，她在那裏將毫無假借地是要遭受青年人和美麗者加於老年人和醜陋者適待遇，為報復她底貞潔，人家會向她說輸於愛情適美麗和反對愛情適醜陋這兩者所為，都不過是服從同樣虛榮底

(註八) 埃及底女王——譯者

原則而已；在情人心裏，一個是找尋對於她底豔麗之讚美者，另一個就是要逃避她底不幸之舉發者；所有這兩個，實由同一的動機所衝動，在一個僞貞女與多情婦人之間，只有不同的美罷了。

每個知名之士，好像公共廣場賣打藥遊先生，總是叫讚美者向着自己，而且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值得讚美的。小說家自信在精神上最有發明和最細膩的就只有他底作品，玄學家，自視爲明見底泉源與自然之知音；他說：只有我能夠抽出普遍的概念、能把那每日在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內發展着遊事故之根柢指示出來、人類之開明亦只有仰賴我們才行。詩人，把玄學家看成十足的瘋子，給他們確證地說，如果他們從真理隱退遊井中去找尋真理，那末他們之汲盡它不過是帶有達那伊得(Danaides)底風味(註九)罷了；他們底精神之所發現的，殊可懷疑，但他自己底見解則是確當的。

這三種人，就以這個說法相互證明彼此所做的都不重要。如果，在這同一的辯論中，他們找一個政治家來作仲裁，他便會向一切的人說：你們要知道科學和藝術不過是些嚴

(註九) 即在用工夫遊遊思——譯者

格的瑣務、困難的兒戲。我們在兒童時期向這上面用功便於給我們底精神以更多的練習：但是成人和有意義的人，則其頭腦所專務的便唯一地是公衆利益底認識；其它一切，都是渺小的東西；而凡是渺小的東西，都是可鄙異的，值不得注意：因此，他底結論便是唯有他才配得上普遍的讚美。

然而，爲要拿一個最後的例子來結束這項討論。我們假設有一傾聽了這個結論的物理學家。他便向這個政治家說：你弄錯了。如果人們只用他所估量物件底大小去測量精神底大小，那末，真實值得尊重的就只有我。只要我底諸發現之一就足以改變人民底利益。我用一根帶磁性針裝在羅盤內，美洲遂以發見，人們掘出它底礦物，千百艘滿載黃金船乘風破浪而到歐洲海岸，政治世界底局面遂爲之大變。我常常留心於巨大的事物，如我自己伏處在沉寢和孤獨之中，這就決不是去研究那些細小的政治底革命，而是宇宙底革命。我所要參透的並不是宮廷底兒戲般的秘密，乃是自然界底秘密：我發見海洋如何形成山岳，如何分布於地球之上；我測算那運動星球底能力，測算它們在蔚藍的天空之中所畫光明的圈子底廣大。我計算它們底體積，把它拿來和地球底體積相比較，我覺得地球實渺小得可憐。所以如

果我有如許的厚顏以致來對我看做昆虫所居遊蜂巢作輕蔑底裁判，那末最大的立法家，在我底眼目中、只不過是蜂王而已。

這就是每個人以何種推理證明自己是具有最可敬崇的一類底精神；並且富有思想的人，激於向他人證明自己遊願欲，遂怎樣互相輕視，而沒有看出他們當中遊每個人都是被他們對於同行所暗示遊輕蔑所包圍，在他們應被讚美遊同一公衆之前，都成了玩具和笑柄。

在公衆，若單是樂於尊敬那些成爲一種東西上面遊卓越者而在這方面促進人類精神遊人，那就無怪乎他們對於世界底精神不甚重視。

要想得着一般的尊崇，就必須在其精神上，少講究表面，多講究深刻，並如所謂在一只火鏡之焦點上，集中其精神之全部熱量和全部光耀於唯一之點。唉！既然必得順着這個或者那個繼續下去遊生活是完全不同的，那末，又如何能夠把自己分配於這兩種研究之間呢？所以人只能禁絕其它而具有這類精神之一。

如果，爲征取使公衆發生趣味遊觀念，而必需在沉靜和孤獨之中收斂己心；那末反之，要想給特殊的社會呈現出於它們爲最快意遊思想，就應該絕對地投身於塵世的紛擾之

中。然而，要在那中間生活而不在腦子中充滿一些錯誤的和幼稚的觀念是不可能的。我說錯誤的，因為凡是只懂得以一個唯一的思維方法適人，必然地把社會看成特出的世界；他要在對於他們底風俗、宗教、乃至相異的衣裝所有適相互輕視之中去仿效那些民族：凡是與自己底社會相反適思想都覺得可笑，因此就陷於最大的錯誤之中。無論是誰，凡堅強地顧忌到特殊社會底小的利益，便必然地會對於無意謂的東西給以過多的尊重和重要性。

然而，誰個當我們看見他並不是其研究中適代理者、其家庭中適顧問、其賬房中適經記、其衛戍中適軍官，能夠在這個情形之下、以超脫於自私心底陷阱自鳴得意呢？誰不相信宇宙都被那使他感着趣味適東西所佔據呢？

每個人都可以適用這個耶蘇母親（Mere Jésus）底故事。她是第斯克里特（Disoréte）和須伯利爾（Superieure）爭執中適證人，她向議事廳底第一人發問：‘你知道西西爾（Co-oile）母親和得烈斯（Thérèse）母親方才鬧了一陣嗎？但，你是要驚異的嗎？怎麼！好得很，你還不知道她們底吵鬧嗎？那麼，你從甚麼地方來的呢？’我們大家都是多少與耶蘇母親相像的。凡是我們底社會所注意的，這就是一切的人都應當注意的。凡是它所想、所信、所說的，就是全宇宙底人之所

想，所信、所說的。

凡是使人對於社會特出的人有更多的迷惑的，這就是那來得安閑的態度、他們演說時一同表現遊姿式！而這些應當看成是等級底便利必然生出之信任底結果；他們在這件事上面，通常是比文學家很爲優越。然而，如亞里士多得所說，叫囂就是雄辯底第一部分：他們以此原因，在無關輕重的談話中，能有比從事文學遊人更便利的地方。這種便利，一到他們寫作遊時候，便失掉了。這不但是因爲他們不能維持叫囂底聲威，而是因是他們所寫的決不能有其談話底體式，並且當你像談話那樣寫，差不多常常都是寫得很壞的。

人是空虛的，輕視人的，而且因之是很不公正的，每次都是能夠無可責難地成爲這樣的人。這是因爲所有的人都幻想着：在地球上，沒有世界底部分；在這世界底部分之內，沒有國家；在一國家之內，沒有省；在一省之內，沒有一城；在一城之內，沒有可以與自己底社會相比遊社會，他尚不以爲自己就是社會底最高超的人，但逐漸地也就不驚異地自己承認他便是宇宙中第一人了。

真理只有在相反的意見之發酵中才呈現出來和產生出來，宇宙只有由那與我們交往遊人才能使我們認識。無論是誰，只要是固步自封於一個社會之內，便不自禁地要採取其

偏見，尤其是尙當它們誇獎其自傲性適時候。

要想取悅於特殊的社會，我們底思想底視野並不一定要很廣大；但須理解這被人所呼爲世界的，從那裏流露出來，而且去研究它。反之，爲要在無論那種藝術和那種科學取得聲譽，因而值得公衆底重視，那就如我在上面所已說過的，必得要從事於很不同的研究。

假設有些人很感興趣去從事於論理學底研究。這只是由於歷史底援助和靠着深思默想底輔佐，他們可以隨其精神能力之不齊一，而造詣到相異的高度。在那裏，一個發見些城市，別個則發見些國家，這一個發見世界底部分，那一個發見宇宙底全體。這只是以這種觀點來看地球。就是把自己升到這個高度，就是好像它在哲學家前一樣，不知不覺地縮小成爲一個小小的空間，在他底眼內則採取一個渺小村莊底形式，住着許多不同的人家，題有中國、英國、法國、意大利之名，並且凡我們所給與一切不同的國家適名稱。由此，來考察風俗、法律、習慣、宗教、以及各種情慾、底奇觀，一個成爲對於這些民族底稱頌或譏笑同樣幾乎是無動於心適人，就能夠打破偏見底束縛，以冷靜的眼光檢查人們底意見底矛盾，毫不驚奇地由土耳其的宮廷看到尼僧院，帶着興致去賞鑒人類底愚昧底廣泛程度，才能以同一眼光去看

阿爾西比雅得 (Alcibiade) (註一〇) 割其狗尾和 穆哈默德 (Mahomet) 一一已關在一個洞內；一個是嘲弄雅典人之狂妄而另一個則享有世界底頂敬。

然而，這同樣的思想只有在沉靜與孤獨之中才能出現。詩人們說：假如繆賽 (Muses) 愛山林、愛牧場、愛泉水，這就是因為可以在此享受城市所沒有遊安靜！而且脫離社會底維微利益遊人，在此地所作關於他自己遊思索，乃是對於一般人所作之屬於人類和取悅人類遊思索。然則，在這種孤獨之中，人們無論怎樣，用功於藝術與科學底研究，又怎能分心於社交中人日常所做遊那些無限瑣碎的事呢？

所以，就是我們底哥爾勒伊 (Corneille) 及我們底拉風敦，有時，在我們底好友晚晏之中，他們還表現出是無有能為的樣子；就是他們底慈良，也幫着使人如此地判斷。社交中人，如何能夠在樸素的外套之下認識出知名之士呢？對於真有成功的，很少有人認識。大西得 (Taaité) 說過，如果大多數的羅馬人，為阿革里哥拉 (Agricola) 底溫和及樸素所欺，

(註一〇) 阿爾西比雅得 (紀元前 450—404)，雅典將官，有才，有野心而無道德。以一切方法引起社會底注意，割其狗尾以博雅典人之讚揚即其故事——譯者

在外觀底謹嚴之下去找尋偉大人物，是不會把他認識出來的。我們覺得偉大人物得免於特殊的人羣之輕視是太僥倖了，尤其如果他是謹嚴的，必得棄絕他們之間大多數底‘可感的敬重’。他只不過是微微地爲使他們滿意遊欲望所動而已。他模糊地感覺着這些社會底尊敬只不過是證明他底思想與他們的類似罷了；而這種類似每每是很少值得稱許的；唯有公衆底敬重才值得欣羨，那是唯一可喜的，因爲它常是公衆認識底酬報，且因而是一個真實的功績之證明。這就是爲甚麼，偉大人物，以任何必需的努力求見好於特殊的社會是毫然無能，而對於一般的敬重之博得却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統率諸王遊傲慢足以酬勞羅馬人底長期的軍事紀律之嚴酷，那末，被人敬仰遊高貴的快樂也就可以安慰那命途多乖遊名人。他們已得到這種敬重麼？他們自以爲是最喜歡的財富之領有者，實際上，不管人們對於公衆意見是怎樣地漠然，但每個人總要找方法去獲得對於自己遊敬重，而且自己越是自信值得敬重，越是自視爲最一般地被敬重着的。

如果需要、熱情、尤其是怠惰、不把我們底這個敬重底願欲窒息了，那末，便沒有人不努力於求得敬重，沒有人不需要公衆的選舉作爲他自己所有遊高尚思想底保障。所以，名譽底輕視及人們所謂把名譽作爲對於財富及對於敬重

遊犧牲，也常常是由於使自己成爲名人遊失望所啓導。

人當然炫耀其所有，而鄙視其所無。這乃是自尊底必然結果；如果人不能揭露其易欺，那就會把他激動起來。在同樣情況中，要使人明白他那些輕蔑底真實動機，或許是太刻薄了；所以，就是有成功遊人，也決不做出這樣野蠻底過分事情。所有的人（如許我順便觀察一下），只要不是生而惡的，只要情慾並未掩蓋其理性底光明，其寬大常常是不減於其明見的。這乃是一個真理，我不惜給以充足的證明與伸張，並在這方面給有成功遊人以公道，我對於他底寬大之同樣的動機，能夠更分明地看出他於特別社會底敬重所以不屑措意、因而他在那裏所以少有成就、遊原因。

如果偉大人物常常是最寬大的、如果他把人們不會加諸他遊一切痛苦看作一個善行，把那由他們底不公平所留給他遊一切看作一個禮物，如果他在別人底缺點之上加以憐憫底溫和的撫慰，並且如果他是很遲頓地才把它們看出，這就是因爲他底精神底高度不許他停止在某種個人底惡德及可笑的地方，而注意於一般人的這些事件。如果他看出人底缺點，這也並不是使用嫉妬者底惡意的和常常不公正的眼光；而是一種清爽的眼光，他之用這種眼光，正如兩個可以自相檢察遊人；他們，有認識人類的精神和心遊好奇心底

人互相考察，他們相互地把彼此看成兩個教育底對象、兩個道德的實驗之活生生的課程：這在件事情上面，與那些只有半個精神過人(註一一)很不相同，他們貪圖逃避他們過名譽，常常被忌妒底毒所吞噬，並且如果人們喪失其為可笑，則他們就會不斷地在別人底缺點底埋伏之處，喪失其一切的功名。人類精神底認識，決不屬於這樣的人。他們生就是用那窒息才能過努力去展布其才能底高名。功業有如火藥，愈壓迫得緊則其爆炸愈見有力。此外，不管你對於這些嫉妒者是如何地憤恨，但，他們仍舊是可憐甚於可責。功業底重視，使他們感覺煩擾；如其他們把它當作仇敵攻擊，如其他們是蓄意毒辣，這是因他們是不幸的人；這是因為他們在才能上追逐那功業對於他們底虛榮心所施過攻擊：他們底惡罪只是些報復行為。

有功業過人底寬大之另一緣由，就在他所有過對於人類精神過認識。他從人類精神方面多次地感覺其弱點；在一個羣賢會議底鼓掌當中，他有許多次如像佛西勇(Phocion)(註一二)那樣，很想回首過來問他底朋友是否他曾經說出很大的蠢話，因為常常隄防他底虛榮心，他對於別人樂於寬恕

(註一一) 意即俗話所說“牛續水”。——譯者

(註一二) 佛西勇，紀元前雅典大將及雄辯家——譯者

那些自己對也犯着過錯誤。他覺得「富有思想過人」(Homme d' esprit) 這個名詞，應當是雜多的愚蠢中過創造品；因此他必以感謝態度，而毫不心酸地傾聽那些平凡之輩所加於他過侮辱。這些平凡的人，在自己當中且暗地裏以他們那些加諸有名之人過訕笑、對於智能所說過那些侮蔑、互相誇許。其實他們是與那戰慄着出言侮辱主上過無情吹牛者沒有不同。

有功業過人底寬恕之最後的原因，在於他對於人類判斷之必然性具有明白的觀念。他知道我們底思想敢說是人生存於其中過社會、人所做過誦讀、及呈獻我們眼前過事物、之一些如此必然結果，以致一個高超的智慧同樣能夠根據呈現於我們前面過東西，推測出我們底思維，並由我們底思維就能夠推測那偶然所獻給於我們過東西之種類和數目。

富有思想過人知道人之成爲甚麼人都有其必然如是過道理。一切反對他們過憤恨，是不正確的；一個蠢人之帶蠢性，正如野樹之結苦果子一樣；你如果罵他，這就等於責備橡樹不結橄欖而結橡子；如果在他眼中平凡的人是愚笨的傢伙，那末他自己在平凡人底眼目中就是一個瘋子。因爲，雖然所有的瘋子不一定是富有思想過人，但至少富有思想過人，在那淺薄的人看來總常常像是瘋子。當爲情慾

不把寬大從活動遮斷時，寬大就常常可以做出光明的結果。但這主要地建立在那名譽之愛所啓示過高尚靈魂之上過寬大，使人明見，對於特殊社會底尊敬十分淡漠。然而這與取悅於公眾或所謂好朋輩之必需過生活和研究之相異的性質連結着過淡漠，幾乎常使這個有功業過人成爲社會上特出的人所充分不愜意過人。

這章所討論的，並不是與一個私人或一個小社會有關係過公正，但是真的公正，是與公眾有關而被尊崇過公正。只有這一類底公正，才是唯一的真夠得上稱爲公正，而一般地取得這種名稱。也只有在這個觀點之上去估量公正，才能形成清高廉正底明白觀念，並從這裏找着德行底引導。

然而，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可說公眾亦如特殊社會，在其判斷裏，唯一地是以利益底動機作決定底標準；他們只是把高尚、偉大、英雄等名號給予於他們有益過行爲；他們對於某某行爲決不以實施它所必需過力量、勇氣、以及豪俠底程度作比例去加以尊敬，而只是注意於這個同樣行爲底重要性和在那上面所吸取過益處。

事實上，假如一個人，由一軍隊當前過勇氣鼓動起來，單獨一人對抗三個受傷的人；這個行動，無疑地是可欽佩的，但這個行動也不過是我們底擲彈兵中千百人都能夠做

到的，對於這種行爲，他們決不敘說於歷史之內；可是，如果應當統治世界遊帝國，其安寧就繫於這一戰底成功，那末賀拉斯(Horace)便是一個英雄，爲其同國人所崇拜；而且他底名字就得永垂於史乘而傳播於後代了。

假設有兩人墜崖而死，這是撒浮(Sappho)及居爾修斯(Curtius)底共同的行爲；但在第一個是爲擺脫愛底痛苦，而第二個則是打救羅馬。因此，撒浮是一個瘋子，而居爾修斯却成了英雄。儘管有些哲學家對於這兩個行爲同等地給以瘋子之名，然在公衆，對於他底真實利益比他們更爲明瞭，決不把瘋子之名給予那爲他們謀利益遊人。

如果一個愚昧的將軍對於比較他更愚昧的將軍連打三次勝仗，這至少在他一生，享受一個爲人所不肯給予世界上最大的畫家遊榮譽。但這位畫家，要夠得上稱爲大畫家，只有他具有超出靈巧的人以上很大的優越、和精通一種無疑地是不很需要而却最困難的藝術才行。因爲翻開歷史，我們便看見無限的人物，例如歐巴米隆達斯(Epaminondas)、盧居拉斯(Lucullus)、亞歷山大(Alexandre)、穆哈默德、斯賓諾拉(Spinola)、克林威爾(Cromwell)、查理第十二，當他們指揮軍隊和打敗軍隊之同日，就已取得大將底名譽；至於畫家，無論他得之於自然有怎樣僥倖的資稟，如果他不曾消磨

至少十年或十二年底生活於這個藝術底準備的研究，他還不會被舉於有名畫家之列。然則，爲甚麼人們對於靈巧的畫家反不若對於愚昧的將軍之更爲崇拜呢？

這種榮譽底不平等的分配，表面上是這樣的不公，完全是由於這兩個人提供於其國家利益處底不平等。還可以詰問爲甚麼公衆對於幹練的議和大臣給以最高精神之名，而對於著名的律師則又吝而不與呢？是否第一個人所負事務底重要性，證明他身上所有精神比第二個人的更爲優越呢？對於辯論和結束兩個管轄區底封君底訴訟，豈不往往需要與那兩國講和相同底才智和精細嗎？然而公衆爲甚麼於律師則吝惜其尊敬而於議和大臣則大大地恭維呢？這乃是因爲公衆，常常不爲某些成見和執迷所蒙蔽，不知不覺間對於自己有利事務，能夠做極細密的推理。完全使他們以自己底利益爲歸宿底本能，正與以太一樣，透入一切物體，而沒有任何可以感覺的印象。他之需要畫家和有名的律師少於將軍與幹練的交涉家。因此，他對於後者底才能予以必需的尊重價格以便常常使一些國民努力於取得此種才能。

無論從那些方面着眼，我們總常常看見利益在主持公衆對於尊重的分散。

此外，假如公衆的幸福繫屬於在位者底功業，假如高位

很少地是爲偉大的人物所充任，那末、要想驅使平凡的人在
其職務之內竭盡可能的一切思慮和勤勞，這必然地要拿一
個最大的光榮底希望去煽動他們。單是這希望，就能夠把那
永難達到的平凡程度升提上去；如果公衆，對於他們底功業
是過嚴的估定者，那末由那取得它遊困難，不免使其對他底
尊敬減却興味。

這就是公衆所用以判斷在位之人遊祕密的寬大遊原
因；這寬大有時在人民中間是盲然的，但在富有思想遊人則
常常是明顯的。他知道人都是圍繞着他遊事物之學生；那向
偉大的人獻殷勤遊諛詞，處在給與他們遊一切教訓之先；並
且不能免去不公而向他們要求人所需求於一特別的人那般
同樣遊需要才能與德行。

如果那些在專制政權束縛之下遊民族，都是爲其他民
族所輕視，如果在蒙古及摩洛哥帝國之內，很少看見出名
的人物，這就是因爲如我在前面所已說過的，精神之爲物，其
自身無所謂大亦無所謂小，它只從所留意遊事物那裏借來
或大或小的名稱。然而，在大多數專制獨斷之政府下面，公
民不能夠對於專制君主沒有干犯而用力於自然權利、公衆
權利、論理及政治底研究。在這些東西上面，他們不敢上進
到這些科學底第一原理，亦不敢具有偉大的觀念；因此，他

們不夠稱爲偉大精神底頭銜。

設想許多人民所有過某些愚魯，這是一定的，他們爲其利害所開導，決不會沒有緣由地採用我們在他們當中過某些民族裏面所找着過那些奇怪的風俗；這些風俗之奇怪也就見得民族利益底多樣性。事實上，如果他們以道德一字，常常模糊地去理解公衆幸福底願欲，如果他們因此只把光榮這個名稱給那有益祖國過行爲，並且如果實利底觀念常暗暗結合於道德底觀念，那末，我們敢於保證那些最可愛的乃至最強暴的習俗，如我就要取例證明的一樣，都常常是以公衆幸福之真實的或表面的實利爲其基礎。

偷盜在斯巴達是許可的；在那兒，所懲罰的只是遭擒的偷盜之拙笨；還有比這個更奇怪的風俗嗎？然而，如果我們把李攷格 (Lyourguc) 底法律及在只以笨重而易碎的鉄錢爲法定流通過貨幣過共和國內對於金、銀過鄙視等情回憶一下，便會感覺到人們在那裏所能犯的只是菜蔬及鷄之類底偷盜。這樣的偷盜是常常以巧妙去做、屢屢以強硬去否認的，就保持了拿塞達摩利人 (Lacedemoniens) (註一三) 底猛勇及精明底習慣。許可偷盜過法律，因而對於這個民族是很有

(註一三) 卽古代，斯巴達人——譯者

益的。這個民族原不是怕奴隸之叛變少於怕波斯人底野心的，他們只有採取這兩種道德底保障，才能對抗這些人底謀害、如像對抗那些人底無數的軍隊一樣。所以一定的盜賊對於一切富有的民族是有害的，但對於斯巴達則有益，所以在斯巴達做賊成了光榮的職業。

在冬季之末，當食物底缺乏迫着野蠻人離開他們底小屋子。並且飢餓命令他們去打獵找尋新的糧食時，某些野蠻民族在出發前聚集起來，使他們底六十歲底老人升到橡樹上去，而使有力的臂腕搖動橡樹；老年人大多數都跌下來，並登時跌死，這種事實是已經知道的，並且世間沒有比這種習慣更為可惡了。但是，在已追溯得其起源後，便看出野蠻人把那些可憐的老年人之跌倒當作他們無力支持打獵之勞的證明，這是何等地可驚！要讓那些老年人在小屋子裏或森林裏去受飢餓或猛獸底殘害嗎？這倒覺得用突然的和必需的弑殺行為，還可使其痛苦底時間和殘暴減少，把他們底父親從太慘酷太慢的死底恐怖中拯救出來。這就是如此討厭的風俗底原理；這就是當一個轉徙的民族，為打獵和食物之需要、在廣漠的森林中逗留六個月，而找得這樣的野蠻行為底必需：這就是在這些地方，殺老遊事怎樣由於那使我們把這種事看成可怖的事這同一的人道原則所啓發所統攝的。

可是，如果不訴諸野蠻民族，那就放眼於一個開化了的民族，有如中國吧：要問爲甚麼中國把子女底生殺權交給父親，那就會看出這個帝國底土地，不管如何廣漠，有時也難於供給衆多的居民之需要：那末，在人口底增加和土地底豐饒之間過大的不均衡必然地給帝國而且或者甚至給天下招致殘忍的戰爭；我們可以設想到在凶荒的時候，爲預防無限的死亡和無謂的不幸起見，中國的民族，用意合乎人道，而方法底選擇却野蠻，遂以不很開明的人道情感，把這些殘忍行爲看成世界和平底必需。他（中國的民族——譯者）自己說：我在這裏犧牲若干不幸的犧牲者；對於他們，年幼和無知剝去了死底恐怖和認識，在這上面，或者就成了他所有的最可怕的東西。

這無疑地是對於抵抗人口之過大的增加之需要，及因對於這一樣的淵源，始成就了非洲底某些民族至今尚還保存着對於孤獨生活之滑稽的崇拜；這種孤獨生活者甯與野獸爲伍而不肯與婦女來往。

從前使瑞士人頒布一個命令不特准許而且命令每個教士都可以有一個妾媵，這也同樣是出於公共利益底動機與保護貞廉的美反對放蕩底危害之需要。

在哥羅莽得 (Genomandel) 海岸，婦女由婚姻守護神底

苛繁的桎梏底毒害得着解放，這也是以同樣的動機，用一又可厭又可惡的救濟之法，使立法家強迫婦女被焚燒於其夫丈底墳上以安慰其丈夫。

當法國只不過是一個廣大的森林時，誰能疑惑以宗教的命令實行遊荒地底賜予，在那時不應該允許，而這同一的允許底延期在現在不是荒謬而又有害於國家，正如它在法國從前還未開墾時之成爲賢明而又有用麼？一切的習俗，只能有一時的益處，正與斷頭台一樣，當審判廳已經建立起來，它就應當打倒了。

國家底利益，與一切人類的事物相同，就是千百革命底主題。同一的法律與同一的習俗，對於同一的人民相繼成爲有益及有害的東西。由是，我就可結論說這些法律必得輪流地被採用又被廢除，同一的行爲相繼地得着善或惡底名稱；不承認行爲之於國家同時是有益的又有害的，因之不掘崩一切立法及一切社會底基礎，我們是不能否認這個議論的。

我方才所談過一切，其總的結論就是德行只是人底幸福之願欲；因此我當作行動中遊德行看過公正，在一切民族內及各種政府內，只不過是有益於其國家遊行爲底習慣罷了。

我把一切的德行、其正確的攷察絲毫無關於公衆的福

利的，稱爲「成見底德行」尼僧底貞潔與那充滿印度迦苦行底嚴肅，就是如此；這種往往於國家不關痛癢甚至有害迦德行，對於服膺之者迦人乃是一種責罰。這些偽善，在大多數民族裏面，比較真實善行還要被尊敬些，實行這種德行迦人，比善良市民還要受着更大的崇拜。

凡我關於罪惡及成見底德行所已說過的，足夠使人感覺這些德行和真實德行迦區別，即是說與繼續增加公衆福利而且沒有它則社會就不能存在迦德行迦區別。

因此，我把這兩個種類不同的德行、分割成相異的兩種風俗底墮落：一個我名之爲「宗教的墮落」，另一個我名之爲「政治的墮落」。這個區分於我爲必要。第一，因爲我對於宗教所有與社會迦關係，哲學地並獨立地考察其公正；這就是我要請求讀者在這部著作底全書之內都不要失掉迦觀點。第二，因爲要免避那存在於崇拜偶像迦民族之內，在宗教底原理及政治和論理底原理之中迦永久的矛盾。不過，在進入這個檢討之先，我要聲明我所寫的是站在哲學家底資格上而不是站在神學家底資格上，因此，我只主張論究純粹人類德行。在這個聲明已經提出後，我就進入本題了。我說在關於風俗迦事件上，要把放縱底一切種類、主要是男子與婦女底放縱、名爲宗教的墮落。這種墮落，我並不是它底辯

護士，而且因為它得罪上帝，它無疑地是犯罪的，它與一個民族底福利不相容。相異的各民族，已經相信並還在相信這種墮落不是犯罪：它無疑地在法國是犯罪的，因為它傷損國家底法律，但如果婦女是公共的，兒童宣布為國家底兒童，它就會不見得十分是那樣子：於是這個犯罪政治地說來，就再不像那樣危險。實際上，如果遊遍地球，便可看見繁殖於地球上之各種不同的民族裏面，我們這被叫做放縱的，不僅不是當作風俗底墮落看待，而且是為法律所特許、甚至為宗教所聖化。

另外一種風俗底墮落，準備了帝國底沒落及宣布了帝國底傾覆的，我稱之為「政治的墮落」。

當構成民族之大多數的個人把他們底利益與公眾的利益脫離關係之時，則此民族就有政治墮落底腐敗，這種墮落，有時與前一種相連結，常常使許多的道德家把它們混淆起來。如果只顧全一國底政治利益，那末後者或許是最危險的。一個民族，即使有最純潔的風俗，如其為這種墮落所侵襲，是必然地形成內在的不幸、對外則沒有很多可怕的。如此一種帝國底生存期，依屬於偶然，延緩其沒落或加速其沒落遊偶然。

為要感覺一切利益底這種無政府狀態在一國之內是如

何地危險，就請注意那單單是一個集團底利益與共和國底利益適對抗所產生適害處：我們把我們底聖人底一切德行都給予邦斯 (Bonzes) (註一四)及達拉賓 (TalaPoins) (註一五)吧。如果邦斯底集團底利益毫不與公眾的利益相連繫；如果比方邦斯底信託在於人民底盲昧，那末，這邦斯，一定地是飼養他適民族之敵人。其對此民族，會如羅馬人之對於世界；內夥子講廉潔，對世界則為強盜。邦斯派之各個，特別是對於偉大是十分遠離的：所有他底成員常常是於不知不覺之中，為它底擴大而勞動；他們以為在那裏是為一個德行的原則所准許。因此，再沒有比一國內，一個集團底利益與一般的利益不相聯屬、更為危險的事。

如果，一直到現在，道德很少給人類以幸福，這並不是多數的道德家不曾把很多的精神的奧蘊及性靈的高尚結合於好聽的辭句，豐富的辯才和明晰的程度；而是，無論這些道德家曾有怎樣的高妙、總得承認他們未曾充分屢常地把諸民族底各種惡行看作它們底政府底相異形式之必然的依

(註一四) Bonze 僧人——譯者。

(註一五) Talapoin, 十八世紀, 歐洲人給予暹羅緬甸之佛敎僧徒
譯者名稱——譯者

屬：這也只有由這個觀點去觀察道德，然後道德才可以成爲真實有用於人類的東西。一直到現在，不已產生許多最漂亮的道德格言嗎？它們曾經改正過一些私人底缺點，這或者是他們也自行譴責的。此外，它們對於各民族底風俗，却不曾產生任何變更。這是甚麼原故呢？這是因爲一個民族底惡行，我敢說常常是隱藏在其立法底深處；要把發生這惡行底根株拔掉，應當是從這裏發掘。誰個沒有具有做這件事必要的勇氣或光明，則在這個絕境裏，就不能於世界有任何用處。要想把這與民族底立法相連結的惡行消滅而不在立法中做任何變更，這就是妄稱不可能，這就是拋棄被承認了的原則之正確的結論。

如果婦女底虛偽這個惡德是存在於自然底需要及由法律與貞操強迫婦女去感受的情感之間矛盾的必然的結果，那末以如此其多的叫囂去攻擊婦女底虛偽究有甚麼希望呢？在馬拉巴爾(Malabar)(註一六)及在馬達加斯加，如果所有的婦女都真實，這乃是由於她們在那些地方，並不喪失甚麼體面就可以滿足他們一切的幻想；她們有百般的嬌媚，其對於一結婚的男子之選擇，要經過多次的試驗然後決定。新

(註一六) 印度斯坦底地方——譯者

阿爾良(Nouvelle-Orleans)底野蠻人也是一樣的。在這些民族中間，大太陽(Grand Soleil)神底女兒，血統底公主，當其討厭她們底丈夫之時，就可以棄絕他們再嫁別人。像在這樣的國內，再也找不着虛偽的婦女，因為沒有任何利益可以使她們去成爲那樣的人。

我之推論到這些例證，並不是主張把這樣的風俗引進我國。我只是說，我們不能拿法律和貞操給婦女造成過虛偽、可以說一個必需，去責備婦女，就算合理；並且因此，在讓原因存在時是毫不能變更結果的。

現在，我們拿誹謗來做第二個例證。誹謗無疑地是一個惡行；但是一個必需的惡行，因爲在一切國家，凡是公民沒有參與公衆事務，這些公民，就少有感覺教育自己過興趣，必然困頓於可恥的懶惰之中。而，如果在這種國家內，投身社會是時髦的和通行的，而且在那裏要以好的樣子談很多的話，愚昧者不能談論事物，自必然地談論及人。一切頌揚都是令人厭煩的，一切譏諷都是令人開心的；因爲可怕的是厭煩，愚昧者遂不得不成爲誹謗者了。除了剷絕產生這種惡行過原因，除了使公民不懶惰，因而除了改變政府底形態，我們是不能掃除這種惡行的。

爲甚麼在特殊的社會之中，富有思想的人通常都是比

世俗中人，要靜默些？這是因為前者，留心於巨大的事物，除了那些如巨大人物與巨大事件有直接相關的而外，他通常是不談論私人的。這是因為富有思想的人，除了報復而外不議論他人長短，所以議論人長短適時候極少；至於世俗中人，則反之。他們幾乎常常是爲了說話而不得不說長道短的。

關於誹謗我所要說到的，就是以對於放肆(Libertinage)適誹謗爲首，道德家之反對放肆，常常加以猛烈的攻擊。放肆很一般地被認爲奢侈之必然的繼續，我在此當加以證明，而，如果奢侈，照我離得遠遠地但却照大衆之所相信去加以思索，却是對於國家很有用處的，如果像容易指示它出來一樣，不改變政府底形式就不能阻塞對奢侈適趣味，並使公民實行節儉底法律，那末，這只會在這方面適若干改良之後，才可以自詡說是把放肆底趣味消滅下去了。

對於這個命題適一切叫囂，都是神學地好而不是政治地好。政治與立法所討論適對象，是人民之偉大和世俗的福利，那末，相對地在這個對象上，我可以說如其奢侈是真實有益於法國，要想去引進一個嚴格風俗與奢侈興趣全不相容，那就是可笑的事了。在商業與奢侈所提供於國家、適如其分地構成適國家底益處（對於這種益處應當放棄那爲驅除放肆適益處）與婦女底愛所招致適無限渺小的壞處之間

不能成立任何比例。這等於在一個富饒的鑛中發見一點銅底小片夾雜在黃金礦脈之內而遂不滿是一樣的。無論甚麼地方，奢侈是必需的，把豪華看成道德的惡行乃是政治不合邏輯之論！並且如果要給它保存惡行的名稱，那末就應承認某些世紀及某些國家這惡行乃是有益的，而埃及底富饒是應當歸功於尼羅河底淤泥。

實際上，如果我們政治地檢察豪華婦女底行爲，就會看出她們在有些事情上誠然是可以責難的，然在它方面，却是於公衆極爲有用；比方她們對其財富之通常地使用，於國家實比那最賢良的婦女還有益得多。求歡愉適願欲，引導豪華婦女走進花邊店、走進布疋商店或時裝店，不僅使她們把無數工人從那使他們奉行節儉的法律適貧乏之中拔出來，而且還啓示她們以最開明的慈善行爲，在奢侈有益於民族這個假設之內，豈不是豪華婦女激起工匠底奢侈工業而使他們一天一天地更有利於國家嗎？賢明的婦女，對於乞丐和罪人是很寬大的，她們受其指導者底忠告實在還不及豪華婦女受求歡愉底忠告之爲愈。這些人養活有用的公民；而那些則養活無用的男子，或甚至是這個民族之敵人。

由我方才所說的看來，只有在一個民族底立法之內有了改變以後，才能夠自翻其在一個民族底觀念之內有所改

變；風俗底改良是應從法律底改良做起；在一政府底現刻的形式之下，反對一個有用的惡行遊叫囂，如果它們不是枉然的，那便是政治地有害的；可是它們總常常是枉然的，因為一個國家底羣衆，除了法律底力量，從沒有甚麼可以動搖他們。

我說一切人都只傾向於他們底幸福；我們不能使他們逃出這個傾向；要想這樣做是無益的，而且在那裏所成功的只是危險；因此，只有把個人的利益與一般的利害聯繫起來，才能使他們成爲有德之人。這個原則提出後，顯然地，如果不與政治和立法混合起來，則道德不過是一個無關重要的科學罷了。由此我們可以結論說要想對於世界有益，哲學家應當以立法家靜觀事物遊觀點去考察事物。他們沒有爲同樣的權力所武裝，必得受同樣的精神之激動。指示法律是道德家底事，而立法家則調以權力底印章而保障其實施。

在道德家常中，深刻地被這個真理觸動遊人，無疑地爲數甚少。在那些具有達到最高思想之精神遊人們當中，還是有很多，對於道德底研究及他們所描寫遊惡行底真像，只受個人的利益及特殊的仇恨所衝動。他們因此只能對社會內不便的惡行之描畫依依不捨；他們底精神逐漸拘縮於他們底利益圈內，卽刻便沒有達到最偉大的思想之必需的力量

了。在道德底科學內，精神底增高每每在於靈魂底增高。在這方面，要想把握着真真有益於人遊真理，必須要有熱中於一般的福利底情操；可是不幸的，在道德與在宗教一樣，總是有不少的偽善者。

一個道德家，只有由他底私人利益之絕對的擺脫，由於立法底科學之深刻的研究，才能使自己成有益於其祖國遊人。那末他就該對於一法律或者一習慣底利益及不方便加以權量而決定何者應當保留或何者應當廢除。人們只是太屢常地迫於將就許多的謬誤，甚且將就野蠻的習慣。假如在歐洲，如此長期地容許了決鬥，這是因為在這些地方，例如羅馬，人們決不為愛國心所刺激，其價值也決不是由於繼續不斷的戰爭之所練習，道德家或許不能不想像出其它方法去維持公民身上遊勇氣，去供給國家以驍勇的防衛者；他們以為由於這種容許，就可以拿一個細微的害處作為代價去購得大大的好處；他們在決鬥底特別情況內是弄錯了；但在千百其它的情況，都可使人做出這個選擇。我們要辨認天才，往往只有由兩害之間所作遊選擇上面着眼。一切依戀着這個改善底錯誤觀念之偽學者，與我們是了不相干的。在一國內，這些無精神而叫囂遊道德家，集中於一個觀念底小範圍內，繼續重複他們所拾於人遊唾餘，不住地勸人節制願

欲，想把一切人心中遊情慾通通消滅：他們不覺得他們底教條，對於位置在某些環境中遊某些個人或者是有用的，但對於採用它遊國家就只有傾覆底作用。

實際上，如果，正像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強烈的情慾，就如希臘人和羅馬人底驕大及愛國心，阿剌伯人底幻想，弗利布留爾人(Flibutiers)(註一七)底貪吝，常常醞釀些最可怕的戰爭，無論是誰，只要以無情慾遊人去抵抗這樣的兵士，就等於驅柔順的羔羊去抵抗兇猛的豺狼一樣。所以，聰明的造物，在人心中，早安排下一個防衛能力，來反抗這些哲學家底推理。同樣，許多意志屈服於這些教條遊民族，他們事實上常常覺有不馴良在。如果人民沒有這個不馴良性，而十分細心地遵照他們底格言，就會變成其他民族底輕侮者和奴隸了。

要決定我們應把情慾之火煽起或節制到甚麼程度，必須有能夠涵蓄一個政府之全部遊廣大的精神。誰具有這種精神，誰就是由造物注定了遊在立法家之旁去充任思想大臣底職務，並且證明西塞諾(Cicéron)這句話，一個富有思想遊人決不是一個單純的公民，而是一真實的立法家。

在闡明道德底最廣大最健全的觀念對於世界所提供出來遊利益之前，我以為能夠隨便指示出。這些同樣的觀念，

(註一七) 七八世紀時美洲海賊——譯者

會在一切科學之上、尤其在歷史底科學之上、無限地放出光明來；這些科學底進步，同時也就是道德之進步底結果和原因。

對於歷史底真實目的底教養愈豐富，著作家於是就不描寫國王底私生活，而只描寫那特別的瑣事以揭露出他底性質；他們再不那樣有興趣地去描寫他底習慣、他底惡行、及他底家庭道德；他們會感覺到公衆對於國王遊要求是從他們底命令上打算而不是去計較他們底晚餐；公衆之喜歡認識王侯之爲人物，只是如人之參與王侯底議會一樣；他們對於幼稚的逸史，爲教訓人及取悅人，必得代之以公衆的福利或困厄遊原因及產生這些之可愛的或可怕的描畫。這就是要對於這個應有無窮的思索和有用的改良遊描畫作一單純的暴露。

至於公衆在其中所取得遊益處，無疑地是大有可觀的。因此，對於這同樣的原則，大膽地說，很可以做成一部公正底要理問答；其簡單的、真實的、以及合於一切精神底程度遊、格言，教人民懂得道德，在它所計劃遊目的之內是沒有變化的，而在特別拿來完成這個目的之方法內就是可變的了；因此，我們必須把行爲在其本身當作是沒有不同的東西看待；感覺到決定行爲之值得尊敬或輕視的乃是國家底需

要；最後，這是立法家用他對於公眾利益應有之認識去固定每個行為停止其為善而變成惡之瞬間。

這些原則一經接受，立法家便可以如何容易地熄滅輕信及迷誤底炬火，滅除謬妄，改良那些在建立之時或許有益而自此以後便成了很有害於世界之野蠻習俗呢？這些習俗之存在，只是靠着恐懼；在這裏，沒有激起那些習於某些行為底實踐為德行之人民底暴動，沒有點起長期的而且殘忍的戰爭之火，並且最後沒有招致這些，在平常人看來全屬偶然、而只具有廣博的性質與精神之人才能真實地預見和平、之叛亂，是不能廢除這些習慣的。

所以這就是在削弱人民對於舊法律和舊習慣之愚笨的崇拜中，要把帝王放在肅清那為罪惡底大部份所蹂躪之土地這種情狀下面，並要供給他們以保障帝國之延綿之方法。

現在，當一個國家底利益起了變化時，法律在其建立之日本是有益之法律，對於國家則成為有害之東西了，這些同樣的法律，以人永遠保有尊重它們之心，故必然地要使這個國家即於覆亡。

事實上，任何人考察宗教（它除開我們的，一切都由人一手所造成），都會覺得它們從不是一個具有深刻而廣大的精神之立法家所造成之作品，而是一個心地窄狹之個人底

作品，因而，這些虛偽的宗教從不是建立在公衆福利底法律
和原則基礎之上的。這個原則，永不變動，但在其於一種人
民可以繼續存在之所有各種地位遊應用中則能屈伸，是唯
一的原則爲規照亞拉斯達斯，(Anastase)、里柏耳打 (Ripp
erda)、多馬士-枯利甘 (Thomas-Koulikan)、及格勒汗吉爾
(Grehan-Gir) 底例子立一個新宗教底計劃並使其有益於
人遊人們所必得承認。如果，在虛偽的宗教之構成內，常常
遵守這個計畫，那就對於這些宗教保存了於它們爲有用遊
一切東西；人們決不會破滅地獄 (tartare) 與極樂世界 (élya
ée)；立法者常常隨他底高興，按照他底想像力之或大或小，
造出或多或少地可愛或可怕的景象。這些宗教，單純地從它
們所有遊害處剝取下來，並不會屈服精神於愚昧的迷信之
可恥的羈軛之下；罪惡和迷信已經從世界上消滅了！

如果立法家因此對於上面已建立的原則准許在法律、
風俗、以及虛偽的宗教之內、去做出時間和環境所要求遊一
切變化，那末，他便能夠吸乾無窮罪惡之泉源，而且無疑地
在延綿帝國底壽命中，保障人民底安息。

此外，這同樣的原則，在使我們看出連結一國底風俗於
法律之必然的依屬和使我理解道德底科學不是立法底科學
自身以外遊甚麼東西時，其散射於道德上豈不是有如何的

光明嗎？誰個懷疑，最勤勉於這個研究遊道德家們，不能夠使這個科學達到這種完善底程度，即精神最好的人現在只能夠豫料，並且或者對於那種程度他們決不想像它能夠達到呢？

如果，差不多在一切政府，所有的法律，彼此不相連貫的，彷彿是出於純粹偶然遊作品，這就是由制定法律遊人，為不同的觀點和利益所引導，很少顧及這些法律彼此之間遊關係。像這樣的法律全部體系之構成，就有類於某些島子之構成。有些農人，要掃除田中遊樹木、石塊、草、以及無用的淤泥，為做這事，他們把那些東西投在一條河裏，我們便見着這些物質，由流水載着，堆積在有蘆葦遊周圍，凝結起來，最後便形成一塊堅實的陸地。

但，他們底出色，完全是成就於立法家之觀點底齊一與諸法律之間遊連屬。不過，要建立這個連屬，必須能夠把所有的法律建立於一個單純的原則之上，就如公衆利益這個原則，這即是說，服從同一政府形式遊最大多數人底利益；這個原則，沒有人能夠認識其全部的廣大和豐饒；這個原則，包涵一切道德和立法，經很多人反復地道及，但不懂得，並且就是它底立法家，至少如果以幾乎全球底一切人民底痛苦去判斷，他們還不過懂得一個表皮而已。

既然從前只有僧侶才知道寫東西，那末，我就只能夠從他們底作品和講經中取得我底例證。只要是讀過它們遊人都不會看不出麥羅特(Menot)底東西及布大魯(P, Bourdaloue)底東西之間，太陽底騎士(Chevalier du Soleil)克列威王后(Brincesse de Cleves)之間、有好多差異。我們底風俗已經變了，我們底光明是增加了，在今天，大家就要非笑那往昔人所讚美的東西了。誰個不笑那波爾多底一個傳道者底講道，誰個要證明死者對於為他們祈禱上帝且因而給金錢於修士遊任何人表示各種感謝，遂坐在椅子上，嚴重地宣講說贖罪處底一切靈魂，對於那唯一是由金錢丟在聖座及水盂內放出來遊鐘鏗之聲，互相取笑，以致造成哈、哈、哈、

(註一八) 在這些時代，無知竟到這種樣子：有一個教區中住持牧師，與教區的人因教堂內鋪石造費用，由誰付出一事涉訟；這個牧師裁判官準備處罰他時，就引出吉納米(Jérémie)底這一段：Paveant illi, et ego non paveam。裁判官只知這答覆那個引語：他遂下令說教堂底鋪石由教民出錢。

有個時候，教會把科學和寫底技術當作世俗浮華的事情，是一個基督徒所不該做的。人們甚至說，對於這件冰聖·吉洛梅(Jérôme)為想學西塞羅底體式，曾被天使鞭打。修道院長加耳多(Carlaut)則去修道是因爲仿學得太壞。

唏、唏、唏、這樣地笑聲呢(註一八)。

在愚昧時代底素樸之內，事物表現出來遊樣子，與在智識開明遊時代觀察起來所表現的大不相同。情慾底悲劇，作為我們先鋒之善的表率的，現在由我們看來就覺得是不好的表率了。以往在神學底學校裏，差不多一切糾纏着人遊精細的問題，也會與這是一樣的。今天，再沒有比正規地去爭論下列的問題更為無禮的了，這些問題就是要求知道：上帝在彌撒獻餅中是着衣的還是赤裸裸的；上帝究竟是全能的，他有無犯罪遊權力；上帝能否具有婦女底、魔鬼底、驢子底、岩石底、香瓜底性質，以及千百種還要無稽的別的問題。

無論人們對於科學是如何地不公正，無論是人們認蔑科學說它們敗壞了風俗，但這是確定的，我們底僧侶底科學在現今之純全與它們這時底腐敗有同樣的程度，這只有去把歷史和古代的傳道者一考察便可明瞭。他們當中最出名的梅牙耳(Maillard)及麥羅特常常把這幾字放在口邊：Sao ordotes, Religiosi, Conoubinari。梅牙耳寫着：“名字註在魔鬼底簿子上遊犯罪，無恥之徒；如聖•伯爾納(St. Bernard)所說遊小偷，竊賊，你們想想以為你們底福利底創造者賜福於你們是叫你們除了與女人同盃共蓋嬉戲無度而外不要過別的生活嗎？至於你們，大院主先生等，恃有驕氣，養活些

馬、犬、女子，請問問聖·愛簡勒(Etinne)是否有過這種生活遊天堂，常常大吃大喝，天天都在設席擺宴，把教會底財物與耶蘇苦刑像送給浪漫的女子”。

我不再停止在這些粗野時代底攷察上，這個時代，所有的人，迷信而勇敢的，專以修士底故事與騎士底高尚行為自娛。趣味和樸實常常都是很單調的；在哲學底革新以前，即是生產在相異的各世紀底作家，其寫作都是同一的調子。所謂趣味就以認識作前提。在尚屬野蠻的民族之中，既沒有趣味可言，國內也沒有趣味底革命；這至少是要在開明的時代，趣味之革命才成爲很可注意的事。然而，這種革命，常常都是要有在政府形式、風俗、法律、以及民族地位之內遊某些變化居其先的。所以，這裏便有一個依存關係暗暗地建立於一個民族底趣味及其利益之間。

可是，在我們生存着遊世紀，在警察於這方面十分改善、此外我們再也不受同一的偏見所制遊時代，很顯然地是在照樣請教於我們底利益中，我們必只以淡漠的態度去看那種無關於社會中和平與調協之維持、而僅會招致無益的擾亂和殘暴、遊情慾底描畫。爲甚麼有些悲劇，充滿了由愛國心所發之猛烈的和勇敢的情緒，然而在我們心裏，只不過留下微弱的印象而已呢？這成爲很少見的，是人民把某種

勇氣和德行與極端的服從相聯。這就是爲甚麼羅馬人一旦有了一個主人遊時候，就立即變成卑賤的人；而結果則如荷馬所說：

可怕的時刻把一個自由的人加上鎖拷，就把他底原先的德行奪去了一半。

由此，我可以結論說，在孕育偉大的人物及偉大的情慾遊自由世紀，同時也就是人民眞眞能夠讚美高貴的和勇敢的情緒遊世紀。

一個民族在政府或風俗方面所起遊一切變化，必然地在其趣味方面引起一些革命。從這一世紀到那一世紀，一個民族，是隨着刺激他們遊相異的情慾而對於同樣的事物發生不同的感覺。

人底感情，與他們底觀念相同，也有這樣的情形。如果我們只設想在他人心中遊觀念與我們的相類似，那末照薩呂斯特 (Salluste) 底說法，我們便只能爲那強烈地刺激我們自己遊熱情所感動。

要爲某種情緒底描寫所感動，必須自己已經就是這種情緒底扮演者。

這乃是某種性質底弱點，到我們底風俗中來遊變化和豪華之必然的繼續，奪去我們靈魂中遊一切高尚和一切力

量，已經使我們愛喜劇甚於悲劇，它在現在也只是一種高尚體式的喜劇，其劇幕都是王宮中所伴演的。

這恰是國王權力之幸運的增長，削平了叛亂，降低了市民底條件，幾乎完全把他們驅除於喜劇戲幕之外，在那裏，我們不再看見善良面貌及偉大人物，——這些人，在此地確實是佔據着普通生活的人所有遊地位，純粹是現代的市民。——請看現在甚麼是那些應當把廣大而經久的成功連結於迅速而光輝的成功之上遊作品。

只有用那照我底原則、知道連結經久的實利於暫時的實利遊作品，才能同時得着這兩種成功；這就如某些性質底詩、小說、戲劇，以及道德底或政治底著述：對於這，最好是注意這些作品，一是把那些依存於風俗、成見、以及它們出現遊時間和地方遊美剝脫，在後輩人底眼目中，只能保存單是對於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所共有遊美；荷馬以此理由，對於我們與其對於當時底希臘人，比較起來，表現總不見得那樣的可愛。但，這個損失，若大胆說來，這個成功上遊減價，是隨着那存在於一個作品之內而且常常是參差不齊地與當日底美相混合遊經久的美優勝於當日底美之多少，以決定其大、小的。為甚麼著名的摩利葉 (Molière) 底『博學的婦人』(Les Femmes Savantes)，已經不如他底『傑客

人】(Avaro)、他底「偽善者」(Tartufo)及他底「孤僻者」(Misanthrope)之受推重呢？人們並不曾計算這些戲劇之每本裏面所包含遊觀念底數目；因而人們也就不會決定對於它們之應有遊推崇程度；可是，人們已經感到一個喜劇，比如「慳吝人」，其成功是建立在對於一個經常存在、而且經常有害於人之惡行底刻畫，它必然地在其仔細中，包含着類於這個主題之好的選擇之無限遊美，即是說經久的美；反之，一個喜劇，如「博學的婦人」，其成功是依據於一個臨時的、滑稽的、只能放出些一時的美底光彩，這最與這個主題底性質相稱、且或者最適於給公衆以活耀的印象的，不能使它有那樣地經久。這就是爲甚麼我們少於看見各民族內遊有才幹遊劇本從這一個戲園到它一個戲園都能夠得着成功遊原因。

爲甚麼辯才在共和黨人裏面是很厲害地受人推崇呢？這是由於在他們底政府底形態之內，辯才打開了財富豐饒和偉大底生涯之門。然而，一切人所有對於黃金和名譽遊愛戀和尊重，必然地應當在取得它們底方法上加以思索。這就是爲甚麼在共和國內，人們不特崇敬辯才，而且崇敬一切能夠用以造成演說家遊科學，如政治、法律、道德、詩學、或哲學。

反之，在專制國內，如果人不甚重視這同一的辯才，這

是由於它不能使人達於幸福；這是由於它在這些國內，差不多沒有任何用處，一切用命令指揮就是了，無需勞神去說服人家。

因何而有軍事科學在英國之重視不如在羅馬，而在希臘則沒有所謂重視？這是由於英國人現在比羅馬人近於迦太基人，他們以其政府底形態和物質底地位，需要偉大的將軍更不若其需要靈巧的商人之甚；這是由於商業底精神、必然繼之而引起奢侈和溫和底趣味的，每天在他們眼目中增加黃金和工業底價值，每天都減少其對於戰爭技能並且對於勇敢逾推重；德行在自由的人民，為民族的驕大所長久地維持；但它，日益衰微，或者便是這個民族之沒落和屈服逾遠因。如果反之，那些有名的著作家，如像洛克和阿第松（Adisson）底例子所證明的，一直到如今，在英國比在其它任何國都覺受榮寵些，這便是由於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一般的事業、而富有思想逾人又能拿公衆底真實利益去開導他、逾國家，要想人們對於工業不加以極大注意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因為這個理由，在倫敦，能夠很平常地遇着受教育的人，在法國是很難有這種相遇的；這並不如人所主張此乃由於英國的氣候比較我們的要便宜於精神些：在戰爭、政治、科學和藝術方面，我們底著名人物底名單上所列的，比

他們的要多些。如果英國的領主一般地比他們的更加開明，這就是由於他們努力去受教育；這就是我們底政府形態比諸他們的所能有之益處底酬報，他們所有的，在這方面，超過我們得很大；他們所保持遊益處直至於奢侈完全敗壞了他們底政府底原則，暗地裏屈之於服役底羈韁下，並教他們輕於才而重於富。直到今日，在倫敦，受教育是有價值的；而在巴黎則是一個滑稽的事。這個事實就是以把一個外國人當奧爾良 (Orléans) 公爵這個攝政王以歐洲各民族底性質和天才之異點問他時所給回答予以證實了。這個外國人向他說：“回答國王殿下遊唯一方法，是向殿下把各民族內最平常地以歸到一個表現其社會遊人底身上來作答遊第一問題，重複一番”。他於是接着說，“在西班牙，人所問的是：這就是第一階級上遊大人嗎？在德意志：他能夠進入教務會議嗎？在法蘭西：他到宮中去是好的嗎？在荷蘭：他有多少黃金呢？在英吉利：這是甚麼人”？

這同樣的一般利益，在共和國及混合憲法的國內，主持着尊崇之分配的，在服屬於專制政治遊帝國內，也是這同樣的尊崇之單一的分配者。如果，在這些政體之內，人們不重視精神，如果在伊斯巴罕 (Isbahan)、在君士坦丁，對於有助業遊人還不若對於宦侍、內侍臣、或者總督之被重視，這是由

於在這些地方，人們沒有尊崇偉大人物過任何利益：這並不是說這些偉大人物在那兒無用或不需；只是在以其集合形成公眾過個人中，沒有任何人有求為偉大人物過利益，因此就使人感覺到他們中過個人對於他不願做過事常常總是不很重視。

對於在功業底貪圖被幸運企圖所排除過民族，是從不推重才能的，財富和尊貴就過於普遍地為人所羨望了。而，為要得着幸運，在那一個地方，有頭腦的人不是無可如何地把那應該用在專一而持續的研究以上使任何一門得傑出之成功過時間喪失於一個庇護者底客廳之內了麼？為要取得大人先生底寵幸，他不應該屈身於任何諂媚、任何卑污麼？假使生在土耳其，就必忍受土耳其王或王后底輕視；在法國，就應忍受封君或在位者底侮辱；他，輕蔑其具有一種與自己太不相同的精神，把他看成一個無益於國過人，不做認真的事業，至多不過是像一美麗的孩子以靈巧的兒戲為務罷了。此外，在位過人之於有成功過人，暗地忌妒其聲譽，明則與他們以譏評，其接納他們也由於裝點門面的多於趣味相投，簡直是在表示他底府第中甚麼人都有。如此，怎樣想像得到一個為光榮底情慾所激動、遂拔出之於快樂底恬靜過人，竟微賤到這種程度？任何生而欲顯令名於當世過

人，常常是站在反對大人先生遊前衛的；他所連絡的至少不過是這些人：其性質與精神，生就是尊重才能而在大多數社會中感覺煩悶的，遂在那裏像僑居中國遊兩個法國人相遇，一見便成知交那樣遊快樂，找尋富有思想遊人，結識富有思想遊人。

專為形成名人遊性質，使他們必然地顯示出對於大人先生及在位遊人底仇視，或至少是淡漠，這在一些民族如東方的，他們被其政體和宗教弄愚笨了，老是生活在可恥的愚昧之中，大胆說來，是居於人與獸之間的，尤其這樣。

在已經證明對於功業之尊崇底缺乏、在東方、是建立於人民用以推重才能遊利益甚是稀少之故、以後，為要更好地感覺到這個利益底勢力，我們把這個原則應用到我們最為熟習遊事物上去就行了。如果我們攷察為甚麼那隨我們底政體而變化遊公眾利益，給我們以例如對於詳細考究之如此的討厭；為甚麼語調於我們是那樣的難堪；那末，便會感覺到詳細考究是煩難而且令人疲勞遊事情；公民以我們底政體之故，其需要教育少於遊戲。他們一般地只喜歡那種使他們在晚晏時感覺愉快遊精神；因此，他們自然要輕視推理底精神；一切都或多或少地與這個課業上遊人相像，他對於一個賢智的人在他底意見之證實上所呈遞遊推論感覺厭倦

還不如其感覺煩雜時，打緊地叫道：‘嘿！先生，我不願人家給我證明’。

在種種快樂中，愛情底快樂是最有生氣的；要想享受它，必須對於婦女成爲滿意的人，一自感覺愛底需要，則取悅於人底需要也就在我們底心靈中燃燒起來了。不幸有些情人有如生翅遊昆蟲，以其所生息着遊草底色爲色；這就只有借助於被愛的物之相似，才能達到使人喜歡。所以，如果婦女以人家給予她們遊教育之故，應使所獲得之輕佻和寵愛多於觀念中遊力量和正義，那末我們底照她們底精神而改變遊精神，因此，必會受同一惡行底影響。

這只有兩個保險的方法。第一、這就是改善婦女底教育，更加提高她們底心性，更加展開她們底精神。如果對青年底師保有所親近，無人懷疑不把它提高到最偉大的東西，懷疑美底手在我們底心靈中播下精神和德行底種子。第二個方法（這自然不是我所要採訪的），這將是從貞潔底殘餘方面，解放婦女，其犧牲會使她們有權利去要求她們底情人之永久的尊敬和欽仰。於是婦人底寵愛，變成最通常的東西，表現得不十分珍貴；於是獨立、更聰明的男子，在她們身邊所喪失的只不過專爲戀愛之樂而犧牲遊時間，因此，能夠以研究和思維去擴大其精神、強健其精神。在一切民族

和一切國家，凡是忠於婦女之偶像崇拜的，應使其成爲羅馬人或土耳其國王；處於兩派之間是最危險的。

我以上所說的，證明人民底性質、天才、以及興趣、之可驚的變異應當歸屬於政府底、因而民族利益底、多樣性。如果有時以爲對於一般的尊崇察覺了一個重行排列之點，如果檢察起來，軍事科學差不多在一切民族，都被視爲第一等的東西，那末，這就是因爲偉大的將軍幾乎在一切國家是最有用的人物，至少要直到一個世界的、並且是不可動搖的、和平約法出現之前，是這樣的。這種和平一旦堅固，人們就會毫無異議地把那對於世界最大的軍事首領遊傾慕，給予在科學、法律、文學與美術之中著名的人物；由是，我可以結論說一般的利益，在每個國家之內，就是它底尊崇之唯一的分配者。

也有些國家好像是特別的樣子：如果我們底各個自信是不弱的，把矛盾放在對抗之列以內，對於他人所能尊重和讚美的只是自己的精神，那末，每個國家同樣地，對於其它的國家也只尊重其與自己相類遊思想；一切相反的意見於是在它們之間都成爲輕蔑底根芽。

如果從天降下一位賢人，在其行爲當中他所咨訪的只是理性底光明，則這位賢人會在全世界上都被目爲瘋狂者。

蘇格拉底(Socrates)說，他之在其他人底面前，會像一僱醫生在兒童底法庭之前被做糕餅遊人控告他曾禁止他底糕餅，他在那裏，對於第一首領，定然像罪人了。他底意見儘管是支持在最堅強的證明上面，也屬枉然。一切民族在他看來，都像這個駝背子底民族，印第安的寓言家們 (Faulstich Indiens)曾說，在這民族中到了一位美麗、年少、並且是身體結構得好遊神；他們接着說，這個神走進首都，就被很多的居民環繞着看；他底面貌對於他們儼然是非常的，喧笑和譏諷都表示了他們底驚異。人們對他遊凌辱將更加厲害，如果要使他脫險，不是一個居民、自然沒有見過駝背子以外遊人遊、突然喊道：“嘿！我底朋友，我們要做甚麼？不要侮辱這個不幸的冒充人遊人。如果天已經把一切美底資質賦予了我們，如果他已經給我們背上裝飾了一座玉山，爲了對神仙表示充分的感激，我們走吧，進廟子去酬答神恩啊！”如果不是這樣地說，要使他脫險，行麼？這個寓言就是人類虛榮性底故事。一切民族，都是讚美由自己底缺點而輕蔑相反的品質；要想在一個地方得着成功，必須是在其所遊歷遊國內做這一個底駝子底提織人，「像那個居民一樣」。

回想那戰事底呼聲驚醒了歐洲一切國家遊時候，戰爭底爆裂轟動法國南北遊時候，假設在這時，有一個公民、精神

還十分熱烈遊共和黨人，到了巴黎，出現於體面的社羣中；當他在那裏看見每個人以淡漠的態度對待公衆的事，而只津津地留心於時髦、豔史、或者一隻小犬，他當要如何地詫異！

關於精神，我從其對於各種國家遊關係加以攷察時所說過遊一般的結論，就是利害乃民族對於他們底風俗、習慣、以及相異的精神種類所有之尊崇或輕視底唯一的分配者。

對於這個結論，所能提出遊唯一的抗議，就是說：如果利益是加諸各種不同的科學和精神之尊崇底唯一的分配者，那末爲甚麼有用於一切國家遊道德又不就是最受尊敬的东西呢？爲甚麼笛卡兒(Descartes)、牛頓底名字，比較那在其作品中證明有同於他們遊精神遊尼古爾(Noole)、伯魯邪爾(Bruyère)、以及一切道德家、這些人底名字還要顯著些呢？我可以回答，這乃是由於大物理學家以其發見常有補益於全世界，而大多數的道德家，直到現在，並不曾有助於人類。重三便四不停地說爲祖國而死是很漂亮的，又有甚麼用處呢？一個格言並不能造成一個英雄。要夠得上尊崇，道德家們必須把他們那犧牲在構成德行上遊格言之時間和精神，拿來用到專於形成勇而有德遊人物之適當的方法底尋覓上去。

要促進科學底進步，單說這科學有益於公衆是不夠的；必須使每個形成一個國家遊公民都能找出某種改進科學遊益處。所以，在地球上一切民族所已經過遊種種革命之內，公衆的利益，即是說一個良好的道德原則必得常常建立於其上遊最大多數底利益，並不是經常與最強有力者底利益相符合的，因此，這後者，對於其它科學之進步雖很淡漠，但對於道德底科學之進步則必作有效的反對。

事實上要求超出於其同輩公民而爲其第一人遊野心家，把他們踏在他底脚下遊暴虐者，弄他們來俯伏拜跪遊迷信者，這一切各種的人類之大禍根，這一切種類底極惡大罪人，爲其特殊的利益所迫，而建立與一般利益相反遊法律，已經很使人感覺到他們底勢力只是以人類底無知和愚蠢爲基礎的：所以，他們對於凡是給民族發現道德底真實原則，將其它一切痛苦和一切權利揭破並使其武裝起來反抗不公平遊人，總是經常地強制他靜默。

人們會要說：甚麼人類底仇敵遊反抗道德之進步呢？

這不真是國王了，而是其他的兩種強有力的人。第一是那些迷信的人，我並不把他們拿來與那真實信心虔誠的人混爲一談：這信心虔誠的人乃是宗教格言之維持者；至於那些則是其摧殘者。這些是人道之友，而那些慈和其面而野蠻

其心的，則有雅各 (Jacot) 底聲音，愛梭 (Esau) 底手：他們對於高貴之行，漠然無所動。他們之所行只依據他們之所信、自己判斷自己是有德行遊人，不依據他們，人底輕信便是其正直之唯一的尺度。克利斯丁 (Christine) 女王曾說：他們死死地恨那些不屬於他們底被欺騙者遊人；他們底利益使他們不得不是些野心家、偽善者、老謀深算的人。他們覺得要壓服人民，就應當使其盲目。所以這些慢廢宗教遊人不住地大聲疾呼反對那生而以啓導民族爲事者；一切新的真理在他們都是可疑的；他們好像黑暗中的孩子覺得一切都是可怕的了。

第二種強有力的反對道德之進步遊人，就是那些半政治家。在這些人中間，自然真地說來，只是因爲懶惰、對於新的真理想免避必需的小心審察之勞，才成爲無理底敵人。其他的人之所以那樣，就是爲危險的動機所動，這種人是最可怕的；這就是精神缺少才幹和道德心遊人；在他們，要變成大惡大罪，所缺少的只是勇氣；這後一批人，不能有新的和高尙的觀點，以爲他們底考察，在於顯示他們對於已接受過一切意見和錯誤之愚蠢的或虛偽的尊重；他們猛烈地反對一切想要動搖這種帝國遊人；他們武裝就那爲他們也輕視遊情慾和成見去反對他，而且不住地以“新”這個

字去激怒精神貧弱的人。

既然真理必須驅除世界上的一切不道德行；一切都這樣地成爲惡行底益處；以致人沒有作愚笨者就不能作有德行者，以致道德有論證那些情形底必要了；這門學問底研究對於世界因此變成淒慘的，他們要使俯伏在地底人民站在已受的成見之前，這就好像站在孟菲司 (Memphis) 所敬奉底鱷魚之前了。在道德上做過了某些發見嗎？他們說，這只是對我們自己，是應當揭露它的；只有我們，照埃及先導者底例子，應當是它底寄存者；而其餘的人類都是被成見底黑暗所包圍，人底自然狀態就是蒙昧無知。

他們很與那些忌妒吐劑底發見、妄用幾個僧人底迷信以規避効力神速的藥品、遊醫生們，十分相像。他們妄用幾個正經的人底輕信，但這些人底愚蠢的及被誘惑的正直，在不很賢明的政府之下，是能夠把一個蘇格拉底那種開明的正直陷於刑戮的。

這些就是這兩種人用以壓制開明的精神使其含默底方法。要抵抗他們，依據於公衆的維護是無用的。當一個公民爲真理和一般的利益所激發，我知道由他底作品放散出遊常常都是德行底芳香足以使其見愛於公衆，而此公衆就也變成他底保護者；但當其在公衆的感謝和尊重底保護之下，

並不就能逃脫這些輕信者底迫害，在賢智的人當中，有充分的德行敢於冒犯他們底憤怒的實在很少。

請看這是何等難於克服遊障礙，直到而今，都在反對着道德底進步，並且爲甚麼這門科學幾乎常常是無用的，因而依我底原則，常常都是很少值得尊崇的。

但是，不能使民族感覺到它們從一個優良的道德中所吸取遊實利嗎？不能對於開闢這種科學遊人更加榮顯而加速其進步嗎？

可是，人是生就去做有德者的；實際上，如果力量主要是存在於最大多數裏面，而正義則在有益於最大多數遊行動之實踐裏面，那便顯然可見正義以其本性就常常爲壓制惡行而使人必須有德之必要的權力所武裝了。

如果胆大而有力的犯罪，如此常見地把正義和德行置諸繯綫之中，如果它壓迫民族，這只是由於有愚昧底幫助：這就是愚昧在對每個民族掩藏其真正的利益中，阻止其力量之聯合與行動，並且用這個方法使犯罪的人逃脫公平底制裁。

所以，應當用甚麼輕蔑加諸那任何想拘束人民於愚昧底黑暗之中遊人呢？一直到現在，人們並不曾充分厲害地堅持這個真理；這不是說應該在一朝一夕之間推翻一切謬誤

底神壇；我知道使用甚麼法子人們應得推進一個新的意見；我並且也知道，在摧毀一切謬誤底神壇之中，須得尊重成見，並在攻打一般地被接受的謬誤之前，必須如 Colombes de l'arobe，發見某些真理，以便看看成見底罪惡是否還不會籠罩世界；謬誤是開始其奔放，在世界之內是否這裏和那裏可指出德行與真理能夠上陸來與人交通遊一些小島。

可是，如此的細心只不過是對付那不很危險的成見。對於那貪圖權勢想愚弄人民以便於虐待遊人們，又當怎樣呢？應當以大胆的手，撕破那為這些作惡天才底勢力所依屬之愚蠢底靈符，給民族發見道德底真實的原則；教他們知道他們是不知不覺地被引向於其表面的或真實的幸福，痛苦和快樂就是道德世界底唯一動力，而自愛底感情乃是能夠築下一個有益的道德底之唯一的基礎。

怎麼自誇來給人掩藏這個原則底認識呢？要想在這裏得到成功，必須禁止他們去探測他們底心，去檢察他們底行爲，去打開歷史底書籍，即可看見一切時代一切國家底人民單注意於快樂底呼聲，犧牲他們底同類，我並不是說爲着大的利益，而只是爲他們底感官之樂和遊戲。我且以這些養魚池來作證據吧。在其中，野蠻好吃的羅馬人淹死了許多奴隸，把他們拿去作喂魚遊食料，以便使魚肉來得更美一點。

我再說第伯(Tibre)中迦島吧。在那裏，主人底兇殘，連來許多殘廢的、老的和病的奴隸，讓他們死於飢餓底酷刑之下。我還討厭那些廣大而壯麗的角鬥場底殘跡，那裏刻下了人類野蠻底豪華；那裏世界上最開化的民族，單爲由戰鬥境況所產生遊快樂而犧牲了多少千數的角鬥者；那裏，婦女成羣結隊地追逐；那裏，女性生活於奢侈、溫柔以及快樂之中，女性生就是世界底裝飾和愛物，彷彿只應貪戀於肉慾，其野蠻之所極甚至於要求已經受傷的角鬥者在臨死時，要做出一個快意的姿式。這些事實，以及千百件其它同樣的事實，對於自誇給人類掩藏其真實的原因，證得太明白了。每個人都知道他並沒有與羅馬人不同的天性，都知道他底教育底不同產生出他底感情底不同，並且都知道那個奇觀單是說起來就使他太息的，如果他生長於第伯河畔，無疑地，習慣會使他於這種奇觀感覺快暢。有些人，由於他們懶於自檢及自以爲善遊虛誇所欺，想像他們在同樣奇觀前也會感動人類的情感應當屬於他們底天性之特殊的優良：有道理的人，則承認天性正如巴斯卡爾所說和經驗所證明，絲毫不是別的東西而只是我們底第一習慣。那末，對於人想要掩藏着推動他們遊原則乃是荒謬的事。

這單是用好的法律，就能夠造成有德行遊人。所以一切

立法底技巧，就在於以人之愛他們自己過情感，迫着人彼此相待永遠要公正。而，爲要訂出這樣的法律，必須懂得人類的心；並且在前提上要知道於自己則多情、於他人則冷淡、過人，也不是生來就善，也不是生來就惡，而其或此或彼，乃由於公共的利益之聯合他們或分裂他們；每個人所感受之甯肯爲自己過情感 連繫於種裔保存過情感，是由天性以一個不可磨滅的樣子刻就的；物理的感覺性在我們心中發生快樂底愛慕和痛苦底仇恨；快樂和痛苦，接着又把那自愛底根芽栽下而且開花於一切的心中，而它底發展生出情慾，又由此發出我們底一切惡行及一切德行。

這是由於這些前提的觀念底思攷，才懂得甚麼爲情慾，照猶太教官所說，其被禁止的樹子只是一個精巧的想像的，同樣地在它們底蒂上結着善與惡底果子；才能看出它們用在我們底惡行和德行之產生上過機械組織；並且結果才能使一個立法家發見那在強迫情慾只結德行與賢智底果實中使人不得不歸於公正過方法。

而，如果這些適於使人有德過觀念底檢討，爲上述兩種強有力的人所禁止，那末，加速道德之進步過唯一方法就是如我在上面說過的，在愚蠢底這些保護者之中，去暴露人道最殘暴的敵人，去奪取他們手中所持關於愚昧底權杖，即他

們用以指揮被愚弄過人民過東西。這裏，我還看出這個方法，在理論上是簡單的而且容易的，在實行上却是很困難的；這並不是因為沒有產生那能夠把強毅而道德的性靈連結於廣大而光明的精神上過人物。有些人，深信一個沒有勇氣過公民就是一個沒有德行過公民，感覺得就是個人底財產和生命，可以說在他手中的，都不過是一個堆棧；只要公衆底福利需要時；他常時都是準備着交付的、然而，這同樣的人，要開導公衆，常常覺得人數太少；此外，當一世紀底風俗以滑稽底罪惡與德行連結時，德行就常常是無力的東西。所以，道德和立法；我所看做單一的且同樣的科學，只能做出些不易感覺到的進步。

如果有合於全世界過公道存在，那末這種公道只不過是有益於一切國家過行動之習慣。然而並沒有能夠直接影響模範於一切民族底幸福或痛苦過行爲。最寬厚的行爲，出於慈善，在道德世界中產生過結果並不比投入大洋裏過石頭必然地激動水面所產生過結果還顯著些，

因此，並沒有合於全世界過實際過公道，關於意志底公正，即歸約於人底幸福之經常的及習慣的願欲、因之而歸約於普遍的福利之單純而廣漠的宏願，我可以說這種公道仍舊不過是一個柏拉圖派的幻夢。實際上，如果諸民族之利益

底對抗，使他們彼此相對在一個永續的戰爭狀況之中；如果在諸國家之間所締結過和平，原來只不過是一個休戰，正等於兩隻戰船在長期的戰鬥之後用以修繕而且準備再戰過時間；如果所有的國家除了侵害鄰國便不能擴大其征略和商業；最後，如果一個民族底幸福與擴大，幾乎常常都是繫屬於它一民族之不幸與削弱；那末顯然地，愛國主義底情慾，在一個公民是如此可欣欲、如此有道德、如此可尊崇的情慾。如希臘人和羅馬人底前例所證實的，却是全世界普遍的愛絕對地不相容的。

要想成就這種公道，必須使各民族以相互的法律與條約聯結起來，好像構成一國遊家庭那樣；而各民族底特別利益應當服從最普遍的利益；由此，祖國底愛在人心中消滅下去，更燃起全世界之愛遊火焰來：這乃是要很長時期才能實現的假設。由是，我可以結論說在這裏不能有關於全世界遊實際的公道，也不能有意志上遊公道：精神有異於公道就在這一點上。

實際上，即或一個私人底行為於世界的福利，毫不能有任何貢獻，即或他底德行底影響不能顯然地伸展到一個帝國底範圍以外去。然而他底觀念却不如此：如果一個人發現一種有效的藥，如果他發明一個機器，譬如風車，他底精神

底這些生產，能夠使他成為世界底慈善之人。(註一九)

此外，關於精神遊問題與關於公道遊問題一樣，對於祖國遊愛，與對全世界遊愛並非不相容。一個民族之戰取光明，並不一定要從鄰人底損傷那裏得來：反之，國家愈是開明，它們愈是能夠相互地攷慮對方意見，因之世界精神底力量 and 活動也就愈見增長。由此，我可結論說，如果沒有關於全世界遊公道，至少有某些種精神我們是能夠在這個境況之下去看待它們的。

凡是偉大的，都有權利取得人底眼睛和意像底喜悅：這種美，在描寫之中，無限地勝過一切其它的美，這些美例如依賴着比例之正確性遊美。既然一切國家不能具有一樣的比例底觀念，所以是既不那樣生動地亦不那樣普遍地被感覺。

(註一九) 所以，精神乃是各種益處底第一位，與一個人底德行比較起來，能夠無限地有更多的貢獻於人底幸福。留以建立最好的立法，因而使人得着可能有之最多的幸福的，是靠住精神。真的，這個立法底傳奇還不曾做就，而在實現這個假說之前，還當經過許多的世紀。然而，結果在武裝聖·比耳院長先生(M. l'abbé de Saint Pierre)底忍耐中，我們可以預言依他一切想像都會實現。

既然慾望允許每個人成為他底公道底頌揚者而不是他底精神底頌揚者，那就很應該使人模糊地感覺到精神乃是稟賦中遊第一件。

實際上，如果用聖一洛郎 (Saint-Laurent) 河底瀑布、在愛地那 (Etna) 掘的洞窟、在阿爾卑斯 (山) 上亂堆着過巨量岩石，與藝術所仿造過瀑布、它所掘過地道、它所堆起過假山相比；豈不會感覺到由於這個浩大的費用、由於自然放在它底一切作品中過鄙野而粗大的華麗所產生過快樂，無限地高那由於比例底正確所產生出過快樂嗎？

要使人信服這些話，我希望一個人夜間登山去仰觀蒼穹：在此地吸引他的是甚麼樂趣呢？這就是那些星球依以排列着過整齊性嗎？可是，這裏，在銀河內，乃是無數的恆星，無秩序地這一些堆在那一些底上面；那裏，乃是廣大無比的沙漠。然則甚麼是它底快樂底來源呢？這就是上天之自身的廣大。實際上，當這些放着光芒的世界只表現一些光輝的點散布在以太 (Ether) 平原中過這裏和那裏，當一些恆星更遠地羅列於蒼穹底深處要很費力才看得出來時，甚麼要從這個無邊的廣大中形成起來呀！從這些終極的範圍躍出過想像，對於周遊一切可能的世界，豈不必然陷落於諸天底浩渺無邊和不可測量的深淵裏、沉沒於那占據全部心靈又不使其疲乏過一個事物之沉思所產生過心悅神怡之中嗎？也是那些裝點之大在這個範疇內，使人說藝術之比自然是如此地拙劣；這若不是因為偉大的畫圖，與細小的比較起來，

使我們覺得更加可愛，那末在可解的辭句上，這就絲毫沒有別的意義了。

純粹看成描寫家遊詩人，其藝術只能把運動着的事物景象提供出來；並且如果能夠的話，在描寫之中，也一樣能同時觸着多數的感官。水底洶湧、風底怒吼、雷電底閃光、底畫描，能夠還不於祕密的恐怖、因而於一個狂風大浪的海底奇觀使我們所感受遊快樂、有所添加嗎？在大地回春，當着黎明到馬利公園（Jardin de Marly），花蕊半放，在這時，它們散出遊芳香，羣鳥底歌唱、瀑布底幽響，豈不更見加添了這些快樂的小小林園底樂趣嗎？一切的感覺有如此之多的門戶，使快意的印象由之而走進我們底心中來：把那些門戶一齊打開，快樂就愈是透入心中了。

第三講 精神是自然稟性抑教育 結果

假設兩個人具有一樣的注意能力、同等程度的記憶，結果兩個人除感官底靈敏而外，是完全相等的。在這個假設中，視覺最銳敏的人，一定能夠把事物之很多、即其細微為在這方面組織不甚完善過人所不能見的、放在記憶中而予以比較。然而，由我底假設，這兩個人具着同等程度的記憶力，而且能夠、假如說、容納兩千件事物。還實在的，第二個人能夠以歷史的事實代替那為一敏銳程度稍差的^些視覺所不

曾觀察得到過事物，而且他仍能滿足第一人底記憶所容納過兩千件事物底數目。而從這兩個人看，如果視覺感官比較稍差過人，能夠在他底記憶底儲藏室裏放有與另一人一樣巨量的事物；此外，如果這兩個人是完全相等的，那末他們因此應當做出同樣的綜合，而且由我底假設看來，就應當有同樣的精神，因為精神底程度是拿觀念和綜合底數目來測量的。因此，視覺器官底極其完善或不甚完善、所能影響的，只是精神底種類，使這個變成畫家、或植物學家，那個變成歷史家、或政治家；但它對於精神底大小範圍，是一點不能有影響的。所以，不必注意精神之固定的優越性，而在那些具有最靈敏的視覺和聽覺底官能過人們中，和在那些習於用眼鏡和聽音機（喇叭）過人們中，把這個方法採用之於此等人與其他的人之間，由此生出的差異比較在這方面不採用這個方法而天然所生過差異更要多些。由此，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我所稱為構造完好過人們裏面，智慧底優越所繫的，並不在乎內外器官底最完備或較不完備；精神底巨大的差異，必然地依屬於其它的原因。

為要證明這並不屬於記憶程度底不等，只須指出通常結構得好過人，通同都秉賦得來一種足以升到最高思想過記憶程度。事實上，假使一切人底記憶底儲藏室能夠容納若

于數目底觀念或事實，以致在不斷地把它們拿來比較之中，能夠常常發見一些新的關係。常常增加他底觀念底數目，結果常常擴大其精神底範圍，那末，他在這一點上面是充分得着自然之恩惠的。若是三、四十件事物，能像幾何學所證明的那樣能夠自相比較，其樣子之多，以致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沒有那個能夠從之而觀察出其一切的關係，也不能推究出一切可能的觀念；若是在我所稱為結構得好適人們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其記憶所不能容納的不但是一種語言底一切字，而且還有無限的日期、事實、名稱、地點以及人物，即是說事物底數目、遠遠超過六千、七千底數目；由此，我大胆地結論說凡結構得好適人所秉賦着適記憶底能力，超出於用以增加其觀念適能力；記憶底程度之高不能予其精神以高的程度；因此，決不能把人底記憶底不平等看成精神不平等底原因，精神底不平等單單是：或者由他們觀察事物間適互相關係時所用適注意力或大或小適結果，或者由他們所付諸回憶適事物之選擇不良底結果。有許多事物，實際上是沒有用處的。例如時間、地方及人物底名稱、或與這同樣的東西，在記憶中占了巨大的地位，並不能產生新的觀念，亦不能產生有關係公衆適觀念。所以，精神底不平等，是部份地依存於收入記憶之中適事物底選擇。假如青年，在

中學時代做出燦然的成績，但在更長的年歲就常常有不能同樣的表現，這就是因為那些造成好學生遊、despautera 規則之良好的比較和應用，絕不能證明在後來這些同一青年就能使用其視覺於事物底比較，由之而生出有關於公眾遊觀念。故爾，若沒有勇氣把無限的無益事物放在不識不知之列，是難成爲偉大人物的。

一般而論，當我們相信注意難於承受時，這就是我們把看成煩悶和急躁底疲勞作爲應用底疲勞去了。實際，世上如果並沒有無願欲遊人，也就並沒有無注意遊人。一當願欲成了習慣，注意也就同時變成了一種需要。這使注意成爲疲勞的就是在那裏決定了我們遊動機。這是由於需要、缺乏、或者恐懼，注意於是成爲一種辛苦嗎？它是由於快樂底希望，注意自身於是成爲一種快樂嗎？假設對於同一的人，拿兩種難於解說遊文字給他：一種是記錄，另一種是情婦底書信，誰個疑成注意就於前者之辛苦不是與對於後者之愉快是一樣的呢？由於這個觀察底結果，就容易說明爲甚麼注意之費力於這些多於那些。對於這種結果，沒有拿身體結構上任何差異去作假定遊必要。這只須指出在這方面，注意底辛苦之或大或小，常常以那爲各人看作這種辛苦之報酬遊快樂底或大或小爲比例就夠了。而，如果同樣的事物，在不同的眼

裏，從不曾有過同樣的價值，那就顯然地是因為在提出同樣的報酬底東西於各種的人時，實在不曾給他們提出同樣的報酬。而且，假如他們不得不使用同一的注意底努力，那末，這個努力因而必然是對於一部份人比對於他一部份要艱難些。因此，對於注意之難易的問題，就可以去借助於發生注意的器官在完善上不平等的神祕而把它解決下來。

但是為甚麼有名人物這樣地少呢？這不過是因為研究是有點辛苦的；這是因為要克服研究底枯燥無味，如我已經多次說過的，是需要一個情慾底衝動。

在青年底第一期，懲罰底恐怖足以強迫青年人去研究。但，在年齡更長的時候，沒有感受同一的待遇。那時要挺身於專心底疲勞，就得鼓以情慾，例如光榮底愛，我們底注意底力量於是就與我們底情慾底力量成比例。試考察小孩吧。他所以在本國語言底進步上，比在外國語言方面可說少有甚麼參差，就是因為他們都為大致相同的需要所鼓動。這即是說，就像為好吃、為貪玩、為要認識所好所惡的事物遊願欲所鼓動一樣。而，大致相等的需要，必然產生大致相等的結果。反之，如像對於外國語言遊進步，這就要依賴：教師所用遊方法、他們所影響於其學生遊恐懼、學生底父兄叫他們學習語言所在企圖遊利益。由是，便令人感覺到繫於這樣複

雜的影響和錯誤之變化多端的原因上過進步，也就因之而不得不是極其不平等了。由此，我可結論說：在人們中所指示出過精神底巨大差異，也許是依存於他們所有教育自己過願欲底差異。但，人可以說這個願欲就是一種情慾底結果；而，如果我們只應把我們底情慾力量之大小歸之於自然，那末，由此可知精神結果就當看做自然底秉賦了。

這就是這個問題全部所歸結之一真正精細而決定的地方了。要解決它，必須理解情慾與其結果，並對於這個題目，進入於深刻而詳細的檢討。

煩悶在宇宙中是出人想像外之一普遍而強大的力量。拿一切痛苦來說，無疑地，這是最輕微的痛苦，但總算是痛苦之一。幸福底願欲，常常使我們把快樂底缺乏看做一種不好。我們要想使那分開了永遠連繫於物質需要底滿足之強烈的、快樂過必然的空隙，被那某些經常愜意的感覺在其不是痛苦的時所補充。所以我們總是祝望，以常新的印象來在每個時刻知照我們底存在；因為，這些知照底每個，對於我們，就是一個快樂。這就是為甚麼野蠻人當其滿足了需要時、便沿河岸而奔走，在那裏，急流不斷地逝去，波浪滔滔前後相逐，每一刻都在對他給予以新的印象。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對於事物高興那動着的過於靜止的。這就是為甚麼俗

話說：‘火作伴侶’(le feu fait compagnie)，即是說火是給我們解悶的。

這就是這個活動底需要，而印象底缺乏在心靈中產生一種靈感，它部分地包含着人類精神底變化和改善底原則，並且在它迫着精神向一切方面活動中，必然在無限世紀底革命後，發明並改善技術和科學，而且結果引起美感底衰落。

實際，如果印象之於我們，有如何的生動便能發生如何的快感；並且如果同一印象底經過要消磨它底熱烈，我們就不得不貪圖那在精神裏面能夠產生驚人愉快遊新的印象。藝術家，急切於使我們愉快而在我們心中煽起這種印象，在已部分地竭盡美底組合之後，便不得不代之以使我們看重於美遊奇異，因為它能在我們心中產生更新的因而更活躍的印象。這就是在文明的民族裏美感低落遊原因。

為要於煩悶底厭惡所能及於我們遊一切影響以及甚麼有時是這個原則底動力求得更好的理解，就須對人施以觀察者底眼光，將感覺到如次的種種，即：他們之中、大多數是由於煩悶底恐懼使其活動和思維的；這是為要衝破煩悶之故而始不惜一切去接受過於強烈的因而不舒暢的印象，人們才以最大的熱情去追求可以強烈地給以激動遊一切；這是這個願欲，使人民奔馳於沙岸而出衆的人就到戲院去；這

也就是因為這個同一的動機，往往使人一個在一個淒傷的忠誠中直到一個懲罰之嚴酷的實施中，向老嫗找尋苦悶底救藥。因為那以一切種類方法去尋求罪人轉向於他遊上帝。通常所使用的便是煩悶這種方法。

但是，這尤其是在有些世紀，最大的情慾或者是為風俗所拘束、或者是為政體所拘束，煩悶就演着最大的作用；它於是成為世界普遍的原動力。

在宮廷之內，王座底左右，這就是那與程度低微的野心相連結遊煩悶之恐懼使無所事事遊廷臣變成小小的野心家，使他們抱有一些小小的願欲，使他們做出一些小小的陰謀、奸黨、罪過，以求取得適合於其情慾遊小小地位；這種煩悶之恐懼，只造成些塞冉(Sejan)(註二〇)，從不曾造出些屋大維(Octave)；但，此外，它是足以上昇到這些地位的，即在實際上可以享受一個無恥的特權，然而要在那裏找一個躲避煩悶底安樂窩終屬枉然。

情慾之於精神 (Moral) 如運動之於物質。運動創造一切、消滅一切、保存一切、生動一切。沒有它，一切都是死的。

(註二〇) 羅馬皇帝第伯爾(Tiberio) 度大臣，以謀取最高政

權於紀元三一年被殺。——譯者

同樣使精神世界有生氣而活躍的，也就是情慾，引導船舶橫越大洋底沙漠的，爲貪慾；填滿深谷、削平大山、開鑿貫通山石的道路、建立孟非司底金字塔、開鑿莫利斯(Moeris)湖、以及建造羅達斯(Rhodes)底巨像等等的，爲驕傲。常言說得好，第一個畫家是爲愛情而動筆的。在上天啓示這種神祕的奇蹟尙未透入遊地方，爲撫慰那因死掉年輕丈夫含悲遊寡婦之痛苦而給她發見一個靈魂不死說的仍舊是愛情。把人類中遊慈善家位於神仙之列的，則是報恩底感激；發明謬誤的宗教和那不全起源於像愛情和報恩一樣尊貴遊情欲遊迷信的，也就是報恩底感激。

所以，發明和藝術底美妙不得不歸功強烈的情慾。強烈的慾情因此不得不看做精神之生產的根芽以及使人類做出偉大動作之有力的彈機。但在論點它移以前，我應當把我連結在「強烈的情慾」(Passion forte) 這個字上面遊觀念予以固定。假如大多數人說起話來不能互相了解，就應於意義不明之字求其懂得；巴伯爾(Babel)塔所弄出遊奇蹟之延長，就可以明白歸屬於這個原因。

我所謂強烈的情慾這個名詞，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慾，即其目的物（或對象——譯者）於我們底幸福非常必要、至於在沒有得着時，我們底生活就不能支持、遊情慾。

這在實際上即是一些帶着這種程度底力量能實現最偉大的行爲、能使危險、痛苦、死亡乃上天增加勇氣過情慾。

這就是熱情這種東西在強烈地固定我們底注意於我們所願欲過目的物上，使我們在其它的人所未知過狀況下注視它，並因此使許多英雄想出和執行這樣大胆的企圖：即他們直到以成功證明了智慧時，對於衆人還是像是狂妄的，並且真正地不能如此地表現。

所以爲甚麼里舍留(Richelieu)說：當最偉大的計劃對於強的靈魂看來是容易的時候，弱的靈魂就在最簡單的計畫中亦覺得有不可能者：在那一個面前，山岳都要低頭；對於這一個，則小小丘陵也會變成大山了。

這在實際上，是強烈的情慾、比良智更明瞭的、唯一能教我們區別非常的和不可能的，使人知道有道理過人幾乎常混做一起：因爲在不被強烈的情慾所衝動時，這些有道理過人永不過是些平凡的人。這種議論是我爲使人感覺到被情慾所衝動過人對於他人過一切優越、並且指出真正地只有偉大的情慾才能產生偉大的人物、就要證明的。

在成功之前，如果在一切方面過偉大天才，幾乎常常被那些謹厚的人當作瘋子看待，這只是由於謹厚之徒，絲毫不能做甚麼大事，甚至不能夠逆料那些偉大人物用以遂行偉

大事物方法之存在。

很少人能夠把他們底思想升高到普通思想以上。而敢於實行並說出其思想遊人，尤其是很少。假若有道理遊人，要想使用這一樣的方法而缺乏情慾底某種接觸和某種認識，那末，他們就永不能有好的應用。他們生就是走常走的路；若是放棄這些路，他們便會迷失。有良智遊人就是這樣一種人，其性質是為懶惰所統御的。他並未具有靈魂底活動力，以首先對於偉大人物發明新的彈簧推動世界，或使他們現刻就播下未來事變底種子。所以，未來底書是只給有情慾而渴慕光榮遊人而打開的。

如果把每區特殊的情慾加以檢察，就看出一切它們追求遊目的物上時常都是很明瞭的；只有它們有時才能看出那被愚昧歸諸偶然遊結果所有遊原因；只有它們，因此能夠縮小，或者有一天能整個兒地打破、這個偶然底帝國，即為每一個發見、所必然地縮小其範圍的。

這章底結論就是這些有道理遊人、這些凡庸者底偶像，總常常較有情慾遊人為劣下。而且這是強烈的情慾在使我們離開懶惰中，唯一能予我們以這種精神底優越之所繫遊注意底繼續性。

精神底活動依存於情慾底活動。人之能夠有最大的奮

發、德行和天才，也還是在情慾正盛適年代，即是說從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及四十歲。在這個年齡，生來作大人物遊人，在他們底情慾還幾乎絲毫沒有失其活動力時就已經獲得了一定數量的認識。這個年齡過去，情慾便衰弱下去，這就是精神增長底限度。於是再也不能獲得新的觀念了。此後所成的作品，無論是如何高超，要不外是把那情慾橫溢時代所想出遊觀念，向來還不曾致用過的、拿來應用與展開而已。

此外，情慾底衰弱並不是一是常常歸因於年齡。對於一個事物，當決意占有它適快意並不等於為取得它而必須耗去適辛苦時，情慾衝動，就會中止。酷好榮譽遊人，只能犧牲與他認為代價適尊榮足以補償適嗜好。這就是許多英雄，為甚麼只能在營陣底鬧嚷中及勝利底歌聲中才擺脫肉體之愛底圈套。這就是大貢德(*le grande Condé*)(註二一)為甚麼在打仗適日子才能克制他底脾氣，據說在爭戰時，他是最冷靜的人。這就是為甚麼，假若能夠把最大的事所謂最小的事比之於那未居卜勒(*Duprè*)在他底普通行為中十二分疏忽底習慣，只有在劇場中才被克服，因為在那裏現象底喝采足以補償這為誤教觀眾所費去適辛苦。假如人不辭心於光榮，人

(註二一) 即法王路易第二，1624——1685，——譯者。

是不會戰勝其習慣和懶惰的。著名的人物，有時只有對於最大的事才能動心。如果他們不能幾乎侵入整個的尊崇底帝國，大多數都會不免墮落於可恥的懶惰之中。極端的驕傲和極端的野心，每每在它們當中生出冷淡和節制底結果。一個小的光榮，事實上，永久只能被一個小的靈魂所願欲。如果一些人，非常注意穿着底方式，在友輩中專講交際辭令，那就一般都是不能做甚麼大事業的人，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把那可以用去發見偉大的思想和造就偉大的才能的時間耗費在取得無限地小的才能和小的漂亮上面，而且還是因為那小小光榮底追求，其作為前提的願欲在他們就太為薄弱、太為淡泊。所以，偉大的人物，差不多完全是不能在必需的小殷勤和小注意上去取得稱道的。他們很鄙視這同樣的幹法。希拉(Sylla)(註二二)談到凱撒(César)(註二三)時說：不要信託這個青年人，他在街上這樣無禮法地走；我在他心裏看出許多馬留斯(Marius)來(註二四)。

(註二二) 希拉(Sylla)，羅馬底專政者，馬留斯之勁敵，紀元前136——178——譯者。

(註二三) 凱撒(César)，紀元前 01——14羅馬底最有名的大將——譯者。

(註二四) 馬留斯 Marius，羅馬大將，執政官，平民黨領袖，與希拉為敵——譯者。

我相信我已經做到能夠充分感着情慾之整個的缺乏，如真有其事遊話，就會在我心中產生天字第一號的愚蠢；而且只要情慾減少一度，也就接近愚蠢一步。情慾實在是使精神世界活躍鮮明遊天火。就是科學和藝術底發現以及靈魂底高超，都應歸因於情慾。如其人類應當把役務與其大多數的不幸歸咎情慾，則這些不幸並沒有給道德家以處罰情慾、和把它們視作狂悖、遊權利。高尚的德行和明察的智哲，便是這種就在他們眼裏亦可尊重遊狂悖生出遊兩個充分美好的產物。

關於情慾，凡我所已經談過的，其總的結論就是它們底力量是唯一能夠在我們身上使懶惰和惰性底力量得着均衡遊東西，使我擺脫那不斷地趨向着的休息和麻木，最後且賦予我們以一種才能底優越性之所繫遊一種注意底繼續性。

在精神世界與在物質世界一樣，似乎上帝在一切已經存在的東西當中曾立下了一個唯一的原則，現今存在的和將來存在的，都只是一個必然的發展。

他向物質說：我賦予你以力量。馬上，供給於運動定律、但在廣漠無限的空間游移着和混合着、遊原素，就已經形成千百個奇大的聚合，就已經產生千百種各式各樣的紛亂，一直到結果它們互相被列於均衡的狀態和物理的秩序之中，

現在竟使人假設宇宙為安排好了的東西。

彷彿他同樣地向人說：我賦予你以感覺性吧；是由於它，那為我底意志這個盲目的工具所不能認識我底配景之深邃的，你應該在不知不覺間去完成我底計畫。我把你放在快樂和痛苦底守護下面：它們彼此都留意你底思想和行動，孕育你底熱情，激動你底厭惡、你底友愛、你底溫柔、你底憤怒；燃着你底願欲、你底恐懼、你底希望；並且在使你已經對於道德和立法生育出千百種謬誤而參差的體系之後，總有一天，會給你發見道德世界底秩序和幸福之發展之所繫過簡單的原理。

實際，假設上天陡然創造了多數的人：他們第一關心的，就是滿足他們底需要；以後立刻他們就要用叫聲來表示他們所接受過痛苦和快樂底印象。這些最初的叫聲，形成他們最初的語言。這種語言，若拿某些野蠻人的語言底貧乏判斷起來，當初一定是很簡短的，可歸約為一些最初的聲音。到了人更為增多，開始散佈於地球底表面。這時地面，一片荒漠，大洋遠遠蓋着它底邊際。不久他們就退入腹地。若干代人出現於陸地，營着窟洞生活，在家族繁衍到彼此相鄰接過時候。那時佔有同一東西過公共願欲，如某種樹木底果實，或者某一種婦女底喜愛，就在他們中間發生爭執和戰

事：憤怒和復仇就從這裏產生出來。當其血已流夠了、不願繼續過無止境的恐懼生活過時候，他們遂彼此同意犧牲一點自然狀態中所有過自由、有害於他們過自由；於是他們便互相締結公約。這些公約就是他們最初的法律。法律既定，不得不付託一些人來執行：是即最初的官吏。這些野蠻民族底粗陋的官吏，最初是住在森林之內的。當已經把野獸部份地滅絕了以後，當人民不能再以狩獵為生過時候，生活品底缺乏使他們學會了馴養畜羣過技術。

這些畜羣供給他們底需要，於是狩獵民族變成了游牧民族。在經過若干世紀以後，游牧民族底人數將極度地增加，於是土地在同一的空間，沒有為人類勞動弄肥沃時，不能供給更大數目之居民底食料；這時，游牧民族歸於消滅，由農耕民族起而代之。飢餓底需要，在使他們發現耕稼技術中，教訓他們以測量土地和分配土地過技術。分配做後，就不得不對於各個人保障其財產。由此生出一批科學和法律。土地以其自然性質底和耕種底差異之故，生出收穫上的差異，於是人們彼此之間就不得不行交換，並感覺着以一種東西代表所有的糧食在交易上過便利；為了這，他們便選擇某些貝殼和某些金屬品來使用。當社會進步達到這種程度過時候，所有一切人們間過平等便中斷了。於是生了高等的人

和低等的人底分別，「善」和「惡」這兩個字，創造來表示外界事物接觸我們而發生之生理的快樂和痛苦底感覺的，就普遍地引伸到所有能夠供給我們這個或那個底感覺，增加它們或減少它們，這就如富貴和貧乏。於是安富和尊榮，因為與它們相連適利益，遂成為人所願欲之一般的目的物了。由是按照政體底不同，而生出犯罪的和道德的情慾，這就是所謂嫉妬、貪慾、驕傲、野心、愛國心、好名、寬大、以及戀愛。戀愛，自然只是當作一個需要付給我們，與虛榮心混同起來，變成一個人為的情慾，它與其它的情慾一樣，只不過肉體底感覺性之一發展。

無論這個結論是怎樣的確實，它所由來適觀念很少有人能明白地想到。此外，在承認我們底情慾原本導源於肉體底感覺性時，還能相信在文明民族所處適現狀裏這些情慾是離開了產生它們適原因而獨立存在的。所以我要追跡肉體底快樂與辛苦成為人為的快樂與辛苦這個轉化，以指示出有些情慾，例如慳吝、野心、驕傲、和友愛、其目的物表現出很少依屬於感覺底快樂。但是為我們所避免或追求的經常都是肉體的痛苦和快樂。

慳吝者是十分與憂鬱症相像的。他們生活在永恆的恐怖裏面，隨便那裏都見着危險，生怕一切接近他們適東西擊

碎了他們。

這還是在那些生長於貧窮當中的人們裏面，我們最通常地遇着這一類的怪吝者。他們曾經親身嘗過那貧窮帶來過苦楚，所以他們底癡愚，在這個觀點上，與那些生於富饒而非怪吝者的人比較是可以原諒的。在生活於富饒的人當中，我們只能找着豪華的或淫奢的怪吝者。

爲要看出在第一種人中間，需要缺乏底恐懼怎樣常常強迫他們自行節制，我們假想他們中過某人，被窮乏底担負壓迫過，打避免它的主意，主意打定了後，希望馬上就來把他那被貧困所壓制的靈魂活躍起來；它使他活動，使他找尋保護者，引導他到其主人底側廳裏去，強迫他在執政大員左右構造陰謀，匍匐於大人先生底脚下，結果不惜過最悲慘的一種生活，直到他已經取得某種地位、足以逃出貧困爲止。達到這個境地後，快樂還是不是他所追求過唯一的目的地呢？在一個人，照我底假設，他底性質是怯懦而猶豫，那末，他曾經忍受過過苦楚底活生生的紀念，必首先暗示他以擺脫它的願欲，且以此理由，決定他一直拒絕他底某些需要、即貧窮使他習慣了節制需要。假如這個人到三十五歲或四十歲底年齡，一旦超過了需要；假如每刻都在消磨其生氣過快樂底愛，很少在心中誘起活潑的感覺，那時他又將怎

樣呢？就快樂說，也是最不容易的事，假如他愛婦人，對於他需要最美麗的，而其寵愛是最寶貴的；那末，他就須取得新的富饒以滿足新的嗜好；而在他用於這個取得遊時間底距離中，假如那與年齡俱進而可作為我們底弱點底情感之結果看待遊猶豫和怯懦，給他論證出，在富有底事實上，「滿足」(Assez) 是永不滿足的！假如他底貪圖與他對於快樂遊愛得到一種均衡，那末他必然服從於兩種不同的吸引力，為了服從這個和那個，這個人，不放棄快樂，就會證明他至少必須把享樂推到擁有更大的財富之時，到那時，他可以不愁將來而整個地從事於當前的快樂底享受。在這個用來積累新的財富遊一段時間中，如果年齡使他完全不感覺着快樂，他會改變他底生活嗎？那因其無能力感染新的習慣遂使其對他成為寶貴的諸習慣，他會不會放棄呢？無疑地是不會的。並且這個人在望着他底寶庫中，對於掉換成為財富遊快樂底可能性是很滿足的，為要避免煩悶底肉體的辛苦，他會要整個地從事於普通的業務。在他底年老時期，仍舊一樣地是慳吝者，因為積蓄底習慣並不能拿享受底願欲來使其均衡，反之，它倒以為老年所常缺乏之機械的恐懼，永遠存在於他心中。

然則，追求尊貴遊熱忱，又應當歸屬於甚麼呢？就以這

些富豪的少年爲例，他們專於喜歡在人家面前顯示其靈活而燦爛的裝束，爲甚麼有野心遊人只願意以某些榮幸底標記作裝飾呢？這就是因爲他把這些榮幸看做一種符號，向人們宣佈他底獨立，他所有之隨心所欲地使他們許多人幸福或痛苦遊勢力，以及爲他們全體都具有以博得永遠與其提供於他遊快樂成比例遊思情之利益。

但是，人家豈不會說：野心家之所企圖的甯可說是人們底尊敬知崇拜嗎？在事實中，他所願欲的正是人們底尊敬；但爲甚麼他願欲這個東西呢？在人對於偉大人物致敬禮當中，並不是那尊敬底舉動使他高興。如果這個舉動自身就是快意的，那末、隨便一個富足的人都無須出門、無須追逐尊貴、就可以享受這種幸福了。要滿足這個，他可以僱請十多個挑夫，給他們穿上華麗的衣物，帶上歐洲一切的勳章，早晨把他們安置在客廳裏，每天來給他底虛榮心支付一種諂媚和尊敬。

富足的人對於這種快樂毫無所動，就證明他們並不把尊敬當作尊敬去愛，而是當作其他的人不及他遊供認，當作他們那在我們觀察之下看來很可欽佩的能力以及他們那使我們免除痛苦得着快樂遊熱忱底保證。

偉大底願欲，所以只是建立在痛苦底恐懼或快樂底慕

愛之上的。如果這願欲底根源並不在這裏，那末，比野心家底謎更易解的還有甚麼？人們會問你：啊！你呀！你在瞻望高大位置底堂皇和華麗而把羨慕心汲盡，你敢於把自己抬高到一個更尊貴的驕傲；而且它們底光輝從此也不能拿那些來強迫你了。稍須想想，你所高出於其他人的並不如昆虫之低劣於他們那樣；於是你在侍臣中所看見的，只是一羣繞着蜂王而嗡嗡着過蜂子：就是帝王之尊，在你也不過表現成爲一種「虛榮」而已。

人們爲甚麼不能傾聽同這一樣的演說？他們常常對於沒有甚麼作爲過人很少敬重，而重大的地位常常都是付給偉大的才能麼？這是因爲偉大是一種產業，與其它財富一樣，可以看做無限快樂底交換品。因此，它們能夠使我們對於人過勢力愈是廣大，從而供給我們過益處愈是豐富，則人追求它們所用過熱忱就愈是多了。

住在北極過野蠻人，屢常瀕於兇猛的飢餓，永遠忙於漁獵，其產生一切思想的不是愛情而是飢餓。這種需要在他們就是其一切思想底萌芽。幾乎他們所有精神底組合，都只是流轉於漁獵底狡計上和供應飢餓之需要底方法上。

反之，婦人底愛，在開化的民族裏面幾乎是推動他們過獨一的彈力。在這些國家內，愛情發明一切，產生一切。華

麗、奢侈技術底創造，都是婦人底愛和博得她們底歡心過企圖之必然的結果。由富饒或尊貴使人不得不發生過願欲，不過是誘惑她們過一種新方法。假設一個生來沒有財產但又醉心於愛情之樂過人，曾經看到婦人們之對於情人，是情人底勢位愈高她們愈見容易承歡於他，因而愈使他思索到在她們之上過重視；由婦女底情慾激起了野心底情慾，我所說及過男子，就要希冀首相和大將底官職；他爲了升到這些地位，不得不拿出全副精力去取得才幹，或去運動陰謀。然而，本將形成的生活，其性質或是一個靈巧的陰謀家、或是一個有功業過人，都是完全反於本在誘惑婦人過生活底性質：因爲對於她們，平常只能以與一個野心家底生活絕不相容過忍耐性才能得其歡心。所以這是一定的，在少年時代以及他對於那爲婦人應當拿她們底恩情與信用交換過高位已經達到過地步，這個男子必須擺脫他所有過興趣，並且幾乎常常要犧牲現刻的快樂去希望將來的快樂。我說幾乎常常；因爲野心底路通常跑起來都是極長的。且不要說這些人，其野心是剛才滿足馬上又增長的，永遠是用新的願欲去代替已償了的願欲的。他們當了宰相的，又想當國王；當了國王的，又像亞歷山大(Alexandre)，希冀世界帝國，並想升在一個、以普天下底尊敬給他們保證世界整個兒都爲他們底幸福而擲

作、這樣的帝位之上。我還說，且莫談這些非常的人，就假設在野心上是很溫和的，也顯然地那由於婦人底情慾而成爲一個野心家過人，通常只有到一切願欲都滅絕了過年齡才能達到初步的地位。

不過，他底願欲，除非這個人已經到被置在又峻又滑的危崖這樣的地位，是不會淡下去的。他自己覺得四方八面都是要得他而甘心過人，他們預備射穿他，在他周圍把弓拉得滿滿地。這時他才心驚膽寒地發見了半開其口過可怕的深淵。他覺得在他底沒落裏面，由於偉大之悲慘的一部份，他將成爲受貧困而不被憐惜過人。他覺得他要受那曾被他的驕傲所凌辱過過人底侮辱，他將作他底對手底輕蔑過目的物，所謂輕蔑，這時是比從前的凌辱還要殘酷些的。他覺得他爲低於他過人們所嘲笑後，他們於是從這個尊敬底擔負方面解放出來，這種尊敬底享用對於他有時好像可厭，但是當習慣使其成爲需要以後，則尊敬底喪失又是一種難堪的事。他這才看出，他所從不曾領略過過唯一的快樂被剝奪了，並且至於衰減，他在像客裔者觀賞他底財富一樣地觀賞他底偉大時，再不會享受它們所能提供過一切享樂底可能性了。

如此，這個野心家，就由煩悶和痛苦底恐怖，被拘束於那快樂底愛使其進入過生涯之內了。保守底願欲在他心中

遂繼取得的願欲而起。而為維持權位或達到權位，其必需的精力之多寡差不多是一樣，顯然的，這個人必然把他底少年及成年時代耗費於這些位置底追求和保守，這些位置之被願慾，單是當作取得那些為他所永不能接近遊快樂之方法的。因此，到了不能有一種新的生活遊年歲，他就委身且實在不得不完全委身於舊來的事業；因為一個永為活躍的恐懼與希望所糾纏並不斷地為強烈的情慾所衝動遊靈魂，其所看重的常常是與其受野心底攪擾不若過和平生活底無味的安靜。這正像船一樣，當北風已經不吹動海面時，仍被波浪捲到南岸去了。人在老年時代是循着情慾在少年時代所給予他們遊方向而行的。

人只有要被人尊重才願意成為可尊重的，人只有要享受與這種尊重相連遊快樂才願意人們底尊重。所以尊重之愛不過變相的快樂之愛罷了。而快樂只有兩種：一是感官底快樂，一是取得這些快樂遊快樂，後者是被人例入快樂中底方法。因為一個快樂底希望就是一個快樂底開始。但這種快樂只有當這個希望可以實現時才存在。因此，肉體的感覺就是驕傲和其它一切情慾之產生遊萌芽。在這些情慾底數目中，我明白友誼在表面上是最算粗感官底快樂而獨立遊東西，為由這最後的例子以照應所有我已經說過遊情慾底來

源，這是值得加以檢討的。

愛，就是有所需要，決沒有無所需要過友愛。如果說有，那就會是無原因過結果。人不都有同樣的需要；所以友愛在他們當中也就是建立在各種不同的動機之上的。這部份人，需要快樂或金錢，那部份人則需要信用，這一些人需要談話，那一些人又需要委託其勞苦於人。結果就成了金錢(註二五)底、陰謀底、精神底、和患難底朋友。再沒有比在這個觀點之下去攷量友誼、去形成關於友誼遊朋白的觀念、更為有用的了。

(註二五) 一直到現在，人們總是彼此作繼續地說：人不應該在他底朋友中，把那些只為我們底金錢而對我們之勢利交遊人打算在內。這類底友誼無疑地是最詭媚的，但這總仍不減其為一個真實的友誼。例如人們，對於一發總檢察官，總是愛他那使人跟從底權勢。在他們底大多數中，對人底愛是與對金錢底愛同一化了的。為甚麼要拒絕給這種情感以友誼底名稱呢？人不能為我們而愛我們，但常常為某些原因，原因之於友誼彼此都是等價的。一使男子愛上一個婦人，我們能夠因為這只單單是愛她那眼睛底美和顏色底美而說他不愛她嗎？但，人會說，那末只要這個富有的人剛剛落入於貧困時候，人家馬上就會不愛他了。是的，誠然這樣；但是，假設小小痘毒染着一個婦人，通常如人家是要與她絕斷關係的，而這個決裂沒有證明當她從

關於友誼與關於愛情一樣，往往做出有一些傳奇，到處找尋那中間過英雄；相信無論何時都已經找着；首次相遇的

前還美麗過時候人家並不會愛過她。假設一個朋友，我們對於他有最大的信任，什麼靈魂、精神、和性格為我們所十分地尊敬，但他忽然變成瞎子，聾子和啞子；我們對於他，將為我們底老朋友底損失而傷感；我們仍然尊重他的殘廢之軀；然而，事實上，我們不再愛他了，因為這不是我們曾經愛過過那樣一個人。對於一個道貶謫的總監察官呢？人就再不愛他了；這恰恰像一個朋友，突然變成又瞎，又聾，又啞的人是一樣的。然而，這種真真的程度，對於貪圖金錢遊人之只會對那能供給他以金錢遊人有最多的柔順一事，並不減少。無論是誰，只要是需要金錢，便生來就是總檢查官和擁有金錢遊人底朋友。他底姓名能夠記在地位所屬遊家用器物之清單上面。使我們不肯給予最有關係遊友誼以友誼之名的，就是我們底虛榮心。在我所觀察遊東西上面，對於友誼底事實，是堅固和最經久的通常要數有德行遊人底友誼。但在惡人也同此一樣。如果，我們不得不承認友誼只是聯絡兩人遊感情這種東西；堅持在惡人之間沒有友誼，這就是否認了最真確的事實。能夠懷疑：如那個謀反人，不是以最好的友誼結連起來的嗎？熱弗爾（Jaffier）不愛雅克·比雷（Jacques Pierre）隊長（Capitaine）嗎？屋大維無疑地是一個沒有德行的人，他不愛那意志薄弱的墨色勃（Mecène）嗎？友誼底力量，不能拿兩個朋友底道德去測度，而只能用遠括他們遊利益底力量去測度。

便十分地結託，儘管知之甚少，而愛之則却深，並且以好奇的態度去求認識他。好奇心是滿足了嗎？人討厭那事了，並未曾遇着他們那傳奇中的英雄。所以人們成爲可以契約動情而不能夠有甚麼友誼。所以對於友誼底利益，應該有一個明白的觀念。

我要承認在把友誼看做一個交互的需要中，人只能藏在一個長的時間過程裏面，要想有同樣的需要、因而同樣的友誼(註二六)存在於二人當中，是很困難的。再沒有比過去的友誼更爲稀少的東西。(註二七)

但是，如果比較戀愛底情感更經久得多遊友誼底情感，有它底發生、增長、和消滅，知道它過人至少就不從最深厚的友誼過到最厲害的仇恨，而並不厭棄他之所愛。如此，他

(註二六) 兩個朋友發生交誼於其中適環境一成既知，則其性質就可得認識了。假如他們必然絕交，毫無疑義地就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預言這兩個朋友停止其交互利用適時間，不能像天文學家計算日月蝕底時刻那樣算準其決裂底時刻。

(註二七) 不應當把習慣底聯繫、爲承認的友誼而有之有價值的尊重、以及有利於那使我們繼續同所謂他朋友生活適社會之榮幸底地方、與友誼混淆起來。人當其爲最強烈底感情所動，常能照人家對他新已盡過義務而爲他人盡職。但在事實上，他們底對面是我們所不必需的，人也就再不受他們了。

豈少了一朋友嗎？他決不奮激起來反對友人；他只是嘆息人類的天性，下淚地大叫：我底朋友不再有同樣的需要。

要對於友誼做出一個明瞭的觀念，是十分困難的事。圍繞着我們遊一切，在這方面，都盡量想法來欺騙我們。在人們中間，有些爲要他們眼目親見最大的尊重，遂過分誇示其對於朋友遊情感，由友誼造出一些傳奇式的描寫並且自信以爲真實，一直要做到時機在使他們自己及他們底朋友都覺悟了中，教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如其所想迤那樣愛。

這種人，通常是自認爲有很熱烈地愛人及被愛過需要。可是，因爲除了第一次與人相遇而外絕不會被一個人底德行像那樣強烈地刺激過；因爲習慣使我們淡漠於美、於精神甚至靈魂底品質；而我們終於只能夠被驚奇底快樂來強烈地衝動。富有思想遊人對於這個問題，曾很有趣地說：誰願這樣強烈地見愛於人（註二八），就應該對友誼與對愛情一樣，具有很多暫時嗜好而不可有情慾。因爲，他添說道，最初底時間，在這方面和那方面任何一種，都是最熱烈和最柔和的

（註二八）友誼不如某些人所認定的，是一個親密之永久的情感，因爲人們沒有任何繼續不斷的東西。在最親密的朋友中，還是有冷淡的時候。那末，友誼可見就是親熱與冷淡底情感之相續，在這裏，冷淡底情感是很稀有的。

時間。

但；對於一個自己對自己有幻想過人、他與十個假仁假義的作爲朋友，這些人裝出些他們難於忍受過情感，有許多被欺的人而從不曾被人欺騙。他們給友誼染上鮮明的顏色，但是假的：他們，唯一關心的就是他們自己底利害，只是爲他們底勢聲而請其他的人在同一的畫像之上來作模範。

(註二九)

有了如此多的錯誤，要於友誼形成明確的概念是一件困難的事體。但人家也許這樣說，就是把感情底力量略爲誇張一點又有甚麼害處呢？害處在使人們習於對他們底朋友

(註二九) 對於友誼敢給以一個明白的意義，這或者須要有些勇氣而且自己也就是能夠有友誼過人。人至少對於激起友誼底感覺來反對自己，是可靠的。如像那些常常愛講述其冒險行爲的法儒者就是這種的人。希望凡自稱是那樣重友誼過人讀讀盧仙 (Lucien) 底「多克羅利」 (Toxari)；希望他們自己問問，對於那友誼曾使西波斯人 (Scythes) 及希臘人 所實現進行動，自己是否也能做到。如果他以其心自問，就會承認在這個世紀，人們連這種底友誼觀念也是沒有的。所以，在西波斯人 與希臘人，所謂友誼是被置於德行之列的。一個西波斯人，不能有兩個以上過朋友；但爲救助他們，就有權利包辦一切。在友誼這個名稱之下，激發他們的，有一部分是對於尊敬過人。若單單是友誼當不至於有如此的勇敢。

要求一種爲自然所不曾賦給過美滿。

被這同樣描劃所誘惑，但終極被經驗所喚醒過無量數的人，生來就是易感的，而在妄想之下疲於奔命的，感覺友誼底無味，對於這個友誼，他們假如不是從那方面構成一個傳奇性的觀念的話，這乃是本有的，並無不宜。

友誼以需要爲前提，需要愈是急迫，則友誼愈是強烈。因此，需要便是感情底尺度。假使脫離翻船底險過一男一女，在一個荒島上得免於難。在那裏，沒有重見故鄉過希望，他們不能不互相幫助去防禦猛獸、去生活、去擺脫絕望：沒有比這個男子與這個婦人之間所有過友誼還更爲強烈。但如果他們是留在巴黎，那末他們也許會互相厭棄。兩人中過一個設或死去呢？則其他一個眞眞就等於失喪了自身底一半；沒有痛苦與他這個痛苦相等：應當習於居住荒島之上，以便感覺一切的兇暴。

但，假如友誼底力量常常是與我們底需要成比例，那末這就因此是政體、風俗、環境、以及時代、來彼此相消長地便利於友誼了。

最好是回憶有時同樣的德行，在各種時代、依照其在每一世紀之不相等的用處而異其價值。

誰個疑惑在一個騷亂和革命底時代、在一備準自衛過

政體中、友誼不是比在一個和平狀態中更為強烈更為勇敢嗎？歷史在這種性質上提供了千百個英雄主義底例證。於是友誼在一個人是以勇敢、細心、堅忍、光明和才識為前提；這些為騷亂時代所絕對必需而很難聚集於一個人身上遊品質，便是使一個人極端見重於其朋友遊東西。

如果在我們現時遊風俗內，我們不向我們底朋友要求這些品質（註三〇），這是由於這些品質對我們沒有用處；這是由於我們沒有重大的祕密要付託，沒有戰鬥要進行；因此，我們也再不需要我們朋友底才識、光明、精細、勇敢。

在我們現刻遊政體裏面，各個人並不是以任何公共利益聯合起來的。要想得着甚麼好處，保護者比朋友更為需要。打開所有房屋底門戶，奢侈和這所謂社會精神的，已經使無量數的人脫出友誼底需要，沒有動機、沒有利益，是以使我們在現在感受我們底朋友之真實的或者互相的缺乏

（註三〇） 在這個世紀，友誼幾乎不要求任何品質。無窮的人都安心作真實的朋友，誰要在世間做點事業。這一些人，為免於毫無所事遊煩悶而自願成為他人事務之適當的求事人；那一些人則為人服務，但使人對於他們所盡的義務付出一種煩悶和其自由之喪失底代價；還有別的一些人，終極就自以為很夠得上友誼，因為他們是像一個儲藏庫底看守者那樣可靠，而且有保險箱和一般的德行。

的。所以，這就再沒有友誼了(註三一)；對於朋友這個字已不再把從前與它相連遊觀念與它相連了；在這個世紀所以可同亞里士多德一樣喊出(註三二)：‘啊，我底朋友！再也沒有朋友了’。

然而，如果人之或多或少地有朋友底需要是時代、風俗、以及政體底關係，並且如果友誼底力量常常是以這種需要之急切的程度為比例，這也覺得人心之更易納入友誼同樣是看條件如何：普通就是由於這些條件人才有求於他人遊需要。

不幸的人一般地是最親熱的朋友；他們被共通的困苦所聯合，在憐憫他們底朋友底不幸中，他們自身也就取得自慰自解底快樂。

我所說遊條件，係就其性質而論。也有些不能不有朋友遊人。第一種就是具有軟弱、怯懦之性遊人，他們在其一切行為中，只有他人底幫助和指導才能有所決定。第二種就是

(註三一) 所以俗話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註三二) 每個人都照亞里士多德語重複地說他並沒有朋友；而每個人都特別堅持自己是好朋友。要這兩個如此相矛盾的論調成立，必得在友誼底事實上有許多的偽善者和許多昧於自知遊人。

後一類的人，如我已經說過的，或者會要起來反對這章書底某些議論，在我也許被他們底叫喊所反對，且不幸會被詭辯所贊成。

有憂鬱、嚴肅和專制之性遘人，他們就是他們虐待遘人底親熱朋友。這就充分像蘇格拉底兩個妻子之一，她得着這個偉大人物死去底消息，悲痛之深勝於第二個。因為這個婦人性情溫和可愛在蘇格拉底身上所喪的不過是一個丈夫，而那個婦人，則喪失了他底潑辣脾氣底犧牲者，只他才能忍受那些。

最後還有一些就是除了一切貪心、一切強烈的情慾、而為受過教育者所樂道遘人、在我們現刻的風俗中間，這一種人，如其是有德行的，便是最親熱和最可信託的朋友。他們底靈魂，經常是呈現於友誼的，了解友誼底一切樂趣，依我底假設看來，沒有任何情慾能夠使他們這種感情得到均衡，友誼遂成他們唯一的需要。所以他們也能夠有一種很明白、很勇敢的友誼，即或這友誼不像希臘人和西迪斯人 (Soythes) 那樣。

由於相反的理由，通常人們愈是離其他的人而獨立，他底友誼愈是淡泊。所以有錢、有勢遘人通同都很少感到友誼底需要；他們同時通常是成為冷酷無情的人。實際上，或者由於人類自然是殘酷的，無論何時他們可以毫無過失地成為殘酷的人；或者由於有錢、有勢遘人把別人底貧困當作他們底幸福之一責譴；最後，或者由於他們想逃脫不幸者之麻

煩的要求；不管怎樣，他們幾乎與常常苛待那些受貧困遊人却是千真萬確的。（註三三）窮人底景況，在大多數人上面，造成墨達斯（Meduse）（註三四）底頭腦底結果：看着它底樣子，人心就變換成了石頭。

此外還有一些淡於友誼遊人。這便是那些滿足於自己遊人。（註三五）這種人，習於從自己身上去找尋幸福，而且還對於嘗被窮的快樂一事太明瞭，他們不能保存對人之惡底愚昧之幸。（這個貴重的愚昧，在年幼時代，是很強烈地緊接着友誼底聯繫的。）所以，他們只要是少於感到這個感情底愉快，他們也不能夠就有這一種感情。正如一個富有精神遊婦人所說的，‘這往往是冷酷的人亦如解悟遊人那樣地少’。

（註三三） 他所做出遊那個些微的錯誤，就是一個足夠使他拒絕一切援助遊藉口：我們希望不幸者成爲完人。

（註三四） 希臘神話中三仙女之一，Perseë將她底頭割下，有使敵人一見此頭即變爲石遊作用，故每遇征戰都把這顆頭帶上——譯者

（註三五） 在這種情形中遊人爲數不多。自己滿足底力量，原來被認爲神底屬性而且不得不常作神性重視的，但在一個人身上過着時，便被置諸惡行之列了。因此，這就是在一個名義下遭斥責的，而在另一名義下就被讚揚了。人們不是好多次在在無感覺性底名詞下，對於佩得勒爾先生曾贊揚他所有之自居遊力量，即是既足以成爲人中

最智哲和最幸福的人麼？

如果極端智哲使人有時流於個人底友誼，它像魯·倖葉耳 (Saint Pierre) 和風得勒爾先生底例子所證明的，使他們替人類散在那為活動的情慾強我們聚集於唯一個人身上激惹和感情。唯有智哲之人，與那些只在其因為被欺才是善良，而善良隨其精神之明達遞減，蠢人們，大有不同，他能經常地善良，因為只有他對人有所認識。他們底惡不能激怒他：他在他們中所看見的，正如德謨克里特 (Democritus)，只是一些瘋子和孩子，若怒髮沖冠地去反對他們就滑稽可笑了，他們比較起來是最值得可憐不齒得惱怒的。他最後用一個機械師考察一架機器底動作一樣過眼光去觀察他們。他並不辱罵人類，只太息於那把一生物底保存聯繫於牠一生物底摧毀遊自然，它令鷹鳥搏擊鴿子，鴿子吞食昆蟲，以互相滋養，它把每個生物造成一個行殺進兇手。

如果只有法律才是沒有脾氣過裁判者，那末，智哲之人，在這方面，就可以與法律相比。他底冷淡常常都是公正的、大公無私的；它必須當作在位遊人最大的鑑行之一看待，而一個朋友底太大的需要常必至鬧出某些的不公正。

最後，只有智哲之人能夠寬仁，因為他是獨立的。凡以交互的實利作紐帶而聯合起來遊人，彼此都不能自由。所以友誼只成於交換，倘有獨立可云健附。

(註三六) 如果人為自己而愛朋友，我們除考察他底安適外，從不必注意其它，不責備他沒有來看我們或與我們寫信；我們將說他似乎是你事更有興味，我們為他底幸福而祝賀吧。

由我所說的可以結論出：友誼底力量常常是與人們這部份對於那部份所有遊需要成比例的（註三六），而這個需要則隨時代、風俗、政體、條件及性質之差異而不同。但是，人家說，假如友誼常常以需要為前提，則這個至少不是肉體的需要。甚麼是一個朋友呢？一個我們所選擇遊親人。人望有一朋友為的是生活，可以說，為的是把我們底靈魂傾注到他底靈魂中去，而享受暢談心曲遊愉快。所以這種情慾，不是建築在痛苦底恐懼之上、也不是建築在肉體的快樂底愛之上。然而，我可以答覆，一個朋友談話底樂趣在於甚麼呢？在於能夠訴說肺腑。資財已經把人置於尊貴的地位了麼？人便與他底朋友商量增加其財產、其榮譽、其信用及其聲名遊方法。人是在貧困中麼？人與同樣的朋友，找尋免去窮乏遊方法；而他底談話，至少在痛苦中是能夠給我們免除那些冷酷無情的談話所有遊煩悶。所以人與他底朋友所談的，總常常是他底辛苦或他底快樂。然而，如果這所謂真的快樂和真的辛苦，如我上面所已證明的，不過是肉體的快樂和辛苦；如果給供給它們遊方法只是希望底快樂，即以前頭那些之存在為前提，而且可以說只是一個結果；那末由此可知友誼與慳吝、驕傲、野心和其它的情慾一樣，都是肉體的感覺之直接的結果。

甚麼權力不在我們身上發生感官底快樂！感官底快樂，使底比斯人 (Thébains)底神怪的戰爭成爲一個不可抵禦的戰爭；它們當戰勝者分配戰敗者底財物和婦女時，對於古代民族暗示以最大的勇氣；它們最後造成這種塞米尼人 (Samnites)底道德性質，在他們，最大的美便是最大德行之代價。

要以一個最詳細的例子保證這個真理，這就是人所檢討的，用甚麼方法李攷格給他底同國公民底心裏以熱情，換言之，即德行底狂熱。並且，就會看見，假如在勇敢上沒有民族能夠超過拿塞德摩尼人 (Laocédéniens)，這就是沒有民族能夠像他們那樣更加尊重德性，並更好地知道獎勵，還能回憶那些莊嚴的祭日，在那時，按照李攷格底法律，美麗的和年輕的拿塞德摩尼女子，半裸着身體，舞蹈地走進人民大會中去。在那裏，當着民族全體人，她們用諷諷的態度侮辱那些怯於戰鬥的人，她們用歌詞去讚美那大著戰功的青年戰士。這樣，誰疑惑那不奮勇的懦夫，當着全體人民面前，受這些青年女子蓄辣的諷諷，爲恥辱和慚愧之憂苦底俘虜，竟不會發生很沉痛的後悔呢？反之，對於那少年的英雄，由美麗的手中接到得勝之旗，從長老額上領略對於他們遊尊重，從那年輕女子底眼目中領略對於他們遊愛，並領略得只

有希望和快樂是這些寵榮底保障，這又是何等的勝利呢？可以疑惑這少年的戰士那時不醉心於德行嗎？同樣，斯巴達人，常常勇於戰鬥的，在與敵人交鋒中無不爭先恐後奮勇前進，而且就四方八面都是死包圍着時，他們除了光榮而外沒有看見別的東西。在這個立法當中，一切都傾重在把人轉化成英雄。但要創立這種法律，就須李攷格深信快樂是人們唯一的和普遍的動力，感覺得婦女無論在甚麼地方都像美麗花園裏邀花，生就只是為地球底裝飾和眼睛底快樂，可以施於一個最高貴的使用；並感覺得這種幾乎在世界上一切民族都輕賤和渺視邀女性，能夠與男子共其光榮，與男子同分它使其取得邀錦標，且最後成為立法之一個最強有力的彈機。

實際，如果愛底快樂對於男子是最興奮的快樂，那末，在這個快樂內，包含着甚麼富於勇敢邀萌芽，並且對於婦女邀願欲能不煽起道德底狂熱嗎？

誰在這一點上加以檢討，誰便會感覺到：若是斯巴達人底大會是最為衆多的，在那裏以最多的恥辱去加於不奮勇的人，對於有價值之事邀崇敬和頌揚當還要來得重大些，那末斯巴達也許會把德行底熱忱還要推進得更遠。

為要證明這個，假定如我所敢說的，我們更深入於自然

景象之內，就已想像到了在以很多的豔麗裝飾美麗的婦女中，在把最大的快樂連繫於她們底享受中、自然已經便有意地把她們造成最高道德底獎品。我們還要假定最美的拿塞德摩尼女子，照那些專供奉伊西斯(Isis)和韋斯達(Vesta)適貞女底模範，已是專供奉於有功業者的；她們裸體地出現於大會中、當作勇敢底代價而為戰士取去；而這些少年英雄，遂同時受着愛情和光榮底雙重陶醉：不管這個立場與我們現在的風俗有許多乖遠和奇怪的地方，但它仍舊使得斯巴達人成爲最道德和最饒勇的人，却是實在的，因爲道德底力量常常是與人用以獎賞它適快樂程度爲比例的。

現在，爲要知道那給人以善者或惡者之名的是甚麼，就應該觀察那在使每個人活動起來適各情慾中，必然有一個情慾來主要地支配行爲，而且在他底靈魂裏戰勝其它一切。

而人，隨後者在其中指揮之或多或少的尊嚴並隨它以其性質或環境之於國家有益或有害而更屢常地決定於善或於惡的，遂接得了善者或惡者底名號。我只添說一句，他底惡行或德行底力量常常是與他底情慾之活躍成比例的，而這些情慾底力量則以他覺得滿足了它們所得適快樂程度爲準則。這就是爲甚麼在最初的少年時代，即最富於快樂之感

和能夠有強烈情慾適年歲，人通常能夠做出最偉大的行爲。

想對自己怎樣矯飾，是枉然的；當你只由他人底不幸才能取得自己底幸福時，那你就必然成爲人家底仇敵。存在於我們底利益和公衆利益之間適翕合，就是幸事，通常由於尊重底願欲而產生出來適翕和，對於人們提供一些柔和的感情，他們對於這種感情適鍾愛就是報酬。凡要成爲有德行適人而就常有些待克服的僻性的，將必然是一個不公正的人。應該褒獎的德行，從來就是不可靠的德行。在實踐中，可以說經常與情慾交戰而不有多回的失敗，簡直是不可能的。

有德行適人，並不是犧牲他底快樂、他底習慣和他底最強烈的的情慾於公衆利益適人，因爲那樣的人是不可能的；但却是這樣的一種人，其最強烈的的情慾是與一般的利益如此融洽以致他對於德行幾乎常常需要。所以，愈是接近於完善，愈是夠得上有德行者底名稱，這要決定我們去做一個不公正的或犯罪的行爲，就須要最大的快樂底動機，一個最有力的、最能煽起我們底願欲之火焰、因之在我們就以不再有爲公正適情慾爲前提、適利益。

請看這就是以最明白、最確切、最符合於經驗適樣子，區別有德行適人和有惡行適人之所在。這是在這個平面上，

社會上遊人做了一個精確的寒暑表，在其上指出每個市民底惡行或德行底各種度數。如果透入人心底深處，就可發見每個人對於他底德行所定遊價格。達到這種認識遊不可能性，強迫我們判斷人只能以他們底行動為根據；這種判斷，在有些特殊情形中是極端錯誤的，但歸總來看却是十分合乎全般利益的，而且差不多也是有用的，如果是最正確時。

進到專制制度，是容易的。人民對於堅固的暴虐政治給他準備下遊害處，是很少能夠預見的。假設後來察覺到了，這也是在這樣的時候，即他們已被困於羈梏、一切部分都上就了鎖鍊、並且在無力自衛的狀態之下，他所期待的只是戰兢兢於所用以懲治他遊刑罰。

王侯們，因人民底弱點而肆無忌憚的，做了專制魔王。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在他們底頭上懸就了斬他們遊劍；他們不知道要廢棄所有的法律並把一切歸屬於專斷的政權，就永遠須要訴諸力量，並且往往要使用兵士底劍；而這樣的方法之慣常的運用，不是激起公民底反叛而鼓動他們做復仇的事，就是不知不覺地使他們習於除開力量外不承認其它的正義。

這個觀念，長久地廣布於人民之中；它深入於民衆，並直到深入於兵士。結果，兵士看出：在一國之內沒有能夠

抵抗遊任何東西存在；王侯爲臣民所厭棄就不得不假兵士以一切權力；他底靈魂不由自主地趨於大胆妄爲的計劃；他要求改良他底環境。這時只要有一個胆大而勇敢的人以這種希望去誘惑他，允許他劫掠某些大都市，像這樣的一個人，如全部歷史所證實的一樣，就足以做革命了；革命常常很快地接着來第二個；因爲如孟德斯鳩底有名的總統所指出過那樣，在專制國內，往往屠殺暴君而不掃除暴君制度。一旦兵士認識了他底力量，就再沒有制服遊可能了。對於這個問題，我可以引出羅馬底一切皇帝，他們爲想把國家從兵士底暴政下解放出來而在軍隊中恢復舊日的紀律，被傭兵(Prétoriens)所廢了。

爲了統治奴隸，專制者不得不將就那些永不可放心而又驕橫的軍隊。當王侯在國內創立了一個強有力的官吏團體，事情就不像那樣。人民受這些官吏底裁判，就有正義的和不正義的底觀念；兵士常從市民中抽調出來，在他底新的職業中保存着正義底觀念。此外，他感覺到那由王侯和官吏所結成遊市民底全體，在法律底旗幟之下，反對他能行嘗試遊大胆的企圖；而且不管價值怎樣，他終究要在數目上遭慘敗。這樣，他就同時被正義底觀念和恐懼自然使其循規蹈矩了。

所以這些強有力的官吏團體，對於國王底安全是必需的。這是王侯和人民共同的擋箭牌，一個屬於暴虐政治底殘酷方面，他一個則屬於叛亂底狂暴方面。

無論是誰，在維持王侯底權威這種藉口之下，想把它一直達於獨斷的政權，這就同時是壞的父親、壞的市民、壞的屬下。所謂壞的父親和壞的市民，因為他給他底祖國和後裔帶上奴隸制度底鍊子；所謂壞的屬下，因為把合法的權威變成獨斷的權威，這便是煽起野心與失望去反對國王。國王對於這樣的謀略應該充耳弗聞，並且應該記着他們唯一的利益我敢說就是經常維持其王國於有價值遊地位，使他們與其後代均得享受它。這個真實的利益，只有明見的王侯纔會聽信。至在其它，則君臨一切遊榮光、危機四伏之懶惰底利益，常常戰勝一切其它的利益；而且整個的政府，正如歷史所證明的，總永遠是傾向於專制制度的。

我首先把專制制度區別為兩種。一種是突然用軍隊底力量建立在一個不耐於受它底痛苦之有德行的民族上。這個民族可以拿用力使屈遊橡樹來比較，其彈力很快就要掙斷那使它彎屈遊繩子。希臘在這方面提供了千數的例證。

另外一種，則是由於時間、奢侈、和柔懦造成的。在其中建立了這種制度遊民族，仍可以拿同樣的橡樹來比較，它逐

漸地彎屈，不知不覺地失掉了再伸起來遊必需的彈力，在這章裏所說的就是這最後一種專制制度。

在服從於這種政體遊人民，當局的人，不能夠對正義有任何明白的觀念；他們在這件事上面，是陷入於最深的愚昧之中。實際上一個魏西耳 (Visir) (註三七) 能夠構成甚麼正義底觀念嗎？他完全不曉得他是公衆的福利之所在；然而，沒有這個認識，便會無嚮導而四處漂流；當最初少年時所接受遊正義和不正義底觀念，不知不覺地暗淡下去，最後便至全然消滅。

不過，人家會說，誰來給魏西耳們揭露這個認識呢？我可回答，在這些專制國內，市民決沒有參與公衆事務遊機會；大家悲傷地看着那忽視祖國之不幸遊人；蘇丹 (Sultan) 底錯解利益與其臣下底利益處於相反的地位；爲王侯效力就是背叛了民族，在這樣的專制國內，他們又怎樣取得這個認識呢？要成爲正義而有德遊人，應當知道甚麼是王侯和臣下底義務；應當研究那連結社會所有成員於一起遊互相的契約(或條款——譯者)。正義並不是其它的東西，只是這些契約之最深的認識。要想達到這個認識，是應當思維的；而，在被獨斷政權壓服了遊人民，那個人敢於思維呢？懶惰、

(註三七) 土耳其各部大臣，大穆國耳就是宰相。——譯者

無益、不習慣、甚至思維底危險、立刻就把他弄到毫無力氣遊境地。在禁錮了思維遊國家，人們是很少用思維的。若說人在其中之含默由於有見識，在引誘人於不少思維之境，是枉然的；確實的倒是使人入於不再思維之境，而且從來高貴的和勇敢的觀念，是不產生於壓迫在專制主義之下遊頭腦當中的。

在這些統治裏面，使人活動的從來只有那宣告帝國底崩潰之昏曠行爲和利己主義底精神。每個人都死死地把雙眼釘住在個人私利之上，從不轉向於一般的利害。在這些國內，人民沒有任何種公衆福利底觀念，亦沒有任何種市民底義務觀念。從這同樣的民族中挑選出魏西耳上台之後，也決沒有治理和裁判底任何原則；他們之企圖高位，所以只是爲了承奉王朝、爲分享權勢，並不是爲做好而來。

不過，即是假定他們底動機是好底願欲，而要這樣做，就應當自己弄明達；而魏西耳必然地爲宮庭底陰謀所左右，沒有思慮底空閑。

此外，要想把自己弄明達，必須捨得忍受研究和思慮底勞苦；甚麼原因能使其做這些事呢？他們並不爲監察底懼怕所激勵的。

如果我們能夠以小喻大，就拿文學界來說。假使我們從

中廢止評判員，人豈不感覺到、免除了現在強迫一個作家小心並改良其才能之有裨益的檢查恐懼、這個同樣的作家所提供於公衆的將只是些不精細和不完美的作品而不再有別的嗎？看吧，這恰恰就是魏西耳所處的情形；這正是因為這個理由，他們不肯注意於治理國家過事務，而且一般地從不需求教於明達的人物。

人家還可以說，如果魏西耳絲毫沒有受教育過利益，那末，公衆底利益或許就是魏西耳受教育過所在；一切國家無不願好好地統治。爲甚麼在這些國內並不見充分有德行過市民責備魏西耳底愚昧和不義，並以輕蔑底恐懼使他們不得不成爲市民呢？這就因爲專制制度底本性是在於使人底性靈趨於卑劣和輕賤。

在那唯一依法律以行賞罰和人只服從法律過國家，有德行過人，永有安全保障，能夠得著靈魂底堅決和大胆。這種靈魂，在專制國內必然要衰弱下去；因爲在那裏，他底生命、財產和自由，均隸屬於一個人底獨斷的意志和癖性，在這些國內，要做有德行者之無意義，正如在克納特人（Crète）和斯巴達人中不做有德行者之爲狂悖是一樣的。所以在這裏也不會看見那個起來反抗不正義。

在壓服於專制主義之下過國內，公衆底愛情、尊重和喝

采都成爲罪惡，得着這些遊人受王侯底懲罰。

一個當奴隸的人民，必然要把勇敢、大度、廉潔、輕生、最後對於凡是建立於祖國和自由極端的愛戀上遊一切道德，盡都看成滑稽可笑的事。在波斯，人們應當把一切有德的臣下當作瘋子、當作王侯之敵人看待；因爲他受了希臘英雄主義底影響，激動同胞，團結起來，想以一個敏捷的政治改良，把這道德被輕視遊帝國轉危爲安。波斯人，怕顯出自己底卑劣，必然覺得希臘人是可笑的。我們除了很活躍地使自己感動遊感情而外，從不能受其它任何刺激。一個偉大的市民，凡屬市民所在處處都是崇拜底對象的，在專制政府下面，只能當作瘋漢看待，從不能有別的。

半政治家，因爲不能佔領廣汎的時間，常常太厲害地爲當前的危險所動，當他們想到改正人民過分的德行時，習於把每個行動當作是與聯合他們底一切於其中遊關係獨立着的去觀察，他們所做的最屢常地只是把人民底成功和光榮所繫遊「巴拉木像」(Palladium)奪了去。

這就是對於古昔的讚美應當代以現在的、爲偉大的行爲而保留着遊讚美；而且這個讚美還只是一個虛偽的或偏見的讚美。一個明瞭的讚美必然地使我們做出仿效的動作。

然而，就在這些自謂酷愛光榮遊人們當中，誰個會以勝

利不全然歸功於他底價值和他底智巧而以爲恥呢？

我們尊敬價值，但不及在斯巴達那樣尊敬；同樣，我們不會在一座堅城底狀況下遭受那爲拿塞德摩尼人所感動過輕蔑底感情。

從我們爲祖國而發動過某些愛情方面，並不會看見一個當母親在喪其一子於沙場以後還責備其敗後剩下來生還過兒子。

如果，即是在歐洲，對於同樣的行爲和相似的德行只有沒出息的讚美、不再有其它，那末，甚麼輕蔑爲東方人民對於這同樣的德行所不應有呢？誰能夠使他們加以尊重呢？這些國家，布滿着卑賤的和罪惡的靈魂。而一具有德行過人，在一個民族之內，數目太少，不足以糾正習俗，這個民族就必然地要充滿卑劣腐化之徒底風氣了。這些壞人，常以譏笑他們所不任受過感情爲利，因使有德行者含默起來。不幸有德行者：即那不屈從於包圍他過人之呼聲過人、有充分勇氣以當其民族之輕蔑過人、並且充分清楚地感覺那墮於卑劣到某種程度過民族之尊重乃是一個可恥而不足貴的尊重過人，實是太少了。

漢尼拔(Annibal)在安第約煦(Antiochus)朝廷所受過輕慢，就損壞了這個偉大人物底名譽嗎？普魯西雅(Prusias)把他賣給羅馬人過卑鄙行爲，便把這個著名的加太基人底光

榮消滅了嗎？這在後輩底眼目裏，它所損壞的名譽，只是交出他適國王、議事會和人民而已。

凡我所已說的，其結論就是在那些專制帝國之內，對於德行真真只有輕蔑，而對它適尊重只是一個名詞。如果人家時常祈求它，如果要求市民要具有它，那末在這個場合，德行就如真理那樣，是在充分聰明地隱藏它使其默不作聲適條件下要求。

一種奴隸的人民怎樣抵抗一個自由和強大的民族呢？爲要無罪地使用獨裁的政權，專制君主不得不使其臣下底精神和勇敢趨於癡痺。使他稱強於內適東西，就是使他致弱於外適東西；他驅逐自由，隨着把一切德行也驅逐出帝國之外了；亞里士多德說，德行不住在奴役靈魂之內。如我們已經引過適孟德斯鳩底有名的總統，並且說：要成爲一個好奴隸，應當從成爲一個壞公民開始。所以他不能抵抗一種人民底攻擊，這種人民如羅馬人、其中的議事會和將軍們在政治和軍事學中都絕對地新，而他則取之於這個同樣勇氣已爲他所摧殘和精神已爲他所縮小適民族內面；因此他應當是被打敗的。

不過，人家可以說，雖在專制國家之內，德行有時仍舊放出偉大的異彩麼？是的，在王位繼續地爲許多偉大人物所

居過時候，爲暴君政治之到來所麻木了過德行，在有德行過王侯面前又重行活動起來。他底出現，可比作太陽底出現；當太陽底光線穿過而且散開了遮蓋大地過黑雲時，於是乎一切都重行活躍了，在自然當中，一切都得着生氣，原野充滿了農夫，林叢放出調和的空氣，空中過羽族直飛到橡樹頂上歌着太陽底重來。大西得 (Taoté) 在圖拉真 (Trajan) 底統御下叫道：啊，幸福的時間！在其中人只服從法律，在其中人能夠自由地思維並自由地說他之所思維，在其中看見一切人心飛向王侯之前，在其中唯有他底關注是一個恩澤。

然而這樣的國家所放出過光輝常常是不久長的。如果有時它們達到權力和光榮底最高度，並且以各種成功著名於世，然而這些成功，如我就要論及的，繫於治理這些國家過國王之賢智而非繫於它們底政體，所以就常常像閃光一樣地短暫，不能經久。如此國家底力量，不管怎樣重要，只是空虛的力量罷了：這就等於拉畢雪朶諾梭 (Nabuchodonosor) 底巨像，它底脚是泥土做的。這些帝國正如好看的松樹，其梢插天，原野間和空中過動物都在它底影子下面找尋蔭庇之所；可是，它插入地中過根子太弱了，暴風一到，立即顛覆。如果這些國家底四圍不是少有雄圖和壓服在獨斷政治下過民族，它們只能有暫時的存在，於是這樣的國家之交

互的力量，在於它們底弱點底均衡。一個專制帝國也曾遭受過某種失敗嗎？如果，王位底鞏固僅由於雄壯而勇敢的決定，那末這個帝國是要崩潰下去的。

所以凡困於獨斷政權之下遊人民，只有暫時的成功、只有光榮底一閃。他們早遲不免要受一個自由的和有雄圖遊民族底束縛。但是，即使有些特別的環境和地位能夠使它們擺脫這種危險，這些王國之不良的行政也足以摧毀它們、滅削其人民、把它們變成荒涼之地。昏沉的睡魔，繼續不斷地握着他們底四肢要產生這種結果。專制制度底本性，就是窒息一切情慾。而，一到靈魂以缺乏情慾而喪失其活動性時，當公民被那所謂奢侈、怠惰、孱弱、底「鴉片」所麻木時，國家於是就害着癆病了。它所享有之表面的安靜，在明眼人看來，不過是死底衰亡之先兆。一個國家內，應該有情慾；它們是國家底靈魂和生命。最富於情慾遊民族，自始至終都是勝利的民族。

情慾底溫和的沸騰是有利於帝國的。在這方面，它們可以拿海來作比喻。停滯的海水，死沉沉地，蒸散着白色的蒸汽可以蓋着世界，如果激盪海洋遊暴風雨沒有清洗作用，將給宇宙發散出不幸的蒸汽。

但是，如果壓服在獨斷政權之下遊民族，其偉大只是一

時的偉大，那末權勢，如在羅馬和希臘一樣，分配於人民、偉大人物或國王之間，政府，就不是這樣的。在這些國家內，個人利益緊密地與公衆利益相結連，把人變成公民了。這就是這些國家內的人民，其成功依存於政府本身底結構，可以允許它們有經久的性質。於是公民參加重要國事，必要，他所有思想一切和說一切，自由，都對於公民底靈魂給了最多的力量和提高。他底精神底大胆走入他底心中；遂使他想出最廣大、最雄壯的計劃，實現最勇敢的行爲。我還可以添說，如果私人的利益並不曾全然與公衆的利益絕緣，如果一個民族、例如羅馬人、其風俗也不是壞到馬留斯和希拉底時代那樣，那末守衛底精神，迫着公民相互監察和互相壓制的，是這些帝國之保守的精神。它們之得以維持，就靠以對抗着的利益作權衡。這些國家底基礎，除了在外面的動亂底時候，是從來就沒有保障的，它們那時表現出在準備着傾倒了。這樣，海底就當狂風在海面吹動，彷彿要把海顛覆直到推入於無底深淵之時，也是甯靜而平安的。

我放着眼去看有德行的人最爲豐饒的共和國，且止於希臘、羅馬，我就在那裏看見產生了衆多的英雄。他們底偉大行動，爲歷史好好保留下來的，很像是爲散佈德行底芬芳於最敗壞和最退化的世紀而收集起來似的。這些行動正如

擱在神前遊香爐中遊香，足以使香氣充滿其宇宙中之廣漠的空間。

在觀察這些民族底歷史所表現出來遊道德行為之繼續性中，若我願意揭露其原因，那我便看出這些民族底立法家所用遊巧妙，就在我們曾經把個人的利益連結於公衆的利益。

一個民族底惡行和德行永遠都是它底立法之必然的結果。

怎樣疑惑德行在一切民族，不是治理底賢哲之或大或小底結果呢？

在獨斷統治內，人即等於帶上鼻鉗遊馬，動也不動地受這殘酷的做法底苦痛；自由的駿馬，開步一鞭就亂蹄亂跳。在這些國內，是用睡魔去求安甯。光榮底情慾，在這些國內無人認識，只有它在政治團體中才能供備甘美的發酵，使其康健和強壯，並且使一切種類底德行和才能得着發展。最便於文學遊世紀，因此理由，常常都是富於大軍事家和大政治家的：同樣的太陽，給柏樹和榲樹以生氣。

此外，光榮底情慾，爲偶像所神化了、曾受一切共和國底敬禮的，只有在貧窮的和好戰的共和國中才大大地被尊崇。

德行的勇氣，只保存於貧窮的民族之中。拿一切民族說

來，西迪斯人(Scythes) 或者是唯一的唱着聖歌以敬上帝而從不向上帝要求任何恩惠的人。他們說，相信着有勇敢的人是甚麼也不缺乏的。他們服從首領有充分廣大的權力，然而他們是獨立的，因為他們在停止其服從法律時就停止對於首領的服從了。富裕的民族，不如希達人那樣沒有別的需要、只有光榮底需要。無論甚麼地方，只要商務繁盛，人們就重財富而輕光榮，因為這些財富是一切快樂底交換品，而財富底取得則較為容易。

然則，這種擇選並不必然招致甚麼德行和才能底無用嗎？光榮除了公眾的承認從不能得着的，因此光榮底取得常常是為祖國服務底代價；光榮底願欲，常常以使自己有益於民族底願欲為前提。

至於財富底願欲則不然。它們有時可以說兌換、卑鄙、偵探底代價，而且還往往是犯罪底代價，它們很少為最有心靈者和最有德行者所分潤。所以財富底愛並不必然地兼帶着德行底愛。所以商業國家，定然是好商人多於好公民，大銀行家多於英雄。

因此，至高無上的德行之增長，並不在奢侈和富饒底土台上而在貧窮底土台上。在豪富的國家內甚麼也沒有比高尚的靈魂更為稀有東西了；公民在那裏，縮小到只是需

要；誰增多需要，誰便把他底卑污無恥當作抵押品交給暴虐政治了。德行最能知足，是避免腐化貪污唯一方法。

這並不是我把貧乏當作德行底源泉。在一切民族，都應把偉大人物底產生歸之褒揚和獎勵底行政之賢明底程度。但這不是毫不費力就想像得到的，就是德行和才能，無論何處都不像在貧窮和好戰的共和國內以那樣可誇耀的樣子而被酬報的。

取得榮譽過願欲，於是使人們能夠出最大的努力，他們因而做出非常的事業，而這些榮譽，在任何處都沒有存在那。只以金錢去酬答效力於祖國之役務、因而有最大利益於視它為有價值、適民族，有更正確的分配。所以，羅馬與希臘底貧窮的共和國，比較東方一切廣大而富饒的帝國產生了更多的偉大人物。

在豪富而壓抑於專制制度之下適人民，輕視而且應該輕視榮譽底金錢。實際，如果榮譽以他們被治理適方式接受其代價，如果在東方蘇丹成為這些代價底分發者，那末，就覺得他們往往必因所賞賜者底選擇不良而失其信用。所以，在這些國內，榮譽不過乾脆地是個頭銜而已；它們不能活躍地煽動自尊性，因為它們很少與光榮相聯，光榮既然不是別的東西而只是公眾的感激之呼聲，所以它就並不在王侯底

安排之內，而是爲人民所掌握的。可是，當榮譽已被弄得沒有價值的時候，求得它們的願欲也就冷淡下去；並且榮幸在國內成爲無力氣過彈簧，在位的人也有理地不使用了。

榮譽一旦沒有價值，所持以酬報有功於國家過人的便只有金錢。而，一切只用金錢來償付過民族，必然很快地苦於費用之過重的担負。窘迫的國家立刻就成不可解救。於是對於德行和才能便不再報酬了。

枉然地說，爲需要弄明瞭了過王侯，在這一端不免要求助於榮譽底金錢。如果在民族一同爲恩典底分發者之貧窮的共和國內，要提高榮譽底價值是容易的事，那末要在一個專制國內把它們變成有價值過東西，就是再笑話也沒有的了。

這個榮譽底金錢之執行，在願其流行過人，不以甚麼公平爲前提嗎？要用甚麼性質底力量來抵抗廷臣貴侍底陰謀呢？要用一種甚麼鑑別力才只把榮譽加諸大才、大賢而經常地拒絕給予那些足使它失其價值過平凡之輩呢？需要一種甚麼精神底準確性去把握這些榮譽變成太普通了不能鼓勵公民以同樣的努力、而因此必須創造新的、之恰當的時機呢？

這在榮譽並不與財富底情形一樣。如果公衆的利益禁

止金銀貨幣底改鑄。那末反之當榮譽只歸於人們底意見而失其價值時，就當要求榮譽底貨幣之改鑄。

我將指明，對於這個問題，不用驚奇地是不能尊重大多數民族底行爲，他們委託許多人去管理他們底財務，然而不會任命任何人去監視榮譽底管理。甚麼比對於抬高到高貴地位上去遊人底功績之嚴格的討論更爲有用的？爲甚麼每個國不會有一個法庭，以深刻的和公開的檢察，保證其所獎賞過才能之合於真實呢？這樣一個檢察，不可使榮譽有甚麼價格嗎！甚麼願欲是相稱於它們的呢？這個願欲在個人的教育裏、並逐漸地在公衆的教育裏、不會引起甚麼可慶幸的變化麼？這種變化；也許就是我們所指示出過民族之間過一切差異所依屬過變化。

在已證明大的酬報造成大的德行、和榮譽之賢明的管理是立法家能夠用以聯結個人利益於公衆利益而形成有德行過公民之最有力的紐帶、以後，在我想來，我是很正當地由此結論說某種人民對德行之愛慕或冷淡就是他們底政體不同過結果。而，凡我對於德行底情慾所說，爲我所舉以爲例的，都能夠應用於其它一切種類底情慾，所以各種民族似乎可以感覺受過情慾之不同等的程度並不能歸因於自然。

情慾底活躍力，或者依屬於立法家用以點燃我們底情

慾之火所使用過方法，或者依屬於財富所給我們過地位。我們底情慾愈是生動，它們所產生過結果就愈是偉大。所以，如全部歷史所證明過一樣，成功常常是伴隨着那強烈的情慾所衝動過人民的：這是太少被認識過真理，且對於它過盲昧是與啓導情慾之技術裏面所成就過進步相反對的；這種技術直到現在還是無人知道，並且就是那些有名的政治家，把一國底利益和力量計算得充分好的，也都不知道；他們從不感覺這些特異的源泉，如果知道了點燃情慾之火過技術，在危急時，便可以抽取出情慾來。

這個技術底原則，與幾何學上過原則是一樣地確實的，實際上，直到而今，還只有軍事上和政治上過偉大人物才似乎察覺着過。由我所觀察的看來，如果那些兵士被鼓勵道德、勇敢、因而情慾，不是歸諸戰爭底收穫少於他們被編入過等級，一個啓發它們過待遇，對於將軍底訓令其有用並不比有名騎士佛拉爾 (Chevalier Folard) 在戰術上之高明的待遇為小。

這是結合了自由底愛慕和奴隸制度底仇視過情慾，比工程師底靈巧還更加地造成了阿比多斯 (Abydos)、薩貢特 (Sagonte)、加太基 (Cathago)、呂曼斯 (Mumance) 和洛第斯 之有名的和頑強的抵抗。

亞歷山大之所以幾乎優越於其他一切的偉大將領，就在於煽起情慾過技術上面。那些成功，好多次被呼為有道理過人，因為看不出這個英雄用以進行如彼其多的壯舉之幾乎不可見過彈機，遂歸之於偶然、或者一個瘋狂的冒險，其實也是這個同樣的技術使然。

沒有別的地方像阿比西尼 (Abyssinie) 人用那樣的細心和技術以堅固王侯意志之盲目的和熱心的執行者底信心。專為這種用途過犧牲者，隨便那裏也不像他們那樣已受過和將有的一種教育，非常適於造成一些過度的信心。他們還在最幼弱的年齡，就被攜帶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土耳其禁宮所在之與世隔離荒蕪而野蠻的地方。在那兒，人迷失其理智於回教信仰底黑暗中，給他們宣傳禱告、謨罕默德底戒律、預言者所施過奇蹟、以及對於加利佛 (Kalife) 底命令之整個的忠誠 在那兒，給他們敘述天堂最逸樂的景象，煽起他們對於天上快樂之最熱烈的渴慕，在他們剛剛達到放浪形體過年齡、自然以熱烈的願欲標明其有享受最活潑的快樂過難耐和強力過年齡，於是為堅強一個青年人底信仰和點起最猛烈的迷信之火焰起見，祭司們，在他底飲料內放下一些催眠的液汁以後，當他睡眠時把他從那可憐的住處搬到一個專為這種用途而設備過適意的小森林內去。

在那裏，把他弄睡在花上，周圍湧着噴泉。他一直睡到黎明底時候，黎明在照出了藥物底形狀和顏色，喚醒了自然之一切生產的能力，使青年底血管中流動着愛情。青年人被四圍的新東西所刺激，目光所及，逐處注意，而停止於令人陶醉過婦人上面，這婦人在那輕信的想像裏變成了仙女。她是受祭司底欺詐而爲其囚犯的，受過誘惑術底訓練。他看見她們跳舞着向他前來；她們則以他底驚異爲奇觀；她們以千百般的稚氣的玩意，煽動他心中莫可言喻過欲望；以假飾貞潔過輕浮對那因之而激發了過急切的欲望；最後她們便接受了他底愛情。於是她們使用陶醉的撫愛代替那些稚氣的玩意，把他沉在靈魂剛能耐受肉感之樂過心醉魂銷之中。在這個沉醉後，接着以安靜而充滿肉欲過感情，不久又來一些新的快樂。一直到後來，願欲業已盡償了，這個青年遂被這些婦人把他位置在一個盛大的筵席上面，又被醉迷了，在他底睡眠中仍然將他搬回他最初的住所。醒來時，他找尋他曾經享受快樂過東西：它們好像欺人過幻夢，在他底眼前都不見了。他還要呼喚那使其疲乏過夢。聽了這個敘述，回教教師便俯伏在地喊道：“啊，真主啊！我底孩子！無疑地這是我們底聖先知引你到天堂去了，使你享受那專爲忠實信徒留下過快樂以堅固你底信心與勇氣。所以必須以對於加利佛

底命令絕對地忠實，以求值得這樣的恩寵。”

這些回人的宗教（Dervi）之激動回族人最堅固的信心，就是用與這個相似的教育。這、我敢說它們就這樣地使那些人恨生而愛死，使他們把鬼門關當作天上快樂之進口看待，並且給他們啓示這種決定的勇氣，這種勇氣在有些時候，曾經驚動過全世界。

我們假設法國有一千六百萬人，在精神上具有極大的天資；假設在政府方面，有強烈的志願要把這些天資生出價值來；如果，像經驗所證實的那樣，適於發展我們天底天資適書藉、人物、以及互助、只能在富豪的都市才能得到，那末，因而就應該找尋而且可以找得科學和藝術各種中適高等人物於八十萬生存着而且長期生存於巴黎適人中了。然而，從這八十萬人中，如果首先減去一半，即是說減去那些爲生活與教育阻止其在科學和藝術上所能做適進步適婦女；剩下的還要減去兒童、老人、工匠、粗力、僕役，教士、兵士、商人，以及一切、由於職業、勢位、財富而迫於義務、或耽於快樂，以耗去他們一部分光陰適人，最後如果我們考察這些從幼年起便被置於平庸的狀態在其中所感覺適痛苦不外乎未能輕減其不幸適人們中適小數；即此外能夠毫不躊躇地把整個精神用於研究和思考上適人，確實的這個數目不

能超過六千；而在這六千之中，那爲這種願欲所熾熱，直到直於產生偉大思想裏之熱度過人，若教育自己適志願能夠連結於改善其才能之必需的恆心和毅力、並且這兩種品格之聯合幾乎常常被那太易出現適虛榮心使其不能實現的竟能聯合起來、這種的人，在那中間，可以數出的怕不及百人，最後這種人，在最初的青年時代就常常專心致志於同樣性質底研究、常常對於愛和野心漠然無睹，就是或者在變化多端的研究中，或者在快樂中、或者在陰謀中，都不曾失掉時間、即遭受對於任何種科學和藝術希望達到卓絕地步過人都成爲無可補救之損失的，這種人在那當中可數的不過五十而已。然而，這五十個人數，再分劃於各色各種的研究，那末每一種可以得着的不過一兩個人。如果我把那些不曾讀過著作、與那最適於啓迪他們底生活過人除去，而且在已經縮減的人當中還把以死亡、財產之傾敗或其它類似的遭遇而停止其進步過人減去，我就要說在我們現刻的政體下，爲造成偉大人物所絕對必需借助適環境，其大多數恰恰與偉大人物之增多相反；所以天才的人不得不如此其稀少了。

勇敢在動物中，只是他們底需要之產物。需要一被滿足，他們就成爲怯懦者。飢餓的獅子撲人，而吃飽了過獅子則尾隨於人。動物底飢餓一旦滿足，則一切生物保存自己適

愛，就使其與危險遠離。所以在動物中，勇敢就是需要底結果。如果我們把胆怯者底名號加諸畜養着的動物，這便是因為牠們並不迫於為食物而戰鬥，這就是因為牠們沒有冒危險逾任何理由。只要他們有需要，他們便須有勇敢；交尾時期逾牡鹿，比一個貪囓的獸還要兇猛些。

請把我對於動物所說的應用到人類去。死亡常常有些痛苦在先；生活常常與有些快樂相伴。所以人是由於痛苦底恐怕和快樂底愛戀而與生活相連的。生活愈是幸福，人們就愈怕喪失了它；凡襲豐享厚適人在臨死時所感覺逾恐怖，就是由這裏生出來的。反之，生活越發不幸，離開了它也就越發不覺得可悲。因此，農民就用這種無感覺的態度等待着死。

而，如果我們底存在之愛是建築在痛苦底恐懼和快樂底愛戀上面的，那末，想成為幸福者逾願欲在我們就比生存底願欲還強大而有力。為要得着幸福所關逾目的物，每一個人都犯了些或大或小、的危險，但這是取得該物逾願欲之強烈程度為正比的。要想絕對沒有勇氣，必需絕對沒有願欲。

然則，為甚麼在著作家中，好的歷史家是很稀有的呢？這就是因為要想在這種事業上取得名聲，不特需要一個特

宜於形成偉大人物遊環境之幸運的協助，而且還要在一個國家以內能夠許可道德底實踐和真理底言論。可是，專制主義却與這相反。如果歷史家底口，所有遊勢力在這方面不是由某些成見、某些固執或某些特別的設立連成一氣，則封閉其口，使他沒有言論自由。例如，在中國，這就是歷史底裁判底設立；一直到今日，這裁判對於國王底祈求和威脅都同樣是不理會的。

我對於歷史所要談到的，只是雄辯底問題。如果意大利有那樣多的演說家，這不是如學院某些自命學者的書呆子所主張，說是由於羅馬底地土比里斯奔及君士旦丁特別宜於產生偉大的演說家。羅馬在同時間也喪失其雄辯和自由，然而在土地上却不曾有任何意外到來，在諸皇帝之下，變更羅馬的氣候。那末其時羅馬人裏面所有遊演說家之缺乏，其原因如果不屬於倫理，即是屬於政體變化，又當屬於甚麼呢？誰個疑惑專制主義在強迫演說家以細微的題目作練習中，已經汲乾了雄辯底泉源呢？它底力量主要地在於所論究遊命題之偉大。假定寫圖拉真 (Trajan)底頌詞與作加第里拿 (Catilinaires)的演說詞須要同等的精神。在這個假定之內，我可說，由於題目底選擇，布林尼 (Pline)會要遠不如西塞隆 (Cicéron)。後者是要把羅馬人從加第里拿所欲驚醒他

們遊睡夢中喚起來，他要在羅馬人心中激起仇恨和報復底情慾：像這樣對於世界之主人感覺興趣的命題，怎能不把雄辯底優勝讓給西塞隆呢？

如我們考察希臘人、羅馬人、以及一切歐羅巴人、對於東方人民常有之野蠻和愚蠢底責難所指的是甚麼，就將看出這些民族永只把精神這個名字給那些有用於他們遊思想底集合。專制主義，幾乎在全亞細亞，都禁止論理學、形而上學、法律學、政治學、最後凡於人類有利益的一切科學之研究。因此，東方人就不得不被歐洲底開明的人民當作野蠻、愚蠢、看待，並且永遠變成自由民族和後輩所輕蔑的東西。

希臘底物質地位，常常都是一樣，爲甚麼今日底希臘人，與往日底希臘人有這樣的不同？這就是由於他們底政體已經變了；這就是由於民族底性質能夠變成一切種類底形態，好似水之依盛它遊器皿而定其形態一樣：這就是由於一切國家內，是政府底天才造出民族底天才。然則在共和形式之下，甚麼地方比較希臘應當出產更多的將領、政治家和英雄呢？除開政治家不談，一個非常尊重哲學遊人又有甚麼哲學家不應產生呢？

爲甚麼平凡的人，總幾乎是對於凡屬著名的人物底非常的舉止都加以非薄呢？這是由於天才並不是自然底稟賦：

一個生活大致與其他的人相似的人，也只能有一個大致與他相類迥精神：這就是因為在一個人，天才以勤勉好學和專心致志的生活為前提，如此與普通生活不同迥生活，自然常常覺得是可笑的了。為甚麼有人說精神在這個世紀較在前一世紀更普遍些呢？為甚麼天才是更稀少呢？為甚麼如像畢達哥爾(Pythagore)所說看見許多人拿着酒神之杖，而很少人為執杖之神底精神所刺動呢？這就是因為文學中人，被需要把他們從研究室拉出迥回數太為頻繁，不得不投身於人世：他們在那裏散布光明，在那裏形成富有思想迥人物；但他們必然地要在那裏喪失其在孤獨和沉思內，用以給予他們底天才以最大之擴張迥光陰。文學中人正像一個物體，迅速地被推動於其它諸物體間，在與它們相撞擊中，遂喪失了它傳達給它們迥力量。

對於一切種類的精神現象給我們以解釋的就是道德的原因。它們教我們知道精神如果不是由情慾使其運動 就會停止沒有行動，正與那包藏在火藥中迥火，在沒有任何火星子去展開它時即停止而無動作是一樣的；往往使一個蠢漢變成有思想迥人，就是情慾，我們應該把一切都屬於教育。

如果，像有些人所主張，比譬說天才是自然底稟賦；在那些任有某些職務迥人當中，或者在那些產生於或長期生

活於外省遊人當中，爲甚麼沒有一個是長於藝術如像詩詞、音樂、繪畫之類呢？爲甚麼天才底稟賦，在任某些職務遊人中，不能補償那爲某些地位底練習所需之某些時間底損失；在外省遊人中，不能維持那只在首都才遇着之受教育遊人底小小數目呢？爲甚麼偉大的人物，只有在他那種長期用功的事業上才能恰好說是天才呢？大家豈不覺得，如果這個人在它種性質上不會保有一樣的優越性，這就是天才中人在他所不會作其深思默想之對象遊技術中，除開專一底習慣和研究底方法外，沒有別的超出其他人上遊益處嗎？最後，由於甚麼理因，在偉大人物之間，偉大的閣臣是人中間最稀少的呢？這就是由於那形成一個偉大的天才所絕對必需憑藉遊環境有種種，而升此天才的人到閣臣地位之適宜的種種環境，又必須聯合其助力。而這兩種環境助力之聯合，在一切民衆中極其稀少，在單靠勞績決不能昇騰到第一等地位國家內，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天才的人只是他所處遊環境底產物。所以一切教育底技術，也在於把青年人放入一個適於發展其精神和德行遊萌芽之環境底助力中。反乎人情之愛，並不曾引我達到這個結論；但這只是人底幸福之唯一的需要。我已曾感覺到一個良好的教育在社會內所散佈遊光明、德行、因之幸

福是甚麼；並且，天才和德行是自然之純粹的稟賦這種信念，是與科學和教育之進步相反而在這方面只便宜了懶惰和疏忽。自然和教育，只有在這個觀點之下才能夠攷核其對於我們適作用，我是深知我們成爲甚麼人都是教育底作用使然。因此，我相信宣布一個適於喚起改善這個教育底方法之注意遊真理，正是公民底天職。

第四講 給與精神迥各種名稱

無論我使偶然演着甚麼任務，無論它對於偉大人物底名譽占有甚麼成分，然而偶然除了効勞於那些爲光榮底強盛的願欲所激發過人們而外是甚麼也不能做的。

這個願欲，正如我已經談過的，能夠使人毫無困難地承受研究和深思底辛苦。它拿這種必需的注意之恆心賦給一個人，使其在任便的藝術或科學之中成名起來。凡天才底大膽，敢於在理性底法庭之前訴出時代所崇奉過意見、偏見以及錯誤，都該歸功於這個願欲。

在科學或藝術裏使我們達到新的真理、或給我們提供

新的樂趣的，只是這個唯一的願欲。因而這個願欲就竟然是天才家底靈魂：它是他底見笑和成功底根源；所謂成功通常只是歸功於堅強的意志，即他用以集中全力在唯一種類之上遊意志。一門科學儘夠滿足一個靈魂底能力了。所以沒有、也不能有普遍萬能的天才。

在一種事業之內要想成爲優越的人物所必需遊長久的研究，與生命底短促相較，給我們證明了要在多種事業內超羣出衆之不可能。

此外，只有一種年紀，即情慾底年紀，人才能夠把那禁止接近每一科學遊最初的困難忍受下去。這個年紀過去，還能夠以更多的巧妙使用其時常所用遊工具，來更好地發達其思想，使它們大顯於世；可是，再不能有必需的努力去開拓一個新的地盤了。

無論那一類底天才，總常常爲無限的配合之產物，這是只有在青年時期才辦得到。

具有天才遊人，有一部分是偶然底結果；凡經常地活動，準備着發見，不知不覺地移近於真理的是偶然；但這些真理，在其彼此遠離不成系統遊時候，常常都是沒有用處的，而在確切的時候，即真理各部份已經接近能給天才的人以一般的和光明的原理時，真理便使天才的人降生出來：天

才家遂把握着它們，提供出來，藝術或科學領域之某些部份便爲它們所照耀而顯出光明。所以，偶然對於天才算是盡着這種風底職務，即負載些構成氣象之易燃燒的材料向四面八方飛散：這些材料，在大空中渺茫地被推動着，並不是產生任何結果，一直到相反的風吹動過時候，迅速地使它們彼此相撞，它們遂互相衝突在一點之上；於是電光迸發射出光輝，大地爲之明亮。

情感是詩底靈魂，尤其是哀情詩底靈魂。在指出用以辨認這一種屬過大繪畫家和富於感情過人過標記之前，很好看出如果自己本身不能夠容受過情慾和感情，那就萬萬不能把它們描寫得好。人們把一個英雄安置於一個特別適於發達其一切情慾活動過地位嗎？要成就一副逼真的圖畫，必須被他在人家身上描寫其結果過同一感情所感動，而且在自己身上找得出它底模樣。如果你不是動於情慾的，那末，你便從不能抓着那感情所達到並爲它所永不能越過過確切之點：你便常常是在一個強烈的天性之這邊或那邊，而不能恰如其分。

此外，要得到這一種類底成功，只是能夠一般地感受熱情是不夠的，而且還要爲自己所描繪過情慾所激動。一種感情並不能使我們揣測到另一種感情。凡感覺得微弱過東西，

都常是做不好的。哥爾勒伊以其情性之高尙勝過溫柔，所以長於描寫大政治家和英雄，而不長於描寫情人。

在這種性質上，成名之所繫的，主要地是屬於繪畫底真實。然而我知道以地位底僥倖，光輝的格言和美麗的詩句。每每在戲劇中得到最大的成功；但是不管這些成功以甚麼成績爲前提，這個成績，在悲劇裏面，却只不過是一次要的成績罷了。

類沉思和偶憶(無意識的回想——譯者)底力量，富有思想過人差不多都能猜得一個情人在某種情況之中應當怎樣做或怎樣說；如果我能如此解釋遊話，他能夠用「思想到的感情」(Sentiment pensé)去替代「感覺到的感情」(Sentiment senti)；但這是在一個繪畫家，憑藉人家給他遊關於一個婦人底美底談述和他因之而構成遊想像而想由此畫出她底肖像時，便是如此的情形；他也許畫成一張美麗的圖畫，但決畫不出一張酷肖的圖畫來。精神從不能猜得感情底表辭。

對於一位老年人，再沒有比兩個情人底談話更爲沒趣的東西了，鈍於感覺而富於心思的人，就是老年人底情形；感情之單純的表辭，在他似乎是呆板無味；他不管怎樣，總想用些巧妙的方法把它提高起來，這總常常在他心中顯露

出感情底缺乏。

精神只不外是觀念及新的配合之組成品。如果對於一種東西，把一切可能的配合都做了，那就再也不能於此有所發明，也就不能有精神了；人可以是這類的學者，但並不是智慧的人，所以顯然的，如果再沒有任何種類底發現可做，那末一切都會成科學，精神也就成爲不可能；人們底追究便會直到事物之原則邊地位了。一旦到達一般的和單純的原則，使我們升到這種境地邊事實的科學，將只是無關緊要的一種科學，而包含着這些事實邊一切圖書也就會變成無用之物了。於是，我們從一切政治底和法律底材料，即是說從一切歷史之中抽出來邊少數的原理，特宜於維持人與人之間邊可能的平等邊原理，總有一天會使優良的政體形式降生出來。物理學、和一般地說來所有的一切科學，都是一樣的。因此，人類底精神，被四散在無窮的各種工程之內邊精神，將由一個巧妙的手腕把它集中在一原理底小冊子裏面；這差不多好像蓋掩着廣大的平原邊百花精髓，可由化學的技術很容易地集中於一盞香水之內。

人類底精神，真實地，無論那種性質，都與我所想像邊限度離得很遠。我甘心承認我們並不是很快地就會走到僅能做博學者那種悲慘的必然；並且到底仰仗人類底愚昧；

尙有很長的時間可以允許我們得有精神的。

所謂精緻的觀念 (Idée fine)，就是由一般的觀念精細地被減除過適結果。

因而，所謂精緻觀念，就是一個逃脫了大多數讀者底明察適一種觀念。當作者缺乏使人領悟其所提供適觀念之必需的中間觀念時，它便逃脫了那些讀者。

這就正如風得勒爾先生常常反覆說過：“如果強迫那些傳教適人相愛，這差不多就是毀滅了一切的宗教”。一個富有思想適人，能隨便地補足那對於包含於這句話中、連結兩個命題適中間思想。但富有思想適人却是太少了。

人們還可以把精緻的觀念這個名稱給予那些用一種模糊、曖昧及費探索適手段傳達出來適思想，這裏是把精緻一字通常拿去與解釋觀念適方法相連的居多，而很少是與觀念底類別相連的。在大主教居布哇先生 (Le cardinal Dubois) 底頌詞裏面，當說到他對於奧爾良公爵底教育所用適苦心，風得勒爾先生說這位高僧天天努力用功使自己成爲無用的東西。這觀念底精細，全全在於遣詞底隱諱。

一個著作家所寫的無非是要使人家了解。因此，凡是與明晰相反的，在文體上都算是一個缺點；一切精緻的說明方法因而就是醜惡的東西。因此，他對於思想以一個單純而且

自然的手腕和詞句去傳出，比較使這思想成爲精緻的而能夠最容易地逃脫讀者底銳感，還要多多地注意。

現在且把我們底注意移至那用有力的 (fort) 這個形容詞所表示過精神種類吧。

一個有力的觀念，就是一個發生趣味過而且是特別能使我们產出一種生動的印象過觀念。這種印象可以是這觀念之自身底結果，或是解說它過方法之結果。

光明底精神，不過是這樣一種才幹，它能使思想互相接近，把既知的觀念連繫於不十分知道的觀念，而且以恰當而顯明的詞句把這些觀念敘述出來。

這種精神不過是一種才幹，一種明白地傳播其觀念於他人過方法。

爲要取得這個稱號，應當齎給光明於一個極端有趣的種屬，或者把這光明散佈於幾多相異的題目之上。所謂光明，幾乎常常都是以一個認識底某種廣汎爲前提。這種精神，以此理由，必且欺哄明見的人物，而在談話之中，必得使它勝過天才。在對各種科學和藝術都負盛名過人物這種集會之中，人家便產生這些光明底精神之一：如果他向詩人談繪畫，向畫家談哲學，向哲學家談雕刻，比較這些名人自行展開這些觀念於相互之間，還能更確切地敘述其主張，而且

更明晰地展開其意見；如此，他就會取得他們底尊重。不然，以此同一的人，去拙劣地向畫家談繪畫，向詩人談詩，向哲學家談哲學，那末在他們看來，再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精神，而是有限的精神，且只是一種好在大庭廣衆吹牛遊人。光明底與廣汎底精神，能夠被打算在天才當中只有在這種情形裏面：這即是說當某些科學是已經很深入了，而且看見它們彼此之間所有遊關係，這類的精神，就給它們喚起共通的、因而最一般的原則。

凡我已經說過的，是於明察的精神和光明底與廣汎底精神之間建立一個顯然可見遊差別：後者在無窮的事物上給以很迅速的一瞥；前者則反之，而與很少的事物相聯結；但它們是要深究那些事物的；它們是從深度方面去經過空間，而廣汎的精神則只從表面上跑過。被我連結於明察 (pénétrant) 這個字遊觀念是與其字源學相吻合的。這種精神底特質，就在於透進於一個命題：在這命題之內，它既已達到某種深度呢？它於是雜脫明察 (pénétrant) 這個稱呼而叫做深刻了。

深刻的精神，或科學底天才，依照佛爾墨先生 (M. Formey) 底說法，不過是一種技術，把那些已經由其它觀念區別出來遊觀念弄得更加簡單更加明白，一直使人們在這方

面達到可能的終極的解決。佛爾墨先生還說，誰能知道每個人把這個分析做到甚麼程度，誰便具有刻着一切精神之深度遊測量尺。

由於這個觀念，結果是：短短的生命過程，決不容許人類同時深入於多數的事物；人們廣汎的精神之少，其程度與深入而明察的精神之多相若，普遍的精神是決沒有的。

關於明察的精神，我觀察出社會大眾只同意把這個稱呼交給那些在其所研究遊科學之中已經是多少地熟練遊有名的人，這就例如道德，政治、形而上學等等科學。繪畫與幾何亦在數嗎？在很有才幹的人底目眼中看來，人們只是在這種藝術或這種科學之內是明察的。大眾太愚昧，不能在這些種種事物方面，對於一個人底明察的精神作一種估計，其判斷他底作品，決不對於他底精神應用「明察」這個形容詞；他們要等待有些困難問題解決之後，或者在美妙無倫的圖畫已經成功之後，才讚頌這個人夠得上大幾何學家或大畫家底稱號。

對於我已經說過的話，只再添說一句。這就是敏捷性及明察是同一性質底兩種精神，當人們在長久的探究之後，在很熟習地把敘談中最公開地討論遊對象齎給精神之後，便抓着它們而且即忙就透入於它們遊時候，人們似乎是賦有

一種大大的敏捷性的，即在精神底明察作用及敏捷性之間遊唯一區別，後一種是以思維之最多的靈敏精神為前提，也就是以在那些用以證實敏捷性遊問題之最多的新穎為前提。在一種事物之內，如有最多的敏捷性，便能最深入地最新穎地去研究這種事物。

現在，我們且進而討論趣味(Gout)底問題吧：這算是本章提出檢討遊最後一個對象，

趣味，由最廣義的解釋說來，就是關於作品夠得上一切人尊重遊東西之認識。在藝術與科學之間，有些東西，一般大衆只對它們採取有教養遊人底情感，他們自己並不提出任何判斷；這就如像幾何學、機械學、及物理學與繪畫之某些部分、在這種藝術和科學之內，唯有有趣味遊人是有教養遊人；而趣味，在這種種方面，只不過是真真的美底認識而已。

但在羣衆是其裁判者或他們自以為是其裁判者遊作品，事情就不是這樣的了：例如詩歌、小說、悲劇、倫理或政治底演說、等等。在這種種方面，我們斷不能把趣味這個字，這樣理解而謂那就是宜於刺激一切時代一切國家底人民遊美底正確的認識，但這只是對於取悅於一個特定的國民遊東西之最特別的認識。要達到這種認識，可以有兩種方法，因

之，就有兩種趣味。第一種，我稱它爲習慣底趣味：例如大部分底喜劇家底趣味，專宜於取悅大衆遊觀念和感情之日常的研究，使得他們成爲戲劇底作品尤其是類於已有幕劇遊東西之很好的裁判者。第二種就是理智的趣味：它是建立於人道底及時代精神底深刻認識之上的。判斷原初的作品這種任務，特別地是屬於賦有這後一種趣味遊人。誰只要缺乏比較底對象，誰便僅有習慣底趣味，便是缺乏趣味。但這理智的趣味，無疑地是優於我所說遊習慣底趣味，正如我曾經說過的，它是只有長期研究大衆底興趣，研究人們用以企圖有趣味遊人這個稱號遊藝術或科學，才能夠獲得。所以，把我對於精神已經說過遊話拿來應用於趣味方面，就能從此結論說沒有普遍的趣味存在。

對於趣味這個命題剩下來遊唯一的觀察，就是有名的人在已有很多成功遊諸方面不一定常常都是最優良的判斷者。人家會對我說道，甚麼是這種文學現象底原因呢？我可以回答，這是因爲大著作家與大繪畫家一樣，他們各人有各人底方式。例如克勒畢勇先生(M. de Crébillon)每每用他所特有遊力氣、熱烈和沉毅去叙說他底觀念；風得勒爾先生表示其觀念時，又用特屬於他個人遊一種秩序、一種明晰和一種手腕，而福祿特爾則利用一種意象、一種高貴的和

無間的辯才。

然而，每個有名的人，由其趣味底必然性把自己的方式看成最優越的，因而，對於把握這方式遊平凡的人比對那自成一家遊天才者，就不得不更為重視。有名的著作家與大眾對於同一作品，常常給以不同的判斷其原因就在於此。所謂大眾，是不尊重摹仿者的，只願意一個作家就是他不是別的。

這樣，在一種屬之內改善其趣味遊有思想遊人，在這同一種屬之內，並不會構成亦不會採用甚麼方式，他大概比最大的著作者具有更為確定的趣味。沒有任何利益足以使其發生幻想，足以阻止他把自己放在一般的人用以估計和判斷一個作品那樣的觀點之下。

此外，在誇張才能遊人們當中，有些是哲學之祕密的敵人，流行着淺薄者底意見以反抗哲學。他們容易為渺小的可笑的虛榮心所欺，而在這方面，採取了庸俗的錯誤：他們，對於思想底正確、力量、深刻、以及新穎、毫不尊重，似乎忘却了說得好遊技術，正就必然地以有些可以說遊東西作為前提。所以，有才思的著作家，正好像玉工一樣，如果他沒有鑽石去嵌鑲，則他底才能就變成無益的東西了。

博學者及哲學家，則不然，他們用全副精力去從事於事

實或觀念底探討，每每昧於描寫技術之美觀和困難。他們因之不大重視才華；他們對這種才華之不公平的輕視，主要地是建築於放在才華之作品裏面這種觀念之大大的漠視之上的。他們幾乎全都多少與這個幾何學家相像，人家在他面前，給『伊菲惹尼』(Iphigie) 悲劇做了一個大大的讚揚，這個讚揚，刺激他底好奇心，他便要求這劇本，人家便借給他，他讀了幾幕並且在還書時說道：在我，我實在不懂得人們在這個作品內發見那樣美麗的東西，它並沒證明甚麼。

現代對於哲學底趣味，給哲學充滿了辯論者。這些辯論者，是贅疣的、平凡的、及使人厭倦的，但於他們底判斷底深刻處却是滿口道稱頌。在這些論辯者當中，有些人把趣味，解釋得很拙劣的；他們懷疑趣味；他們知道各人都是言詞底華麗和明晰之裁判者，並且在這方面欺騙大眾是不可能的。他們於是本其虛榮心底利益而不得不放棄才華這種頭銜去採取善良的精神底稱號的人。為何他們不會甯可選擇這後一種頭銜呢？他們曾經承認說善良的精神每每是以一個曖昧的方法表示出來的；他們遂覺得，把期望限制在善良的精神底稱號之上，他們便可以常常把他們推理之無能委諸他們底解釋曖昧上面；這就是逃避愚笨底證據之唯一的和

可靠的方法：顯然地他們把握了這個方法，盡可能地自己隱避着；才華底缺陷，就是他們對於善良精神過唯一權利，而且寫得很壞並不是想得很好過一個證明。

這種同樣的人，儘管他每每有錢有勢的，他們底判斷如果不為某些哲學家所擁護，則其對於大眾便沒有任何印象可言。這些人、與那誇張才力過人一樣，渴望得着獨享的尊敬，不覺得每一相異的東西，便有其特別的讚美者；人們到處都發見有好多的桂冠便找得出好多可以加冠過頭；世界上決沒有一個民族，在其天質上不曾具有尊敬的資源儘可滿足有名人物之一切企圖的，並且最後人們啓發着才華精神底厭棄，武裝了些這淺見者底輕視以反抗一切偉大的著作家。這些樂於輕視精神過人，在再也不是他們所能認識過誇張才力底名稱之下，一樣均包含着博學者、哲學家、以及能夠思維的一切的人。

社會中特出過人及誇張才華過人，彼此都是以華美和純潔表現自己；兩種人通常都是‘說得好’比‘想得好’更易感動的；但他們不說，亦不應說那同樣的事情，因他們彼此各有其所論及過相異的對象，誇張才力過人，貪圖大眾底尊敬，應當在眼前擺着些偉大的圖案，或者提出有關於人類至少有關於其民族過觀念。至於社會上特出的人則反是，他滿

足於有禮貌過人之讚賞，其所提供過觀念只是一些可以取悅於所謂善良社會過人們而已。

在第二講內，我已說過：我們在世界只能談及一些事物或一些人。上流社會通常是教育不大充分的；它只留意於某些人；頌揚這東西，對於凡是目的不在乎此過人，都是惹人生厭的、是使旁聽者打呵欠的。這樣，在社交中，人們只講求：狡猾地翻譯人家底行爲，去把握着他們底缺點，去譏銷他們，把最莊嚴的事物轉化成開玩笑的去恥笑一切，最後，便對那凡是與上流社會觀念相反過一切觀念都加以嘲笑。對話底才氣，由是還原爲恣意謗訕底能幹。尤其在現今這個世紀，每個都自以爲有才氣，而且自信有很多的；在這世紀，褒獎一個人底卓越處，未有不傷及一切人底誇大性的才氣；在這世紀，人們可以適當地把民族分成兩個階級：一個是畜牲底階級，這是數目極大的；另一個是瘋人底階級，這就包含凡是我們不能謂其無才過一切人。此外，誹謗在現時已是人們用以造成自己的及社會的頌詞之唯一的資源。每個都願贊頌自己：不管是青備或贊成，不管是說出或含默，這總常常是人家所做過他底伸訴狀，每個人都是演說家；以其演說與行動，無止境地背誦着他底頌揚之詞。自頌之法有兩個：一個是說自己所有過好處；另一個是說他人底壞處。西塞

隆派，賀拉斯派，以及一般古代底人，在他們底自負中是最爽直的，他們却公然地自己做了他們自信以為是夠得上適頌揚之詞。我們底世紀，在這件事上面，成為最葷緘的。現在所允許適自頌，只有指責他人所有適壞處之一法了。間接地誇耀他底才氣，這就是給蕞人以奚落的機會，這個自頌的方法，無疑地是最直接地與善良風俗相反的；然而這却是唯一風行的。隨便是誰、只要自己說出他所想到適好處，便是一個傲慢者，每個人都要避免這個。隨便是誰，只要反之，其矜誇自己，是由他所指摘適他人適壞處，便是一個可愛的人；他是被許多感激的旁聽者包圍着：他們與他分占他對自己所做適間接的頌詞，而且對於那些給他們減除其頌揚的悶氣適好詞句不絕地加以喝采。這似乎是一般而論，社會中出色適人底狡滑，比較上有意傷害人家的少而為炫耀自己的居多。這樣，所謂寬恕，不只是對於他們底尊重，而且是對於才能淺薄而其注意殊為可厭的這種人底尊重，都是易於實踐的。有功勛適人知道凡是人家不能說他任何壞處適人，通常都是一個不能有任何好處可說適人；凡是決不喜歡稱讚別人適人，大約也就是少有可以被人稱讚適人：所以，他也就不企圖他們底頌揚了；他把愚昧當作一個不幸看待，這種不幸就是愚昧者常想設法報復的。一個頗有才氣適人嘗說：

“我希望人們不要立證反對我適任何事實；此外我希望人家可以儘量說出一切壞處，我也並不發怒；各個人都很可尋開心的”。即使哲學恕饒狡滑，但總不應該在那裏拍手稱讚。最大數量的惡徒，就應歸咎於一些不慎重的稱讚；這些惡徒，在根柢上，有時還是世界最優良的人。因被浪費於狡滑適頌揚所誇獎，與狡滑所給與適才氣底聲譽所誇獎，他們便不知道在那些東西上面充分尊重對於他們是自然的那種厚意了；他們想由那些好話而變成可怕的人。他們不幸有了充分的才氣在這方面得到成功：起初他們還只是態度上適惡徒；繼後便在習慣上永遠成爲惡徒了。

有的說人家底壞話，因爲他是一個愚昧者及怠惰者；有的因爲煩悶、好吹牛、脾氣大、稍有不是便被激怒、而是習慣地不幸者；這句好話——*Facit indignatio versum*（意即憤怒逼出好詩來）多分是屬於他底脾氣而很少是屬於他底精神。更有第三種乃生就是憂抑者適人；他說人家底壞話，因爲在他們身上，他所看見的只是些仇敵：唉！長遠地與他所怨恨底對象，一起生活是如何的痛苦！這種人是以決不被人欺騙自豪的；他在人羣中間却只看出帶着面具的孽障及狡徒；他把這事說出而且每每說得真切：可是，究竟他自己有時亦犯錯誤。所以，我要問我們是不是願同樣地被欺騙，如果是

把惡行當作德行，或把德行當作惡行遊話。人最幸福的年紀就是被朋友及情婦欺騙遊年紀。一個人，其精明的不是經驗所產生遊結果，活該不幸！早熟的懷疑，就是一個變壞了的心及不幸的性格之確定的標記。誰知道那最無道理的人是否就是爲要不見欺於朋友而甘願受那永遠的懷疑底活罪遊人呢？最後，人說別人底壞話藉以顯示自己的才氣；這並不是說訕笑的才氣只是那些並無才氣之人底才氣。這只能依賴別人底訕笑才能存在遊才氣實在是甚麼東西呢？一種能幹，如才氣底誇頌，不變成人心底譏諷便不能夠嫻習，這種能幹又是甚麼呢？如果人還保留有一點德行遊話，對於虛榮心所引以自豪遊同一諂媚之詞每天都當面慚，如果這種虛榮心是與更多的光明相結遊話，它也會鄙視這種諂媚之詞的，那末如何還能以這種成功而自驕呢？

從前，人們只是被同輩忌妒、現在每個人都有才氣遊企圖，並且堅於自信，因之作忌妒者的幾乎是大衆底全體：這已經不是爲教育自己而是批判所讀遊東西。所以在作品中，沒有任一能夠反抗讀者這種意向。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專以找尋作品底缺點爲事，這正與我們在城市中所常見遊污穢的家畜一樣，牠們在城市裏面遊去遊來只是爲要找尋淤泥垃圾。對於一種作品探求其美底方面不應比吹求其缺點遊

精神來得少些；並且如一個英國人所說，在書籍當中，應當獵取些觀念，而且對於人家提供某種數目過書籍，尤應加以最大的注意，這豈是人們不知道的嗎？

所有這類底不公平就是愚蠢之必然的結果。富有思想過人與淺薄的人，其行爲之間，在這件事情上面，究竟有何種區別呢？前者能夠利用一切。智者所抓着過真理，對於平庸的人，總常常是逃脫了過東西：誰也知道，富有思想過人，傾聽真理毫不厭倦；他大約都是在談話之中看出人家所說過好東西是甚麼，而平庸的人所看出的，則是人家在那中間所說過壞的可笑的是甚麼。

富有思想過人，永遠爲其愚昧所警告，差不多是在一切書籍中取得自己的教育。至於淺薄的人則反是，太蠢太無用不能感覺到啓發自己過需要，在他底當代諸著作中也找不着甚麼去教育自己；他們把知道一切這話說得謙讓一點時，就說，這些書籍於他們不能有甚麼好處；他們並且至於說那些全都是說過的和想過的；著作家只是重複一下就夠了，而且著作者中間也只有解說方式底不同。

在每一世紀中，時間都給人類已經提供一些真理；但還有許多剩下過恩物要給予我們的。因此，我們還有無窮的新的觀念可以獲得。主張“一切都說了想了”這個格言乃是一

謬誤的格言，最初是由愚昧把它做出來的，繼後遂由忌妒重復應用着遊格言。忌妒的人，在裁判底外貌之下，所不用以敗壞他人名譽遊方法是沒有的。例如，我們知道沒有孤立的真理。一切新的觀念都要依賴已知的某些觀念，而且必然地與它們有幾分相像之處；忌妒便由這種相似處出發，天天誣蔑我們同時代遊名人爲剽竊者；當其聲言反對剽竊的人，就說這是懲罰竊盜而爲大衆復仇。但是，我們可以回答，如其你不注意大衆底利益，那末你底聲言便沒有甚麼生氣；你總會感覺到那些剽竊者，自然沒有天才家那樣可尊敬，但仍是極有益於大衆的；而一個好的著作，爲要普遍地被認識，應當是混分解於無窮的平凡的作品之內。

實際上，如果構成社會遊個人，必須分成許多階級，他們大家都是具有聽和看底不同的耳目。這是顯然的，同一著作，不管他擁有甚麼天才，決不能同等地與他們相合；對於一切階級，應當有多種的著作家，應有留威爾(Neuville)派去宣傳城市，應有布列丁(Bridaine)派去宣傳鄉村。在倫理方面亦如在政治方面，某些觀念不能是普遍地被感覺的，而其明晰性，並不能如其所有那樣地被人察覺。由最高深玄遠的哲學降而至於詩詞，並由詩詞降而至於邦·屢夫(Pont-neufs)：通常只有在這唯一時間它們才變成充分通俗而成

爲有用的東西。

此外，這樣每每採取裁判的名稱沒有能完全屬於例外。這種忌妒並不是任何情形底惡德。它通常只有在淺薄而傲慢者底心中才能活動、才是危險的。高尚的人太少忌妒的對象而能一上出色過人，又太輕率不能長久地服從於同一的感情，他們都不仇視有功績過人，尤其是在文學上有貢獻過人；他們且常常衛護這種人；他們底唯一的自負，就是在敘談之中要成爲很快人意而有光彩的。現代底精神特別就是由這種自負造成的。這也不是爲別的，只是想像在這方面逃脫無能底責難。

一個短於才氣過人，做出全全地留心於她底犬過樣子；她只向犬講話；旁聽者底自尊心不免有些反抗；如果短其非禮就不對了。她瞭然當人家說出那樣多的話，做出那樣多的動作以及聲音，在社會中總算不錯。因對於犬過服侍，在她，很少是爲玩耍而多分是爲掩蓋她底平庸；她在這件事上是很好的爲自愛心所忠告。這種自愛心，有時幾乎使我常常在我們底愚蠢中取得最優的好處。

要想於人們底相異的觀念及意見給以充分正確的判斷必須跳出那使我們底判斷變壞過一切情慾之外；必須習常地齋給觀念於記憶，這觀念之認識又給我們以人的真理之

觀念：對於這個結果，應當完全瞭解。沒有誰知道一切，那末，我所能有過妥當的才氣就不過是對於某些方面而言。

例如，在悲劇裏面。有些人是詩句底協韻，文詞底性質和力量因而是文體之一切美好底判斷者，但又是設計之正確方面底最拙劣的判斷者。有些人則反之，而是這後一部份底認識者，但他們不能感覺到這個正確性，這種巧妙的配合、這悲劇底性質之真理性和謬誤性所依據過感情、以及各劇幕之第一等的功績。我所謂第一等功績，因為這種東西底真正的利用因而它底主要的美，就存在於把那強烈的情慾在我們身上所產生過結果忠實地描寫出來。

所以，我們只有對於經過多少的探究以後過種類之中，才能有精神底正確性。

因此，我們不能夠不把天才與賅博的和深刻的精神拿去同正確的精神相混，我們不能制止自己承認這後一種精神，當其是以複雜的比例為問題時，它是一種假的精神。在複雜比例之內，真理就是為數甚大過配合之結果；在那裏，要想看得切實，必須看得很多；在那裏，精神底正確性是依存於其賅博性的；所以談到正確的精神，我們便大概地理會得這樣的精神之力，宜於由人家給我們貢獻過真實的或謬誤的意見提取正確的且有時是嶄新的結果。

湊成有時把這些性質集合在一個人身上，它們會很少得到成功；你要知道偉大的才幹是要以偉大的情慾為前提的，而偉大的情慾又是千百錯誤底萌芽；而且反之，所謂好的行為幾乎常常都是脫離情慾遊結果，因之，是平庸底采邑。要想做大事，應當有大的情慾，不管所事遊性質如何。為甚麼我們看見許多不生產偉大人物遊國家呢？為甚麼有許多的小嘉東(Caton)，小時那般的伶俐而年齡一大，大約都不過是些庸才呢？充滿了美的孩子與愚蠢的成人這是為甚麼原因？這是由於在大多數的政體下面，國民不會由強烈的情慾熱熾起來。好哪！我同意當父親的說：我希望我底兒子為情慾所激發；這在我只需要能夠指導他底努力向某些研究底目的就夠了。可是，我可以回答，你覺得這個需要是怎樣地偶然嗎？因為希望一個人單靠好眼力，對於你給他指示遊東西，是能夠瞧得確切的。在作成教育底任何計畫之前，應先行自己商量妥當，要知道在你兒子身上你所需要遊是甚麼，是大才幹呢，抑或是聰明的行為。你所甯願遊是善良的行為嗎？請你相信一個富於情慾的性格，對於你底兒子許是一種悲慘的稟賦，尤其是在那些民族之中，由於政治底組織，使情慾常常不能向道德發展時為然；如其可能，就請你窒息他底一切情慾底萌芽吧。可是，這父親又要說，這不會應當同時放棄

由於這個定義，可見正確的精神有功於人類精神之進
展遊時候很少；可是，它是值得一些尊重的能夠由已經承認
了遊原理和見解出發而提取出經常正確且有時是新穎的結
果，這在一般人中間算是很稀有的人。同時它通常是最受平
凡的人所尊重而精神高超遊人則不如是。在精神高超遊人，
最常做的就是叫人察驗已經接受遊原則並把它們搬運到未
知的地方去，這必同時使他們底懶惰感到疲乏而傷損其驕
傲性。

尋常事物底科學就是平凡之人底科學；而且有時有天才
遊人，在這方面，乃是一個極粗笨的愚昧者。他大胆向前
一直達到他所研究遊藝術和科學底第一原則，高興在那裏
抓着幾個新穎的、第一位的、及一般的真理，從這裏流出無
窮的次一等的真理，因而，他對於一切其它種類底認識都是
很疎忽的。他走出了天才給所畫定遊光明的路逕呢？他便
落入於千百種謬誤之中；並是等於牛頓之註釋亞波加里卜
斯(Apocalypse)(註三八)

天才家給那包圍着才氣平庸者遊漫漫長夜照亮了幾尺

(註三八) Apocalypse, 是希臘文，即天啓之意。象類神祕
的書，很晦澀。書是Jean l'Evangeliste著的。——譯者。

使他成爲有名人物逾希望嗎？是的，不成問題。如果你不能解決這問題，那就請退還你的情慾吧，勉力指導他趨向於尊貴的事物吧；但這就要等待着眼見他實現些大事業，而且有時犯着最大的錯誤，在富於情慾過人，決不凡庸；而常常決定其最初一步的幾乎都是偶然。如果有情慾過人以藝術知名；如果科學在他心中保存一個勢力，而有時維持一個良善的行爲；這在具有情慾過人則不如是。因爲他們底出生他們底性質、他們底地位和財富、都驅使他們傾向於世界第一等地位。這些人底好或壞的行爲，幾乎全全都是由偶然的勢力所制約的；依照它位置他們底環境及它指定底降世時期，那些性質就可隨之而變好或變壞的。偶然隨心所欲地使他們成爲阿畢斯(Appius)或得脩斯(Deicius)。

在一個桶匠底兒子身上，放些才力、勇氣、智謀以及活力吧；在有些共和主義者，靠軍事底勞績打開偉大底門戶，你使他成爲底米斯多克(Thémistocle) 馬留斯；在巴黎，你只可把他變成一個加爾都士(Cartouche)。

假使能夠經營一個絕望的決定逾有胆量過人，生長在那強敵蹂躪、國家似乎沒有辦法逾時候；如果成功對於他底經營有利，那末這是一個半仙了；在其他一切時間，這不過是一個粗暴之徒或者一個無理的東西。

好的教育能夠無窮地給他以幸福：然而爲甚麼，對於這個問題你不去請教那些富於思想的人，並且爲甚麼你不去讀讀那些專爲此事而著作的書籍？她將答，說這是因爲她在這方面所懂得的也不亞於那般著作家與其作品。但對於你底明見這種信任是從甚麼地方產生出來的呢？那未必不是你底頑固之結果嗎？一個有力的需要，常常啓發我們自己有益的疑心。如果我們遇着一樁大訟事，我們便得去會代理人，律師；向他們很多人請教，而讀他們底辯論。如其我們被癆病所困，不絕地被死底陰影和恐怖包圍着呢？我們便要去找醫生，遵從醫生底意見，讀許多醫書，我們自己也會變成知一點醫的人。這樣便是有力的利害底引導。當其是關於兒童底教育問題時，如果你們不是被感動於同樣的利害，這就可見你們並不是單爲兒女自己而愛他們。但，這位母親還可反問，那末我底慈愛底原由又是甚麼？我可以回答，在父親與母親之中，有的是爲後人底情感所動；在他們底孩子身上，他們特別愛的還只是他們底名姓。有的都是富於指揮慾的；而且，在他們底孩子之中，他們只是愛其奴隸。動物，當小的動物底弱點不再維持其附屬於他們的時候，他們便與小動物分開；父親的愛，當兒女們在年齡與地位已達到獨立的時候，就在一切心中消滅了。昔日詩人撒地(Saadi)曾說

地方；但决不朗照其全部。我把具有天才過人與在希伯來人 (Hebreux) 之前走着遊隊伍相比論，時而是黑暗的時而又是明亮的。偉大的人物，常常在一種東西方面是卓越的，必然在其它許多方面是無智的；至少我們在這裏應把精神解作自己教育過才能，或者我們能夠把它看成一種已經開始的認識。偉大人物，以其勤勉底習慣、研究底方法、以及用以指出半認識和全認識之不同遊區別、在這方面，的確對於通常的人有極大的益處。後者，從無深思熟察底習慣，絕無深刻的理解，當其對於一些事物有了一點皮相遊認識時，便常常自信以為是十足地有教育了。愚昧和蠢笨很容易自信知道一切，兩者都常常是驕傲的，唯有偉大人物才能謙遜。

一切情感，都與那由一束之光線所構成的光亮帶相似，它是由無限的情感集合而成的，這些情感夥同着在我們底靈魂裏產生某種意志而在我們底身體上產生某種行動。很少有人具備專於分析這些感情之結束遊分光鏡。所以，人們常常以為是被唯一的情感所動，或以為被那異於推動我遊感情所動。這就是所以有如此其多的感情底蔑視，與我們幾乎是常常昧於我們底行動之真實理由遊原因。

一個母親溺愛她底兒子，她會說：我單是爲了他自己而愛他。但，我們可以回答，你絕不注意他底教育，你不疑惑良

遊動人遊父親底愛，最常有的；不過是產生於後代觀念遊情感，或產生於統治指揮底傲慢性，或產生於煩悶與閉着無聊這樣一種結果而已。(註三九)

自稱有良好信念遊人，何其缺乏自我底檢察！這樣的人，即在他看來，別人都是些透明體，他同樣很好地能夠洞鑒自己的內部和他人底內部，這樣的人如果有遊話，但其數目是不多的。要想認識自己，應當觀察自己，做一個自己底長期研究。自然是唯有道德家才留心於這種攷驗、而大多數人都是不自知的。

在那些以如此的憤激宣言反抗富有思想遊人之奇特性遊人們當中，有些人自以為只是為正義和真理底精神所激發。但，我們可以向他們說，為甚麼要逞其憤激反對一個常常於無害人遊可笑之事呢？一個行為奇特遊人嗎？非笑他吧，趁早：你這仍舊是與那些無可稱述遊人一夥。為甚麼你不能與富有思想遊人做同樣的事呢？這是因為他底獨特之

(註三九) 觀看不幸之人遊習慣，使人們變成殘暴的兇惡的。儘管他們既是可惜的殘酷，但這也是他們底義務命令他們以成為冷酷底必然性。一切的人，為了正義底利益能夠如一個劊子手冷靜無情地殺其同類；那末，如果不作絕利遊話，則為其自身的利益就一定會屠殺同類了。

過，當父親遊人，在兒子身上所看見的只是些貪得的承繼者。這同一詩人還說，這就是祖輩對於子孫遊極端的愛底原因；他把他們看成仇敵底仇敵。

有些父親母親，在他們底孩子中只看見一種玩具與一種混日子遊東西。這種玩具底喪失，於他們是難堪的；但是他們底悲悽就會證明他們是爲孩子自己而愛孩子嗎？誰都知道羅桑先生 (M. de Luzun) 這段生活底故事。他在巴士第獄中，沒有書籍，沒有事做，煩悶得要死而且受那牢獄底虐待，他却注意去養活一個蜘蛛。這就是在他底不幸之中遊唯一的安慰。巴士第底管理人，用一種爲看慣了對待不幸之人所共有遊不人道把這個蜘蛛打死了。這個囚徒，因此感受一個很利害的悲傷；比任何一個死掉兒子遊母親還要傷心些。然則，這種對於如此不同的物件遊感情底樣子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這是因爲喪失一個孩子與喪失一個蜘蛛，人家常常哭的只是他們所陷入遊煩悶和無事可作。如果當母親的，一般對於死掉孩子都比那爲事務所縈繞或用心於貪圖遊父親要感覺得利害些，這並不是因爲這母親對於兒女要特別慈愛些，而是因這對於她乃無可補償遊損失。在這方面，感情之輕視是最常見的。人們罕有爲一個孩子底自身而痛愛他的。這儼如此其多的人加以旌表而以爲是沒世不忘

(Cerberé) 底口裏。誰個知道要想和緩同時一輩的人們底怨恨，有名譽遊人是不是要把譏笑這個點心丟在嫉妬者底口裏呢？智謀既要求這樣而人性又命令這樣，如果降生了一個完人，他常常應當以某些大的愚笨處去和緩同輩底憎惡。這是真的，在這件事上面，我們可以滿意於自然底布置，它對於每個人都準備好了充分的缺點足以使其大有擔當力。

一個確定的證據，證明那在公正底名義之下恣意攻擊富有思想遊人底可笑之處的，就是嫉妬、證明他們所有遊奇特性，並不是有害於我們的。一種粗糙的奇特性，比如它逢迎那平凡的人底虛榮心，使他看出有功績遊人底、為他所沒有遊可笑之處，使他深信一切富有思想遊人都是瘋子，只有他才是聰明人，這就是一個奇特性很宜於使他們獲得他底好感的。例如說，惟有一個富有思想遊人才會有奇怪的裝束：大多數不能分辯瘋子和賢者遊人，只靠假髮底或短或長使他們認識，而把這個人當作瘋子看待；他們笑訕他，但他們更加愛他。以他們找着嘲笑他遊快樂為交換，有甚麼名譽他們不會付給他呢？我們不能常常嘲笑一個人而不多多地談到他。所以，一個蠢人所喪失遊東西，正就是增加一個有名譽遊人之聲遊東西。我們嘲笑一個人，不能不承認，甚至或者不能不追求此人所以自異於人遊方面遊卓絕之處。嫉

處引起社會底注意：社會底注意一旦固定在一有功績遊人身上，就佔據了他，便忘却了你，而你底虛榮心因此大受傷損。這便是你心中對於習尚使你感動而發生尊敬及你對於奇特所有遊仇恨之祕密的原則。

你也許要向我說：非常的東西使人感動，它是加在富有思想遊人底聲譽之上的；單純而卑微的勞績則不大被重視；這就是一個不平，我以毀敗奇特性而加以報復。可是，我可以回答，嫉妬豈不是使你於感情並不存在之地聽見感情嗎？一般說來，高超的人很少傾向於這個；一種怠情的和有思慮的性質是能夠有奇特性的，但它永不玩弄這個奇特性。奇特性底感情因之是很稀有的。

要想維持奇特性遊人物，應當具有何等的能動性？要想恰當地選擇一個可笑的東西，對於別人、既不使我受他人輕視、亦不使我們被人家討厭、並且要把這嵌合於我們底性質之中而使其與我們底名譽相稱，這應當具有怎樣的世界知識呢？因為這只有拿如此一種天才底分量才被允許有如此的一種可笑之處。我們有這種分量嗎？這是應該承認的，一種可笑之處決不於我們有害而是於我們有利的。當愛勒（Enée）入地獄時，爲要使那守門的怪獸溫和一點，這位英雄，因西畢爾（Sybille）底忠告，先就準備了一個點心擲在西爾伯

向她回答：“哩！太太，誰能禁止得住？但給我說說，牠是否很大呢？”“哩！先生，牠是很可怕的。”他又說：“牠在我側邊飛着嗎？”“你在說甚麼？一個蜘蛛也會飛嗎？”他又說：“怎麼！你才是爲了一個蜘蛛就鬧成這個樣子嗎？去喇，太太，你是一個瘋子，我還以爲這是一個蝙蝠呢。”這件故事正就是所有一切人底歷史。人們不能支持那存在於他人心中遊可笑之處；人們相互地冒罵；而且在此世界之內，決沒有一個不嫉妬他人遊虛榮心。

在盲昧的情形裏面，例如沒有誰疑惑一個忠告不是很有用的。一個律師、一個醫生、一個哲學家、一個政治家，每個在其所治遊門類上，都可以提供精密的忠告。在一切別的情形中，忠告是沒有用的，而且每每是可笑的；因爲，一般都是常把自己所提出來遊作爲模範。

假如有一個野心家請教於一個平和的人，把自己底觀點和計畫提出向他商量。這個和平的人就會對他說：請你不要去冒險、去受無數的傷感，把你底工夫用在一些平穩的職務上去吧。或者那位野心家會回答他說，在相異的情慾和性質之間，假如我還可以做一個選擇，我也許贊成你底意見。可是，這裏成問題的，是我既有遊情慾、已經形成遊性質、與已經養成遊習慣，我必須爲我底幸福而從這些東西取得可

妬的人，以其過分的浮誇，不知不覺之間自己也就助成那有功績遊人底名譽。我對你當如何的感謝呀！有功績遊人將自願地向他這樣說。你底仇視使我成爲朋友呀！羣衆不能久久地以你底醋意底理由而懷鄙視之念；使你不高興的，這是我底名譽之光輝而不是我底奇特。你如敢爲，請你照樣鬧鬧這個奇特性。但你知道一個令人感動遊奇特性，在凡庸之輩底心中乃是一個無味的事：你底本能會告訴你、或者至少羣衆不贊成你、去玩玩奇特性。請瞧，這便是你對於奇僻遊憤恨之真實的原因。這很像那些虛僞的婦女一樣，她們不住地無禮地叫囂，反對那新的和特宜於表示身段遊衣裝，她們未曾看見她們之對於古裝遊尊重，應當歸因於她們底醜陋。

我們底可笑之處，常常是不許我們自己知道的；只有在別人身上的，我們才能夠看見。在這個題目上，我將舉出一件極其有趣的事實，據說這就是現代底事。洛蘭公爵在邸中大宴臣僚，大家都在客廳裏晚餐，這客廳是在一個土台上面。正在晚餐，一位婦人以爲看見了一個蜘蛛；她嚇極了，大叫一聲，離了席，逃跑到花園裏去，跌到在草地上面。正當她跌下去遊時候，她聽見有個人溜在她旁邊睡着；這就是公爵底首席家臣：她向他說：“先生，請你替我鎮定一下！我接近你是很榮幸的！我生怕已經做了一個非禮的舉動”！這

頭出水，彼此相對地呼喚：應當跟隨我來，應當在那兒上岸。他自己一個在石頭上被包點銅錫底鍊子鎖住，從那兒觀賞他們底瘋狂：聰明人說，你沒看看你被逆流牽住不能夠在同一地點起岸嗎？請教一個人說這個、做那個；這通常算是等於甚麼也不曾說到。不然，我這個樣子做法；我就說這樣的事物。所以，摩利耳這句話：‘你是個銀匠，弱斯先生’ (Monsieur Josse) 之被應用於自作榜樣過倨傲性，差不多是出人意料之外過普遍。沒有那個蠢子不想指導精神最偉大過人底行爲。

如果有時忠告是有益的，這就是要好好地自己忠告自己。如果他是小心於請求忠告，這只是向着那些理解一個好的忠告之稀有與其價值過聰明的人，他們對於忠告是吝惜的而且不得不常常是吝惜的。事實上，要想提供一個有益的忠告，未必不應該以怎樣的小心深入於一個人底性質之內嗎？豈不應有怎樣的認識，理解他底興趣、他底傾向、激動他過情感、以及他被感動過情感底程度嗎？要預先察覺那在懺悔以前他所要犯過錯誤，以便預料命運將要安置他過環境，並且因而判斷如其我們所要改正過他底這樣的缺點、即他好像是應當走到過地位之內，是不會改變成德行的、需要怎樣的精細呢？這就是這些困難底可怕的圖案，使聰明的人在忠告底問題上面有如此地慎重。所以，應當常常向他請求

能的最優的部分。我之請教於你的就在於這一點。儘管他還說：性質一經形成，是不能更換的；一個溫和的人所有遊快樂，對於一個野心家是沒有用處的。儘管他有些理由提出，而這溫和的人總常常這樣說：不要談到野心吧，我似乎聽見一個醫生向他底病人說：“先生，不要發寒熱吧”。年老人也是這個同樣的腔調。如其有一個青年向他們請教他應該怎樣為人處世。他們會向他說：“免避一切跳舞、一切戲劇、一切婦女底聚會、以及一切輕狂的遊戲；一心一意注意你底財產，照着我們做吧。”但這青年會回答他們說：“我是太易為快樂所動；我愛女人至於發狂；怎樣能把這些拋棄呢？你們感覺得到在我這個年紀，快樂是一個需要。”無論他說些甚麼，一個老年人決不會知道對於一個男子底幸福，一個女人的享受是如何地必要。凡是人們再也不能感受遊情感，就是一個不能容許其存在遊情感。老年人再也不追尋快樂，因而快樂也就不再去光顧他了。在少年時期曾佔據過他遊對象，不知不覺地離開他底眼睛。所以，人類就好比一隻駛入海洋遊船隻一樣，它不覺覺得就看不見那與海岸聯繫着遊事物景象而它自己也就很快地在那些東西底眼前消失下去了。誰個估計那各人自作榜樣遊大胆，他便可以相信等於看見散在一個大湖之中遊游泳者，他們為各種水流載着，昂

方法呢？因此，那個人不會選擇最完美的境遇，即在那中間，他底幸福可以不費甚麼辛苦而獲得適境遇；那個人在愛情故事中不寧願佔取童貞底優勝，不願意去葬身於脩道院之中呢？這裏便是矛盾的；後裔必需生存，這就是現前的快樂，其強有力的景象，冒着遠離的不幸，消滅了遠見的能力。所以彼蒼者天是把帝國底保存和世界底延綿連結在人類底不智和狂妄之上的。

在一個如像羅馬共和國那樣的共和國內並在整個政府之內、其人民就是恩賞底分配者而名譽乃是功勞底代價這種政府之內，引導的精神就是天才的自身及偉大的才能。如果在有些政府其恩賞是把持在幾個人手裏，而這些人底偉大又是離民衆幸福而獨立的，那末，情形便不一樣了。在這些國內，引導的精神，只是怎樣有益於或取悅於那恩榮底權勢者適技術；這種利益大概地是將就才幹適地方少而將就資格適地方多。要想在大人物Grands 底周圍取得成功之最適宜的條件及最必要的資格，乃是一個對於一切種類的性質與環境都能夠順應適性格。你如果是缺乏才能適話，那末這樣一種性格，加以適宜的地位底助力，也儘足致身顯貴。可是，人們可以說，再沒有比這同樣的性格更能通行的了：對於一個大人物成爲他底快樂底統治者或一個間諜，而不

忠告遊人，只就是那不肯輕易賜教遊人。

不管叡智是爲如何的稀少，其所提供遊好處只不過是個人的；它們並不能普及於人類。叡智的人不能企圖一般的大衆的承認，因而也就不能企圖得着光榮。但，人家將這樣說，精明隨着叡智而來，乃是一切民族都有崇拜之權利遊德性。我可以回答，如此地被誇獎遊而且有時是如此地有益於個人遊這種精明，却並不是對於一切民族都如我們所想像遊那樣重要。上天對於一個民族所能賜與遊一切恩惠之中，其最悲慘的恩惠毫無異議地要算精明了，如果上天把這精明普及於一切公民遊話。事實上，究竟甚麼是一個精明遊人呢？這便是一個人，他從相去甚遠的諸不幸中，保存一個十分生動的映象足使這映象在他底心中權衡着一個許是悲慘的快樂底湧現。然則，我們假設精明降及於構成一個民族遊一切頭腦之中：那末又在甚麼地方去找那爲五個小銅元一天而在戰爭中去忍受死亡、疲勞和疾病遊人呢？那個婦女會去禮拜婚姻底保護神，會去忍受一個粗暴的不方便，冒生產底危險、受一個丈夫底脾氣及反抗，感受孩子底死亡和壞行所致遊悲傷呢？由於宗教原則底結果，那個人不會蔑輕塵世底如駒過隙遊生存底快樂；整個兒顧及他底幸福，怎樣不會在一個最嚴肅的生活中，找尋增加教皇所許可遊福澤之

不能妨害其目的之時才能醒來。哈！富有思想的人，在高尙超卓者之前，因此鬧着狂妄者底玩意，自己鬧出些嘲笑來，曾經感動了最大的凡庸呵！他們是太易被那性格宜於這種卑劣的壞人欺弄呵！實際上，凡是對於名譽過極端的愛所不能激勵起來的人，其在功業底事實上所能歡喜的只有低劣於他們的人。這種興趣底淵源是存在於一切人所共有遊虛榮心中的。各個人都高興被人稱讚；然而，在一切讚揚之中，最可誇耀的無疑地就是最顯然地證明我們底優越。對於那發見我們底缺點無害於我們而能保證我們卓絕之處遊這種人、我們應有如何的感激！以一切的誇耀說這個誇耀是最正當的。就是在亞歷山大王底朝廷內，自己表現是太偉大的人物乃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巴墨尼努(Parménion)嘗向非洛達斯(Philotas)說：“我底孩子，在亞歷山大面前，你要裝成卑微的樣子，有時使得他喜歡再要你；好好記着，你要取得他底友愛，只有靠你底表面上遊低能。亞歷山大，在世界上，對於高超的才能具有一種祕密的忌恨呵！凡庸的人就是見愛遊人。”

一個父親希望他底兒子把最賢明的行爲連結在偉大的才幹之上。可是，我可以向他說，你需要在你的兒子身上具有差不多矛盾着遊性質嗎？你要知道如果環境底某些奇怪的

能邀其恩寵致身顯貴者簡直沒有。這樣，偶然於人底幸遇便有重大作用。使我爲父親、爲丈夫、人所提供遊美底朋友遊、及取得其保護者底歡心遊，都是偶然；在大人物需要一個偵探遊時候而把我們安置在他家裏也是偶然。

但假使大的幸運，一般都是偶然底作品，而人們在這上面只有假借達於成功所必需遊卑劣和詭譎才有成就，那末就得承認機智和我們底騰達有關。首先，這就例如那由不堪煩擾而把自己變成一個保護者的；利用在位者底倨傲而對於突如其來的那種使提出者受屈辱而迫着他變成被冒瀆者底保護人遊問題巧於對應的；這些人，可說在其行爲之內，是含有發明和機智的。至於有些人，在權勢者底宅第之內，看出自己能夠創造滑稽取樂的守衛之職而以如此的代價把被輕視和嘲笑遊權利拍賣給大人先生的，這也是屬於第一流的。

無論何人這樣 權利用別人底虛榮心 去達到自己的目的，都是賦有引導的才能的。精於此道遊人經常爲自己的利益而活動，但常常在他人利益底庇蔭之下。他是很能幹的，如果爲要達到他所擬定遊目的而採取一條似乎是遼然相離遊路徑。這是一個使敵對者底嫉妒睡眠的方法，它只有在已

觀念：對於這個結果，應當完全瞭解。沒有誰知道一切，那末，我所能有遊妥當的才氣就不過是對於某些方面而言。

例如，在悲劇裏面。有些人是詩句底協韻，文詞底性質和力量因而是文體之一切美好底判斷者，但又是設計之正確方面底最拙劣的判斷者。有些人則反之，而是這後一部份底認辯者，但他們不能感覺到這個正確性，這種巧妙的湊合、這悲劇底性質之真理性和謬誤性所依據遊感情、以及各劇幕之第一等的功績。我所謂第一等功績，因為這種東西底真正的利用因而它底主要的美，就存在於把那強烈的情慾在我們身上所產生遊結果忠實地描寫出來。

所以，我們只有對於經過多少的探究以後遊種類之中，才能有精神底正確性。

因此，我們不能夠不把天才與賅博的和深刻的精神拿去同正確的精神相混，我們不能制止自己承認這後一種精神，當其是以複雜的比例為問題時，它是一種假的精神。在複雜比例之內，真理就是為數甚大遊配合之結果；在那裏，要想看得切實，必須看得很多；在那裏，精神底正確性是依存於其賅博性的：所以談到正確的精神，我們便大概地理會得這樣的精神之力，宜於由人家給我們貢獻遊真實的或謬誤的意見提取正確的且有時是嶄新的結果。

湊成有時把這些性質集合在一個人身上，它們會很少得到成功；你要知道偉大的才幹是要以偉大的情慾為前提的，而偉大的情慾又是千百錯誤底萌芽；而且反之，所謂好的行為幾乎常常都是脫離情慾的結果，因之，是平庸底采邑。要想做大事，應當有大的情慾，不管所事遊性質如何。為甚麼我們看見許多不生產偉大人物遊國家呢？為甚麼有許多的小嘉東 (Caton)，小時那般的伶俐而年齡一大，大約都不過是些庸才呢？充滿了美的孩子與愚蠢的成人這是為甚麼原因？這是由於在大多數的政體下面，國民不會由強烈的情慾熱熾起來。好哪！我同意當父親的說：我希望我底兒子為情慾所激發：這在我只需要能夠指導他底努力向某些研究底目的就夠了。可是，我可以回答，你覺得這個需要是怎樣地偶然嗎？因為希望一個人單靠好眼力，對於你給他指示遊東西，是能夠瞧得確切的。在作成教育底任何計畫之前，應先行自己商量妥當，要知道在你兒子身上你所需要遊是甚麼，是大才幹呢，抑或是聰明的行為。你所甯願遊是善良的行為嗎？請你相信一個富於情慾的性格，對於你底兒子許是一種悲慘的稟賦，尤其是在那些民族之中，由於政治底組織，使情慾常常不能向道德發展時為然；如其可能，就請你窒息他底一切情慾底萌芽吧。可是，這父親又要說，這不會應當同時放棄

由於這個定義，可見正確的精神有功於人類精神之進展時候很少；可是，它是值得一些尊重的能夠由已經承認了過原理和見解出發而提取出經常正確且有時是新穎的結果，這在一般人中間算是很稀有的人。同時它通常是最受平凡的人所尊重而精神高超過人則不如是。在精神高超過人，最常做的就是叫人察驗已經接受過原則並把它們搬運到未知的地方去，這必同時使他們底懶惰感到疲乏而傷損其驕傲性。

尋常事物底科學就是平凡之人底科學；而且有時有天才過人，在這方面，乃是一個極粗笨的愚昧者。他大胆向前一直達到他所研究過藝術和科學底第一原則，高興在那裏抓着幾個新穎的、第一位的、及一般的真理，從這裏流出無窮的次一等的真理，因而，他對於一切其它種類底認識都是很疎忽的。他走出了天才給所畫定過光明的路徑呢？他便落入於千百種謬誤之中；並是等於牛頓之註釋亞波加里卜斯(Apocalypse)(註三八)

天才家給那包圍着才氣平庸者過漫漫長夜照亮了幾尺

(註三八) Apocalypse, 是希臘文，即天啓之意。象啟神諭的書，很晦澀。書是Jean l'Evangeliste著的。——譯者。

使他成爲有名人物逾希望嗎？是的，不成問題。如果你不能解決這問題，那就請退還你的情慾吧，勉力指導他趨向於尊貴的事物吧；但這就要等待着眼見他實現些大事業，而且有時犯着最大的錯誤。在富於情慾逾人，決不凡庸；而常常決定其最初一步的幾乎都是偶然。如果有情慾逾人以藝術知名；如果科學在他心中保存一個勢力，而有時維持一個良善的行爲；這在具有情慾逾人則不如是。因爲他們底出生他們底性質、他們底地位和財富、都驅使他們傾向於世界第一等地位。這些人底好或壞的行爲，幾乎全全都是由偶然的勢力所制約的；依照它位置他們逾環境及它指定逾降世時期，那些性質就可隨之而變好或變壞的。偶然隨心所欲地使他們成爲阿畢斯(Appius)或得脩斯(Deoïus)。

在一個桶匠底兒子身上，放些才力、勇氣、智謀以及活力吧；在有些共和主義者，靠軍事底勞績打開偉大底門戶，你使他成爲底米斯多克(Thémistocle) 馬留斯；在巴黎，你只可把他變成一個加爾都士(Cartouche)。

假使能夠經營一個絕望的決定逾有胆量逾人，生長在那強敵蹂躪、國家似乎沒有辦法逾時候；如果成功對於他底經營有利，那末這是一個半仙了；在其他一切時間，這不過是一個粗暴之徒或者一個無理的東西。

我們常常引導同一的情慾，是要有這樣不同的條件限制。這就是當父親的，如其子賦有強烈的每每能改變世界面貌遊情慾時，他所冒犯着遊危險。

我希望追蹤一下那些預備取得高位遊人底生活。他們在十六七歲從中學出來，學習騎馬，學習他們底操演；他們在大學院與在法科大學再住兩三年。法律學畢，他們便買得一個官職。爲要盡這個職務，自然法、萬國公法、公法再也不是必要的研究了，只是把所有的時間犧牲在一些個人底訟事。他們由這裏轉到外省政府去，在那裏過分地爲日常瑣事所累，疲於對付請謁者，再也沒有思索探究底工夫。接着他們就升到高級的位置，於是在三十年代實習之後，他們所有遊思想底基本仍舊是二十或二十二歲時所有的。由這些上面，我看出有些旅行鄰國的，在那裏他們可以把那些相異的政治形式，法律、天才、交易、以及人民底風俗習慣拿來比較觀察。這種旅行或者比之人們現在所施遊教育更宜於形成政治的人物。

一個生長在北方的嚴酷氣候中遊詩人，他在這些黑暗的暴風，不住地迅速地捲着遊地方；他底眼睛並不迷離於萬花齊放遊谷中；他只認識無盡的冬季，這冬季帶着肅霜底白髮統治着枯燥的沙漠；使他重複聽到的只有狼嗥；他所能看

見遊只有雪，只有堆積着的冰，只有那與大地同樣古老遒松樹，以它們底枯枝遮蓋着那浸着它們底根子遒湖沼。另外一個詩人，則反之、他降生於意大利底豐腴氣候之下；空氣在那裏是清潔的；地面上綻着花卉；和風細細地吹動那香氣四散的森森的林梢；他看見那些河流以千百銀色的彎弓劃斷那一碧渾然的牧場底綠野，藝術和自然聯合起來裝點那些城市和鄉村；所有一切似乎生就是爲眼福和感覺底陶醉。在這兩位詩人中，誰能疑惑後者不能描寫出最悅人的景象，而前者不能描寫最孤高和最可怖的景象呢？但是，如果他們不是被那爲了名譽底強烈的情感底衝動，他們兩個不管是誰都不能做出這些東西來。

無論何人，達到某種年齡尙未成名，對於才能都常常表示輕蔑以自慰其無能。要想成爲功業底判斷者，應當是無利害關係地去判斷，因之，要在尙未感着忌妒底情感時。在幼年底時候，人們是很少感受的；所以年輕人，觀看偉大的人物差不多與後代人是用着同樣的眼光。因此，一般說來，應當拋棄同一年齡的人底尊崇，只有期待少年人底尊崇。人們在他們底頌揚之上能夠大概地確定他底名譽，在他們對於偉大人物所作的稱頌之上，可以確定他所稱譽的偉人，如果在他人身上人們所崇拜的只不過是與自己相同的見解，那

末人們所有對於才能遊尊重常常是以他所有遊才能作為比例的。人們所捧頌遊偉大人物，只是當着自己是要成為偉人。為甚麼，撒凱會在亞歷山大王底像前揮淚呢？這是因為他是凱撒。為甚麼人們對於這尊像底崇拜不再見流淚呢？這是因為他不是凱撒。

形成人物遊技術，在一切國家，都是這樣緊密地與政治底形式相連結的。如果不在國家組織之內有所變更而想在公共教育之內做出重大的變更是不可可能的。

教育底技術只不過是那專用形成最強壯最有力的身體、以及最明見的精神和最道德行的靈魂之方法遊認識。

在這件事情上面，人們是與一切改良底思想離得太遠。當其是無用的時候，我是不能進入於那些經常沉悶的細節底研究。我樂於指出人們就是對於那些最粗俗的而且是極易改正的錯誤之改良，都是不願意做的。

假如，人們本應費些時間用於國家語言所論述遊學問，然而人們却犧牲五六年時間於一種死了遊語言，這語言，一離學校便即忘却，因其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是沒有任何用處，天地間還有比這更蠢的事嗎？儘管有人這樣說：如果人們把青年人如此長久地留在中學裏面，少部分是為他們學習臘丁文而多半是為養成勤勞底習慣。但是，為要使他們養成

種習慣，我們未必不能夠教他們以一種較爲有用較爲不十分艱難的學問嗎？人們不怕把他們在青年時代煽起學習需要之自然的好奇心消滅了或折磨了嗎？如果人們在那尚未由大的情慾分散其需要過年齡、人們就拿物理學、歷史、數學、倫理、詩等等……底研究去代替文字之無用的研究，則這個需要豈就會如何地不堅牢嗎？人家又會說，死了過語言底研究，也就代替了這個目的之一部分。這種研究強人以翻譯和解釋著作者底需要；因而，它便能夠把那些包含在古代優良著作之中過一切見解裝入青年底頭腦之中。不過，我可以回答，人們用譯本之助，分明是兩三個月就可弄到手過故實和觀念，定要花費多數年月才能裝進記憶裏去，世間還有更爲滑稽可笑的事嗎？以八年或十年底研究，能夠取得過唯一的好處，就是臘丁文句底奧義之極不確定的理解，這種奧妙處喪失於一個翻譯之內。我所以說極不確定：因爲不管一個人所做出來過臘丁文底研究是如何，決不能如我們理解自己特有過語言那樣完善。然則，如果在我們底博學者當中，很少有人感覺法文文詞底美、力和精密，因此我們就可以想像當其這是使用一個臘丁文詞時，他們就算是最僥倖的嗎？我們就不會疑心他們底科學，在這件事上，只算是建築在我們底無知、我們底輕信、以及他們底大胆上面的。而

且如其我們能夠招致賀拉斯、韋吉爾(Virgile)及西塞隆底亡魂，那末我們底辭學家，在他們看來，不會像是用無智的土語寫就的嗎？我不能停止在這個疑惑上面；我將同意，如你願意的話，在離開課堂之時，一個年輕人是很好地學習了臘丁文底精美文詞；但是，那是在這個假設之內，我將問問人們是否必須對於這個認識提付八年或十年的工作底代價；並且，是否在最年輕的時期，在那好奇心絲毫不曾為任何情慾所打擊且因之人們是最長於致用遊年齡，這些消耗在文學底研究上的八年或十年，未必不能較好地用於事物底研究，尤其是用於與人們真正必需充任的職位相類的物事之研究嗎？

一種優良的教育，不許多用隨便的氣力，便能夠在偉大帝國之內無限地增加才智和賢德。

甚麼叫做物質

王特夫著 實價一元一角

這本書所論究的問題，在哲學上和科學上都十分重要。對於物質論，尤其關係甚大。但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都不了解，以致鬧了很多的笑話，不失之偏頗，即失之荒誕。作者則用最新的科學方法給了一個正確的答案。它底內容是科學成果之哲學的考察，思想正確，議論新穎。這又可以說是科學理論與哲學理論之一高級的綜合。

同時，這本書底正確性證明了辯證方法和物質主義之為顛仆不破的真理。它是這種方法和學說輸入中國到了何種程度並表明，是它們在中國所得並一種收穫。

書凡八章，十九節，又二十一小節，共約十五萬字。舉凡物質觀念之歷史的發展、物質存在與宇宙底本質、物質底質量及其特性、物質底能力、物質底運動變化、物質底演進、物質科學底失敗、等，都一一地加以論究。這實在是對於物質問題作了一個系統的和完全的說明。

凡研究科學、哲學、尤其是物質論和現代思潮並人，不可不讀這本書、它是值得人手一編的。

辛壘書店啓

政治學體系

周紹張著 實價一元一角

政治學底核心是國家論，就好比價值論是經濟學底核心一樣。作者便把握住了這個關鍵而構成了他底政治學體系，并以之一貫到底地作為論究底對象，從而去闡明它底產生、構成、發展與消滅底各過程。這是一個新的科學的理論系統，是非常正確的。

作者又從歷史的、因而一元的論證過政治學之各結構成份。一方是把從來一般學者所誤認或強分遘國體與政體之對立和矛盾解決而統一起來了，作者認為國體就是政體、政體就是國體，是一物或一物之二面，根本沒有那種絕對的差別存在；它方從史的論述達到近代國家之解剖，認為近代國家才是理解過去遘鎖鑰、同時也才是進入未來時代遘門限、而於以完成政治科學批判的與變革的遘任務。自然在這種論究形式之下，作者早已把政治放置在說明科學底階段上了，那又是毫不成問題的。

所以這本書以它底系統嚴整、論述扼要、來說，是可以作大學及高中政治學底教本；以它底理論正確、觀察精銳、來說，更是一般研究的與實行的人們底良好讀物。

上海辛墾書店謹啓

人類學體系

劉敏著 實價大洋一元一角

這本書是中國用最新的科學方法研究人類學的第一部書。因此，它底理論異常正確而豐饒，與一般庸俗的人類學家完全不同。一般人類學家說人類底祖先不是猿猴，作者則很正確地攻擊這種見解。這是一個例子。還有十分特別處，即這本書非常之富於理論意味。讀它不止使你了解敘述的人類學，而且使你了解說明的和理論的人類學。

全書底體系，非常之正確、聯貫、而完備。它把人類從其起源說到他底未來，沒有一點遺漏和不自然的地方。除第一章緒論人類學底方法外，以後的次序是：『人類底自然基礎與其動物的根源』，『人類底發現』，『人類發現之地質的記錄』，『生理的進化』，『心理的進化』，『種族底進化』，『人類生活底進化』，人類底歸宿，等八章。每章中又分若干節。

這本書對於高中和大學說來，一面是很好的人類學教科書和參考書，它面則為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科之一不可缺少的重要讀物。因為內容有如是之複雜，所以亦為一般的人所應讀。凡研究哲學、科學、社會思潮、革命理論、遊人，均須人手一編。

辛墾書店啓

拉發格三大名著

思想起源論

劉初鳴譯 再版實價一元六角

Karl Marx底女婿，恩格斯底弟子兼朋友，“得了馬、恩真傳”邁波爾拉發格，當然是用不着介紹的了。他底這部思想起源論，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中最有創造性的一部著作，以物觀底立場，剖析各種抽象思想底起源與進化。如正義、善、靈魂、上帝等思想，在神學論者所認為宇宙間最高的存在，觀念論者所認為創造世界底動力，這個久懸不決的神祕，一一被作者在人間底歷史中找得了合理的說明，因而這又是一部反神學、反玄學的挖根掘底的科學、哲學底名著。有志於科學、哲學、社會學、歷史學諸人是應人手一編的。

財產之起源與進化

楊伯愷譯 實價一元二角

這本書底重要性無論在科學領域或革命領域都是不言可知的。二十世紀底人，對於財產問題不能不有一明確的科學而革命的認識。本書作者，本其那西歐權威的理論家所具有之豐富的科學性和革命性，從歷史事實中去闡明財產底發生、發展、及死滅諸過程而建立出底財產理論。恩格斯底『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詳於家族和國家，而略於財產之起源與進化，本書則本其為弟子的資格，恰恰來補足這個缺陷。其價值有如此者。

在歷史觀中的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

青銳譯

再版實價三角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歷史哲學

拉波潘爾著 青銳譯

再版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原名「作為進化科學底歷史哲學」，是當代法國社會科學理論的一本名著，內容在論究：歷史哲學底法則性質，可能，方法學說；歷史中底決定因子，個人作用，主觀方法，及支配現在未來底思想之進化及其哲學，等等。尤其闡明了：個人是被動環境中自動的因子，歷史上唯一自動而覺悟的力量。另外，作者譯者底序言，跋語，均很重要。

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

拉德格著 克仁譯

實價八角

拉德格是西歐有名的科學的歷史家兼政治家，這本冊子也與他的德國經濟史同為世界的名著，他的方法極合科學，理解亦極深遠，因而對於吾國各朝代底變革行程，都有發異而新穎的說明。中國社會史論戰不正是當前的大問題？然而論去論來似乎還沒有逸出佛郎的圈子，本本水涼，我們大家來看一看這部討論中國社會史遊「開山」著作吧。

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

布哈林著 楊伯愷譯

實價一元

本書作爲根據關聯于帝國主義的世界的經濟之主要階級當作一個總體，當作最高發展的資本主義之一定階段去檢討（伊里奇序言）而說明其發展之矛盾及其他必然沒落底一部世界名著，實爲研究近代經濟學很好的書籍。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機械論批判

史托里雅諾夫著 任白戈譯

實價一元二角

這是辯證法唯物論者與機械論者五年來論戰之結晶，露骨地給了機械論者們一個解剖。舉凡一切哲學上最重要的問題如：哲學底實踐性、質與量、還元問題，物質及其運動、對立物之統一、偶然性與必然性、主觀主義及相對主義……等等，都有正確而精闢的闡揚。凡是社會科學家、自然科學家、哲學家、文學理論家，俱有熟讀的必要。

伊里奇底辯證法

德波林著 任白戈譯

三版實價三角

這是當代哲學界權威德波林為說明世界革命最偉大的理論家和行動家遊伊里奇底辯證法所作的一部名著，內容非常精確，末附伊里奇所作的「關於辯證法底問題」，尤足為研究此問題最珍貴的文獻。譯者有序論伊里奇辯證法底重要性及德波林辯證法著作之地位等。

無政府主義批判

(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普列哈羅夫著 青銳譯 再版定價五角

本書是站在科學底立場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如斯梯納、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埃天梵、格拉格、等人底學說加以指責的。第一二章對於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加以泛論，第三章專論無政府主義者各個人底學說，而加以批判，第四章論「政府主義」底策略：即道德而指出十八世紀那一思想底特徵——人性——這個“玄學的”整個無政府主義思想底出發點。無疑的本書是繼「哲學之貧困」而起的一本批判無政府主義遊哲學名著。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科學叢書

科學概論

湯姆生著 鄧均吾譯 定價八角

湯姆生是當代一個大科學家，這是不須得介紹的了。這一本書雖不比『科學大綱』那樣量多，却是一本質精的書。它是從理論方面去解說、也可以說是從哲學的見地去論究、遊科學論，因而把科學這個智識概論得非常明白（在中文這類書是很少的）。和『科學大綱』對照，這可以說是它底引言，更可以說是從它淳化出來遊一般的結論，因為對於『科學大綱』說，是照耀它遊燈光，可以嚮導人們於科學底王國中——迷失於其中的、徬徨於其外的——尋求真理之果實。

全書包含了八章，分論着這樣八個問題：『科學的心性』、『科學底目的』，『科學的方法』、『科學底分類』、『科學與哲學』、『科學與藝術』、『科學與宗教』、『科學底功用』、等。就中如『科學底分類』所提起遊一個意見，也被我國多少科學家珍為寶資，讚仰不置。其餘就可想見了。

這書還不僅是系統完整、論證詳明，在文字上也有着藝術家的風度，他管用美妙而帶感情的柔性文筆，烘托出科學底真理、以顯示自然界底秘密，所以對於欲求科學底理險智識而苦其枯燥遊人們，這無異是一劑逍遙散。

上海辛墾書店謹啓

將來哲學底根本命題

費爾巴哈著 任白戈譯

本書與“基督教底本質”同為費氏之主要名著。如果以內容來說，則本書更是費氏哲學原理底代表作。一方面對於他以前過思辨的哲學加以克服，一方面又提倡着他那獨特的新哲學，這就是費氏在本書內所担負過任務。讀了此書不僅可以知道費氏底全部哲學思想，而且可以知道德意志古典哲學底一般狀態。全書共分六十五節，而每節乃至每句就是一個哲學底根本命題，其精練正如“費爾巴哈論綱”一樣，完全是一本哲學綱領。費氏是由黑格爾到新物質論過橋梁，其哲學之應被了解與本書之在了解中過重要性自然不必再說了。

哲學叢書

自然之體系

荷爾巴赫著 楊伯愷譯

本書是十八世紀、一手要推翻帝王寶座、一手要打倒神聖祭壇、遊革命思想家而兼智識底權威者荷爾巴赫(Holbach)，以其淵博的學問、勇敢的思想、不可埋沒的正確的主張而把宗教上和哲學上以往一切運動歸納起來所成功遊一個結論。同時也就是十八世紀物質論哲學在它以內才得到最後的和體系的表現之光芒萬丈的偉大著作。

在本書內，他觀察了自然、人類、道德、社會、政治……等等，一方面闡揚了物質主義的宇宙觀之實證的基礎，它方面徹底地攻擊了宗教的宇宙觀底一切，因而使宗教和觀念論哲學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所以一直到現在，它還是物質論哲學一部最基本的作品，而為哲學思想之理論的和歷史的深入的研究非讀不可遊名著。

全書分上下兩卷，共約五十萬字。

人 — 機器

拉梅特利著 任白戈譯 定價六角

是亦為十八世紀法蘭西物質論底代表著作之一。內容是不言可知的。它底重要性也無待介紹。只是在辯證的物質論出現時，以機械的物質論而不讀此書及法蘭西物質論諸名著的，却是錯誤。前者是繼承後者而又保存其正確性的。所以就在今日『人—機器』及其它名著也是現實的真理中所不可少的部份——基礎的部份。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法律外的航線

沙汀著 實價六角

這是由現實生活底體驗與觀察抽繹出來逾十餘個短篇小說集。體裁是寫實的，是深耕的刻畫，是統一了內容與形式；並不像單純的紀事與步韻的填詞，題材有反帝的、有涉及「一二八」的、有崩潰農村的攝影、有沒落的小布爾喬亞底悲哀、……。這是近三年來中國文藝界底寂寥中驟然出現過一株青草，並不讓於奇花異卉。

果爾德短篇傑作選

M. Gold著 周起應譯 實價五角

本書所選果爾德底十一個短篇，均是非常精粹的作品。不僅是完全新的內容，更有與之相適應的新形式。與那些舊皮囊盛新酒或新皮囊裝舊酒底作家們實在是迥乎不同的。

新興藝術概論

藏原惟人等著 王集叢譯 再版實價四角

社會主義之路

布哈林著 鄭光沫譯 實價四角
許平

資本論大綱

山川均著 傅烈譯 再版實價七角

辛 墾 書 店 出 版

二十世紀

月半一期全年八期 每期三角五分
預定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六角

這是一個科學的理論雜誌。它注重思想底批判，尤其注重到建設。批判既不是徒事破壞，建設也不是由玄想構造。都是一本科學的真理，作理論的與歷史的判斷。它底任務是要（一）完成科學與哲學底統一；（二）組織自然科學底理論體系；（三）完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統一；（四）建立思維科學；（五）達到一切思想之科學化。

從而它有了如下的特徵：在思想方面是站在近代文化底否定和未來文化底創造之上，所以凡是近代所有遺一切學說，都予以奧伏赫變（Aufheben）以求前進；在理論方面是站在最科學、最新近的立場，汲取既有的一切科學發達之成果，加以系統的精煉和組織，同時也作為一種批判底武器使用；在範圍方面，它概論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之一般並分論其各種部門和各種問題、所以整個智識領域俱被包羅；在對象方面，建設的如上所說，批判的則約略可概舉為觀念論，多元論和機械論，而就已批判遺

人來說，則有胡適、張東蓀、任鴻雋、王星拱、潘光旦、魏嗣鑾、李權時、馬寅初、何炳松、郭任遠、孫本文、……等哲學家、科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在文字方面，則非常明白、系統、並且每篇都措詞簡潔、材料豐富、又多屬長篇巨著、能夠給問題以解決，總之自成一種風格，與庸俗者流完全不同，

因此，它完全採取專門著述底樣式，着重理論與思想底貢獻。讀過它的人們，都一致公認了它這種特色。比如我們把『科學與真理』、『……與思想』、『……與玄學』、『……與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等搜集起來，豈不是一本『科學概論』嗎？把『論……學』等篇合起來看，又不是一本『社會科學大綱』嗎？其餘如『胡適批判』、『張東蓀哲學批判』等，本身便已是一種專著底形式。所以它既不是徒供給材料底雜誌，亦不是談政治、經濟、等底雜誌，而是給讀者提供科學的理論和分析材料、研究政治經濟乃至一般學問之方法底刊物。

它底理論雖不免高深，但是論證得明白、詳細而系統、正確、更能促人猛省深思。所以不僅是研究和實踐底人底良朋，也是大學專門、及中學、學生底益友。一切研究哲學、科學、文學和現代思潮的人、不可不讀。

上海辛墾書店謹啓

